

第 三 卷
第 四 期



中 國 文 藝 協 會 出 版



宣傳工作人員訓練條

- 一 認識建國必須以一個人主義為中心思想以一個人中心勢力為最高指導
- 二 認識三民主義係根據人類進化之歷史精神與社會進化科學原理而成立之革命原則惟有三民主義精神包含各級社會為統一之精神而免除其弊
- 三 認識三民主義中之民族主義係以七五卅一主義為內容而容中國之獨立自由與東亞之和平和平應不可分而世界之和平亦應以此而為其基礎
- 四 認識三民主義中之民權主義對於其應有之民權制度及政治學之修練應有已備之訓練應於其訓練中應中國今日政治前途不景之方針
- 五 認識三民主義中之民生主義係使中國經濟地發展其地位及經濟為其新社會主義法表之最高之志
- 六 認識和平反共建國主義應在當前救國救民之唯一而試和平反共建國之選擇是共和平中得建設決非於和平中而得也
- 七 認識東亞和平並立六個破壞破壞五軍多同善經濟合作文化促進為東亞和平發展共同存在共同發展之基本原則
- 八 要有誠明堅毅的精神
- 九 要有老實活潑責任
- 十 要有犧牲決心遇事不氣以強不弱
- 十一 要深入民衆做領導的工作做積極的工作
- 十二 要以修練的宣傳代替空洞的張動

中華民國三十年六月一日

汪九揚

中華民國三十年九月廿五日出版

國藝月刊
九月號



期四第 ● 卷三第

中國文藝協會發行

國藝月刊第三卷第四期目錄

插圖

· 噴桂尊山水(封面) 汪玉屏肖像及手諭 歐西著名春色壁畫一部(扉頁) 滇中畫牘四幅(曹涵美) 孫寒崖遺墨(十園藏) 西園石刻四幅(胡宗師) 端方 祁高藻 梁鴻志 劉淑慶拓(初印樓題額) 李釋戡 何宇貞聯(金寶楚藏) 譚瑛青書扇(十園藏) 查二瞻行書(金寶楚藏) 南瓜居士聯(十園藏) 荷花(章某若夫人) 後湖賞荷圖(段斌)。

特載

東亞新聞記者大會開會詞……………林柏生 一

袁督師遺稿遺事彙輯序……………汪兆銘 三

新摩館詞稿序……………汪曾武 四

瞻園攀桂園詩序……………王蘊章 四

東林感舊園記……………沈任 五

選文今

貴

新衡詞補編……………張景祁 六

讀姚纂札記……………小雲 七

東池五集……………明未刊稿本 雙槐讀書齋藏 九

詩緒輯雅……………朱維魚 一一

地學簡明……………汪志伊 一三

稿

考證

吳中惠氏經籍著述攷……………點元 一五



專	著	詩	詞	筆	乘	藝術
清代藏書家誌	國學用書類述補遺	采風新錄	袁隨園先生日掃墓微詩專輯	訪方望溪先生墓記	燕都史蹟風土叢編	金冬心驂騑圖
王韜年譜	倉音綱要總論	單雲閣詩	守玄閣詩	記燕市劍	桐陰軒隨筆	原田尾小作
紅樹	馬林	後湖集	單雲閣詩話	徠翔閣隨筆	狀元夫人	無染合譯
一九	二四	寥士等	單雲閣詩話	狀元夫人	二渠	七三
張江裁	翠微居士	寥士	單雲閣詩話	狀元夫人	二渠	七三
二二	二六	三〇	單雲閣詩話	狀元夫人	二渠	七三
釋戡等	釋戡等	三〇	單雲閣詩話	狀元夫人	二渠	七三
三一	三一	三一	單雲閣詩話	狀元夫人	二渠	七三
劉不二等	劉不二等	劉不二等	單雲閣詩話	狀元夫人	二渠	七三
五一	五一	五一	單雲閣詩話	狀元夫人	二渠	七三
陳柱尊	陳柱尊	陳柱尊	單雲閣詩話	狀元夫人	二渠	七三
五七	五七	五七	單雲閣詩話	狀元夫人	二渠	七三
單雲閣詩話	單雲閣詩話	單雲閣詩話	單雲閣詩話	狀元夫人	二渠	七三
五八	五八	五八	單雲閣詩話	狀元夫人	二渠	七三
靜庵	靜庵	靜庵	單雲閣詩話	狀元夫人	二渠	七三
六二	六二	六二	單雲閣詩話	狀元夫人	二渠	七三
王猩酋	王猩酋	王猩酋	單雲閣詩話	狀元夫人	二渠	七三
六四	六四	六四	單雲閣詩話	狀元夫人	二渠	七三
元聲	元聲	元聲	單雲閣詩話	狀元夫人	二渠	七三
六五	六五	六五	單雲閣詩話	狀元夫人	二渠	七三
定鈞	定鈞	定鈞	單雲閣詩話	狀元夫人	二渠	七三
六八	六八	六八	單雲閣詩話	狀元夫人	二渠	七三
拜袁堂主人	拜袁堂主人	拜袁堂主人	單雲閣詩話	狀元夫人	二渠	七三
七〇	七〇	七〇	單雲閣詩話	狀元夫人	二渠	七三





滇中畫賸

曹涵美



特載

東亞新聞記者大會開會詞

林柏生

今天東亞新聞記者大會在廣州舉行，承 主席南來之便，親臨致訓，中外來賓，蒞會指導，東亞各國新聞記者代表諸君，不遠千里而來，踴躍參加，曷勝榮幸！

廣州是中國革命的策源地，大會會場又是首倡大亞洲主義的中國國民黨總理及中華民國國父 孫先生的紀念堂，我們今日，想起 孫先生在世的時候，領導革命堅苦奮鬥的經過，先生逝世之後，後死同志，繼承遺志，和擾亂中國侵略東亞的惡勢力掙鬥，所遭遇的艱難險阻。想起中日兩國同受侵略勢力的欺凌，同時起來反抗，目的雖同，而步驟不能一致，本來是同生死共安危的東亞民族，竟陷入兄弟鬩於牆的危局之中，想起事變以來，在戰爭中，兩國英勇將士與一般民衆的犧牲，以及在和平運動中無數先烈的犧牲。想起 孫先生的大亞洲主義， 孫先生在生前不能見諸實現， 孫先生死後，還遭着惡勢力的阻撓，遭着少數叛徒的背棄，直至如今，還有待於我們同志的努力。想起友邦日本倡導期望中日合作建設東亞新秩序之後，同憂具眼之士雖已集中在和平反共建國旗幟之下，不避艱險，不恤犧牲爲東亞民族共存共榮，猛向前進，然而擺在我們前面的，和平運動還有無數的荆棘，要我們去掃除，還有無數的障礙，要我們去打破，真不禁萬感交集，就不盡的悲痛，說不盡的興奮！

怎樣才能把我們面前種種的荆棘掃除，怎樣才能把我們面前種種的障礙打破呢？

我們首先要明白知道，要掃除這些荆棘，打破這些障礙，不但要有絕大的決心和勇氣，並且要使這決心這勇氣用在最正確而有效的方面。我們同處於東亞，同受外來勢力的侵略，同受共產主義的擾亂，同時起來反抗，求國家民族的生存獨立與安全發達，這是大家所知道的。爲求國家民族的生存獨立與安全發達而起來反抗外來勢力的侵略，防共主義的擾亂，也是大家所知道的。然而太可惜了，我們祇知道求自己國家民族的生存獨立與安全發達，而不知自己國家民族的生存獨立與安全發達和其他東亞民族的生存獨立與安全發達，息息相關；我們只知道用自已國家民族的力量來鬥爭，而不知道聯合全東亞民族的力量來鬥爭；我們只知道求自己國家民族的解放，而不知道求整個東亞的解放；換句話說，我們只知道愛國家，不知道愛東亞，把國家放在一個安全的環境中，我們只有民族自覺的意識，沒有東亞的自覺的意識，這只是舊時代舊秩序下狹義的國家主義的觀念，而不是新時代新秩序底下廣義的民族共存主義的觀念，這是不夠的，就算有了絕大的決心和絕大的勇氣，而不能適應民族共存主義的大潮流用之於最正確而有效的方向，也是沒有用。須知道，在存亡安危息息相關的環境之中，一個國家民族的生存獨立得不到，整個環境的安甯秩序，固然談不到，反之整個環境的安甯秩序得不到，一個國家的生存獨立也就沒有保障。我們今日，不但要有愛國的心事，並且要有愛東亞的心事，不但要有民族自覺的意識，並且要有東亞自覺的意識，不但要愛自己的國家，並且要愛存亡安危，息息相關的鄰邦，我們要擴充愛國家的心事來愛東亞，拿愛國家的心事來做愛東亞的基石，拿愛東亞的心事來做愛國的屏障，我們必須把愛國家愛東亞的心事打成一片，來做復興東亞共存共榮的原動力，這是東亞民族當前的任務，也就是東亞各國文化界輿論界當前的任務。

其次我們還要明白知道外來勢力向我們進攻，向我們擾亂的手段，不只是軍事的侵略，軍事之外，還有經濟於侵略，經濟之外，還有文化的侵略。武力流血政策所給予的痛苦，是人人所容易感覺，起來反抗的，就算金元吮血政策，也還會於有形無形之中，使其受其荼毒的人，終有恍然大悟起來反抗之一日，惟有文化敗血政策，所受的毒，不只在於肉體，也不只在於血液，並且深入腦髓，深入神經，真是所謂致命之傷。在文化侵略底

下，他把你固有的文化毀滅淨盡，他把你固有的道德觀念，固有的政治意識，固有的團結能力，完全毀滅淨盡，他使你不但沒有自求生存的能力和機會，並且沒有和他民族共求生存的能力和機會。一個民族碰到他，他要你永遠內亂，永遠不能統一；幾個安危相關的民族碰到他，他要你永遠分離，永遠不能合作。中國革命為什麼直到今日不能完成？是因為帝國主義和共產主義雙重的文化侵略勢力在搗亂，東亞民族為什麼直到今日不能團結協力共存？也是因為帝國主義和共產主義雙重的文化侵略勢力在搗亂，他們用文化侵略的手段來補助，並且推行軍事和經濟的侵略，我們不要只是知道軍事侵略之可恨，我們不要只是知道經濟侵略之可怕，我們要團結合作，保衛東亞，就首先要從反抗文化侵略做起。我們有我們東亞固有的文化，數十年來東亞先進國的日本，一方面保持着東亞固有的文化，一方面吸取近代科學的文明，已經着着邁進走到前頭。如今不只是為日本，並且為東亞，大聲疾呼，要我們東亞民族，聯合起來，互相尊重其民族的本然特質，共為互相協助的結合，來謀整個東亞的共存共榮了。我們今日必須站在一起，我們不只要是在軍事上協力，結成一條分工合作共同防衛的陣線，不只要是在經濟上協力，樹立一個共同生存共同發達的基礎，並且要在文化上協力，創造一個東亞本位文化的核心，這是東亞民族當前的任務，也就是東亞各國文化界與論界當前的任務。

最後我們又要明白知道，一切荆棘、一切障礙，都是那維護舊秩序的惡勢力所造出來的。惡勢力所恃以維護舊秩序的，是一種損人利己的功利主義，功利主義，跟着東方侵略勢力所帶來的所謂物質文明而侵入東亞，既然以損人利己為目的，其結果只有造成人與人間的仇恨，階級與階級間的掠奪，和循環報復的冤仇，使世界人類深深陷入相斲以盡的悲慘境遇，在損人利己的功利主義的舊秩序底下所看見的，只是殘酷的鬥爭，無情過去的冤仇，我們是拿這個精神來開發前途的光明，我們今日必須把東方固有的道義精神恢復起來，我們要打破以功利主義為出發的損人利己的舊秩序，我們要建設以道義精神為基礎的共存共榮的新秩序。這是東亞民族當前的任務，也就是東亞各國文化界與論界當前的任務。

於此，有須鄭重申明的，所謂反抗外來勢力，所反抗的只是侵略主義，我們沒有一點排除任何國家任何民族的意思。我們要求自己的生存，我們要求東亞的共存，我們尊重他民族的生存，我們不能不要求他民族亦尊重我們的生存，尊重東亞民族共存。

在東亞新聞記者大會開幕的今天，很簡單的把我們東亞民族當前的任務指出，各位不遠千里而來，完全是為着東亞，為着國家，我深深相信在各座各位，無論是哪一個國籍的，對於愛東亞愛國家的心事一定是一致的。各位不止有一致的決心，並且有一致的勇氣，來完成我們對於東亞所負歷史的偉大使命。文化界與論界負有指導社會領導民衆，把愛國家愛東亞心事打成一片，這個責任在我們身上。我們能否結成一個強有力的反抗文化侵略的堡壘，這個責任，也在我們身上。我們能否發揚東亞固有的道義精神，打倒以功利主義為出發的損人利己的舊秩序，建設以道義為基礎的共存共榮的新秩序呢？這個責任也在我們身上。謹以此意，祝大會的成功，祝東亞文化界與論界永永合作，祝東亞民族永永團結，祝東亞新秩序前途的光明。

初秋西園池上作

莊呂應

暑退還慳適野謀。西園水石最清幽。柳塘無改前朝碧。
花徑猶添數日秋。猶有世臣關世運。不徒民監與民休。
蟬聲嘶斷斜陽裏。舟榜新懸淚暗流。

梁衆異先生和作

家貧爲吏恥身謀。娛客西園境最幽。詩夢迂迴一池水，
商聲淒緊半城秋。了知國破緣高論，誰念民勞合小休，
歸思正濃宦情薄，與君同證大江流。



袁督師遺稿遺事彙輯序

汪兆銘

明思宗時。東有遼警。而流賊復起於西。寢淫於東南。欲求救平。惟有先去腹心之疾。撫循安集。然後并力東向。此不易之理也。思宗不知出此。左支右絀。身死國亡。亦固其所。然袁督師謀國之深。豈維思宗所不能了解。當時士大夫習於虛僑。以劫持賢能。使不能行其志。為能盡言責。以浮囂大謗。為慷慨激烈。雖微思宗之昏而忍。袁督師舍寸磔外。無他道也。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袁督師不憂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遂亡。不可復得而救。無如中國士大夫虛僑之氣。中於其身。傳於其子孫。一亡不足。再亡亦無所悔。江裁此編。豈維發潛德之幽光而已。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讀之不暇為袁督師悲。而為中國悲也。辛巳春夜。汪兆銘讀畢謹識。

按是書東莞張次溪先生所彙。為研究明代史實所不可少之書。汪主席極稱許之。主席會親筆評曰。「精動淹貫。近代無儔。一其價值可見。全書用上等中國毛邊紙精印。裝訂古雅。為廣流傳計。每部祇收工紙費十元。如欲購取。逕函南京國府路三九九號張次溪先生接洽。」

鶯摩館詞稿序

汪曾武

無錫慧山之麓。有貫華閣焉。詞人顧梁汾先生吟詠之所也。昭代詞壇。鞠為茂草。吾友楊芬泉同年。嘸蕪蕪之不治。復藻績之舊觀。塔影雙清。湖光一角。經台拜石。松塢聽濤。滿院天香金粟。參梵王之果。寒塘月色玉梅。伴騷客之魂。斯景斯情。命與詞洽。君德門華。神思蕭閒。韻紉蕪蘭。出入風雅。左珩右璜之日。結習不忘。霍雲障霧之天。倚聲競寫。靈響獨結。高懷自芳。寓慨實深。寄情斯迴。屏靡曼之習。萬花吐妍。運深沈之思。一鶴獨舞。近追朱厲。遠紹姜張。其格愈高。於律尤密。比以蕪摩館詞稿。謀刊梨棗。下問芻蕘。獲睹鴻篇。藉抒盡見。孤飛白石。獨步清真。唐宋而還。詞家龍象。國初詞人輩出。乾嘉斯道益昌。浙西六家。江左七子。言情數梁溪

杜詔顧。翰精律推吳下戈戟朱。綬迦陵雅音。清拔絕俗。滄江樂府。哀豔動人。笙磬同音。鄉邦鉅手。予生也晚。親炙無由。家傳紅蕙鐵網之編。先伯祖子潛公紅蕙香室詞。叔祖璣漁公紅蕙香室詞。叔祖璣漁公紅蕙香室詞。叔祖璣漁公紅蕙香室詞。齋詞案皮銀箏鈿蟬之譜。先叔璣塘公所著。玉環琴趣。子潛公玉環琴趣。子潛公玉環琴趣。壽詩餘。先伯推潛。墨壽閣詞縱有淵源。未能步武。逮成連之既遇。始律呂之粗諳。吟諷既多。賡酬益密。光緒乙未始與文道君。中年哀樂。莫盪離愁。老去疏狂。輒興寤嘆。唇弁言之誣謬。既擗管而踟躕。自知小蟹空螯。妄施伎倆。彌愧羶露抽繭。無當體裁。喜同調之得人。荷知音之許我。撫新聲而往復。盡掃秕桴。比小雅之怨誹。聊當歌哭。竊擇牙慧。永祝心香。詞客有靈。梁汾應稱知己。宗風未墜。蓉裳不乏替人。敢貢蕪詞。以為嚆引。

瞻園攀桂圖詩序

王蘊章

辛巳六月 日。輪西都水招集壬寅秋試同年十人。講集於瞻園衙齋。瞻園者，前王故園。晚清藩邸。蓋觴詠之窟宅。烟霞之邱壑也。亂後墜落。都水葺而新之。因樹為屋。就沼通泉。石空見心。山瘦出骨。子猷庭外。修竹千叢。羅含齋前。幽蘭十種。柳雲漏綠。炎曦若忘。蕉雨

搖青。衫袖忽古。闌成園小。賦擬失壺公。圭塘政清。詩招於許據。今雨集而舊雨來。大山唱而小山和。郇廚載啓。樂旨雜陳。極朋簪之逸興。壹觴之高致焉。幽懷雪暢。舊影潮來。昔在辛丑。國步初更。定武張軍。負嶼甫撤。余參戎幕。起居此園。莊嶠馬援。武進莊思誠。沅歷府主。丹徒馬相伯。

吳興隱侯上海沈實共晨夕。時則戎馬生郊。妖徒嘯晝。花床竹屋。忽為刑人之場。露曉星初。時聽秋燐之唱。彈飛天外。撫頸幸存。茹奏宵中。拔劍起舞。殘年改朔。浮海南游。一脫朝衫。言返初服。紅蟬不仙。青氈坐老。卅年成世。兩鬢終星。劫後重來。巢痕細認。一池春水。縹緲照影之波。幾折蘭干。劃逼相思之字。昔南皮之會。吳質歎其難常。銅臺之吟。孺子傳其韻事。況今日者。人間何世。來日大難。貞元朝士。寥若晨星。大隱金門。罕多暇

東林感舊圖記

去今凡九歲。為癸會之秋。余初識武進崔君雲潛於無錫。同受業於唐蔚芝師。及丙子秋。共事於縣之輔仁學校。東林書院故址也。明年春。余遊星加坡。其秋戰作。歸上海。聞雲潛病於鄉。又明年。輔仁學校東遷。遂復與相見。己卯春。唐蔚芝師自湘鄉來。講院續開。命余與雲潛為諸生說古文。因復共事。一年而余來南京。時庚辰春。及秋。雲潛亦至。至未十月而病。今歲四月十七日卒矣。九年之間。離合者數。而以丙子秋之共事六月者尤可念。因丐蕭縣段君无染為之圖。壽前乎丙子。余與雲潛相識而未相知。後乎丙子。相知矣。而朝夕之不克共。故生平交誼。固盡九歲間。究其實。則六月盡之。雲潛與余持論恆不合。雲潛抱經世學。得力於陸桴亭胡林翼為多。余則中無所主。復耽雜學。好為矯激之論。視雲潛之平正通達者

日。摩挲銅狄。何處尋春。憑弔金人。自然零涕。飄兒菜老。種殘褒鄂故侯。燕子梁空。飛傍尋常百姓。而吾輩者。雲萍暫合。風絮乍搏。追思折桂之辰。彌切夢梁之慨。元亮障扇。不逢醉尉之呵。王質彈棋。得逃仙人之劫。營裾集而素心同。泉石悅而羈魄應。不亦足忘人海之勞薪。息久旅之客感者乎。都水曰然。於是人各賦詩。更為圖以張之。而余為之序。江湖煦沫。難得今生。風雨披圖。恍溫昔夢。懷人有約。試歌秋水三章。賢主風流。遙想樊山一老。

沈任

遠甚。然余酒酣以往。往往狂呼大笑以垢世。而雲潛則恆悲不自勝。至於泣下。身世之恫。人莫能知之。余不自意今日乃以狂呼大笑者而泣下哭我老友也。其在輔仁學校時。嘗與余步出東門。劇談大辯。歸看暮色照城上薛荔蒼然。以為樂。學舍前多明時檜柏。恆篝燈不寐。縱談古今事當否。衡論藝文。卒不合而罷。起視柏影漸淡。始知昏旦之移。今指圖中往跡猶歷歷。而雲潛邈矣。嗚呼。歲丙子。余與雲潛始涉世。及今五年。交遊略可數。遑論糾彈。曠日語難者誰歟。持論有異同。而相處無間。由是六月之共事。豈徒足盡九歲交。遭世諺隨。即終余有生。斯人甯易二乎。撫圖感舊。水墨蒼蒼。嗚呼雲潛。與俱遠矣。辛己七月沈任記。

新衡詞補編

(三) 錢塘張景祁遺著

△金縷曲 書吳漢槎秋笈集後用稼軒韻

芳草悲題媽。漢軍零南冠去後。楚聲凄切。萬里龍庭春不到。拔劍高歌未歇。怕回首河梁擗別。廿載刀環歸夢斷。問錦袍何日朝天覲。傷遠嫁。漢宮妾。集中屢詠明妃善自况也 平安一紙肝腸裂。踐盟言烏頭馬角。為君愁絕。故國梅花重照眼。尙帶穹廡蒼雪。忍更憶凌笳吹徹。出塞詩雄堪破涕。想狂吟渴飲黃鸞血。頻起舞。弄霜月。

唐多令

花片落空尊。春寒日掩門。擁單裘幾箇黃昏。明日青溪烟柳暗。定愁殺。渡江人。團扇塵猶存。熏鑪香復溫。渺天涯如夢如雲。流水三生萍再世。銷不盡。是春魂。

金縷曲 九日官齋卽事

手板頰支頰。又重陽秋光照眼。白雲誰踏。佳節蹉跎行歲晚。對菊須傾百榼。問幾見滿頭花插。卷地霜風吹短鬢。笑狂名竟被烏紗壓。人意澹。酒香辣。葛洪臺畔凌霄塔。待何時攜壺絕頂。共招仙鶴。官閣一尊聊寄興。底用青山遠闕。且開筵賓僚驩洽。木落淮南鴻雁到。說黃樓浩淼泥千輩。鄧州河口復決水壩淮泗 思此恨。罷投轄。

浪淘沙 書願

湖上結菟裘。萬卷當樞。六時烟景畫中收。坐對松巒屏四面。自寫銀鈎。 襟外枕寒流。一葉浮舟。全家兒女鏡中游。擺入荷灣香十里。滿泛金甌。

菩薩蠻

茫茫鴨綠江前水。東風吹作啼鶻淚。遠戍憶遼陽。登樓人斷腸。 春冰喧鐵馬。落日邊城下。寒色上征衣。寄書無雁飛。

鷓鴣天

柳色池臺暮鶻籠。輕絛無力撲和風。門招山客重編禪。亭借園官自種松。 烏噪樹。鶴歸峯。棠梨落盡水流東。元都觀裏劉郎在。猶夢桃花去日紅。

金縷曲 陳迦陵詞集書後

牛耳詞壇霸。記當年掀髯抵几。壯懷悲詫。拔劍高歌雄蓋世。氣壓沙場萬馬。又一霎燕嬌鶯姁。鐵板紅牙俱絕調。倚酒酣落筆銀河瀉。題麝墨。漬蘭帕。 雙鬢賸倡增聲價。奈飄零垂鞭側帽。鬢霜盈把。晚入承明參著作。衣緇塵徧惹。幾會醉沈香亭下。脫却錦袍頻起舞。歎銅絃彈折知音寡。湖海淚。爲君灑。

讀 姚 纂 札 記

小 雲

韓退之燕喜亭記

新修滕王閣記，與燕喜亭記，同為太原王弘中仲舒作，一則稱其為中書舍人太原王公，一則稱其為太原王弘中，此非一卑一亢，實為相題而稱之，滕王閣記，昌黎以屬史承命為之，故尾曰袁州刺史韓愈記，此則友朋之委作而已，或曰韓公作此文時，為陽山令，陽於連州為屬邑，豈非王弘中之屬吏乎，不知滕王閣乃一郡之名勝，燕喜亭僅一家之園林，公私既殊，體制自別矣。

本篇結體前整後散，斬字而嘉樹列，數句，皆叶韻，惟整中仍有參錯處，如谷言德，瀑言容，下文反作谷言容，瀑言德是。

又先言邱，谷，瀑，土谷，池，之名，陪出亭名，與下文以藍田，商洛，浙湍，漢水，峴首，方城，荆門，岷江，洞庭，湘水，衡山，柳，嵩，滑出羽儀天朝，一點題目，一點作意，同為賓主秩然。

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一節，純係散行，從史記自序來，結却以整御散。

本篇有一綫索，時顯時隱，即山水二字，首段斬字而嘉樹列，隱山發石而清泉激，隱水，第二段谷地瀑，則山水較顯矣，第三段宜其於山水賦聞而賦見也，則直點出山水，下文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承以山水，顯極矣，結處知以謀之，仁以居之，則又隱一山水，昌黎手法，真是不窮。

作文擒縱法，應運用自然，不可太著痕跡，本篇弘中自吏部郎以下，是縱法，皆題外之文，結以今其意乃若不足，虛縮前文，為之一擒，亦可謂之再虛縱法，下文逼出作意，學古而化，此等處，最見功力，否則上文模擬史公，人人所能也。

韓退之河南府同官記

本篇四番敘述河南同官之情形，一為五人之始迹，二為五人之後進，三為五人之勳業，四為作記時五人之情形，方望溪評謂不覺其冗，但所以不覺其冗者，不用正寫，而用旁寫也起即云，公嘗與其從事言，結始立石刻其語河南府參軍舍庭中，全為旁寫，茅鹿門之烟波感慨，或即指此，雖不明抒感慨，而歷數今昔，意在言外，且第四層，却又留作正寫，變化之極。

又第一段，先提河東，而後及四公，第二段反之，第三段不用姓氏而易用官名，一二段分寫，五公，本段却以三相國為一筆，吏部為一筆，河東公又一筆，第四段則僅言河東公，及鄭趙二公，令人莫測，又第一段，先言河東公，第二段末言河東公，第三段言四公者少而言河東公者多，（四公贊語少，而河東公獨多，）第四段以趙鄭陪河東公，皆作文之有着眼處，猶畫山水之有主峯也。

結河東公，名均，姓裴氏，為點眼法，起首不言裴公，而稱河東公，亦尊之也。

本篇學其前三段易，學其末段難，於時河東公以下，直敘三公官跡，忽曰漢南地連七州，戎士十萬，加一釋明，又忽曰，江陵故楚都也，戎士十萬，與河東公相應，而結以三公同時，千里相望，可謂感矣，文境之美，無以逾此，海峯斥蕪門評曰曲折非是，余不服。

此記作於永貞六年，末段不言盧顧二公，想已卒，按第一段稱故相國范陽盧公，故吏部尚書東都留守吳郡顧公，可知，或曰，榮陽鄭公，亦稱故相國，不知昌黎書作故相國，今太子賓客，此故字同前也。

又第二段，盧公去河南為右補闕，其後由尚書左丞，至宰相，顧公去登封，為監察御史，其後由京兆尹，至吏部尚書，東都留守，二至字，作止解，則其死可知，書鄭公雖曰至宰相，但下文有罷而又為，則末卒可知，河東公亦然，遂為節度使，自工部尚書，至吏部尚書，此至字，即作到字解，非止意也，古人作文，於字法皆有考量，非等閒下之。

本篇章法，尚有一可覃研處，第三段敘五公勳跡以後，結以作記之由若今人為之，必自此作結，而韓公却以於時起一波瀾，本為五公，結祇三公，鹿門之所謂感慨，此亦一因，文有餘波，化格局之呆滯矣。

我公愿潔而沈密，至登槐贊元，韓公得力文選處。

韓退之汴州東西水門記並序

本篇所以雄峻完固，全在每段每節收句處，極少運用虛字，但近人貌為古奧，多方作態，凡虛字一概摒用，則又全為堆垛，毫無筋節，本篇收句少虛字，起句却用虛字，以是脈落分明，如然其襟抱虧疏，維汴州河水自中注，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二段，皆用虛字引起，而天子之武，惟隴西公是

布，天子之文，惟隴西公是宣，則又變化矣。

又本篇造句，半法書詩，且有叶韻處。

又本篇選字亦嚴，闕郭之闌，厥初之厥，誕寘連鎖於河之誕畫湛之湛等。

本篇分三層，自維汴州河水自中注，至孰究孰思，為一層，言水門未作以前之禍害，而以孰究孰思作一逗引，欲揭先抑，自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至以閉寇偷，為第二層，言董公作水門之經過，但上半節仍承上文，言未作水門之遭逢，文自厚重，黃流渾渾以下，頌水門之既作。

又疊用偶句，如邑居弗甯，訛言屢騰，遂拯其危，遂去其疵，監軍是咨，司馬是謀，以固風氣，以閉寇偷，黃流渾渾，飛閣渠渠等，但大氣足以包舉之。

韓退之題李生壁

本篇僅一百七十一字，而低徊唱歎，曲折盡致，吳鞏甫曰，屈長江大河於杯水坳堂之中，故讀者祇須注意其曲折處，如余始得李生於河中，今相遇於下邳，一轉，自始及今一承，始相見又一轉，今者相遇，又一轉，生之為交，直接，是來也，硬轉，其中轉折環抱，互為呼應，是法史公而變化者。

本篇以始今二字，為線索，叠用三始字，三今字，而下文昔時無度量之心之昔，則又從今字變化而出，換字法也。

是來也，一節，一氣直瀉，學之不難，而難在悲那頌之不作，於是者已久，憂然而止，設歐陽公為之，必增一虛字，使之慨嘆，則似雄勁稍遜矣，且因本文運用唱嘆，虛字已多，如自始及今十四年矣，與生皆然也，何其近古人也，結筆特用一硬語，此惟韓公能之。

東池第五集小序

壬寅初秋。湯子復為東池之集。緇白與者十數人。得詩若干首。繼為小冊。追溯始事迄今。凡第五番湯子志不忘。徵蒐彌切。嗟乎。蘭亭金谷。九老西園。皆一見不再見。茲且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也。於古人為已侈。其時承隆感。華年豪氣。貴仕高名。求友四方。百里千里比肩。猶有死生之感。曠世之悲。今相與處暗龔之會。寄迹樵牧。曳履歌哭。不致怪笑狂侮者。幾希。而此一席之地。乃有十數人者。不出里巷。而成氣類。猶且放言無忌。久要不忘。再而三三四而四五。斯何等時何等。而有此厚幸。豈可不謂於造物為已多。雖然。茲役也。潭公之靜深。而先期物化矣。晉美之曉暢。而委頓床蓐矣。予時方有孫子之戚。見者為之不歡。不與者如彼。與者如此。因逆計前此諸集。某某與某某不與。一時欣感離合之故。悵然如昨夢。獨湯子之志。久而益新。是則此十數人者之所恃爾也。中秋後二日僧願書。

東池五集詩 壬寅七月六日分韻

張雋 十五咸

客歲相期解葛衫。數奇往往寓題緘。重逢此日分餘坐。一見荷花為解饑。亦有修眉催作句。獨慳紫綬列如杉。荻塘風試歸舟疾。翠蓋高擎當客帆。

陳忱 一先

東池蓮葉尚田田。酒載殘陽烟水邊。期若不來應有故。隔無幾日便如年。登堂誰讀三千卷。結社惟知十八賢。豈為好奇頻集此。不禁慷慨漢陵前。

沈訥 十灰

廿年消息盡推開。且向東池勸一盃。列石人從花下坐。清風天與竹間來。自知醅酌無非酒。誰測塵埃便是灰。迂路採蓮穿曲徑。側身何地不徘徊。

張翼 字負青 十蒸

雲物秋來盡可憑。蘋州宜誦柳吳興。苔磯水靜觀垂釣。荻渡風生唱采菱。事訪古人還帶癖。詩編甲子始堪徵。應憐世故逢多難。短髮蕭蕭半是僧。

潘開甲 字東陽一字紅霞 十四鹽

綠滿秋畦翠滿簾。池塘此日快新瞻。河橋天上星回近。鷓詠人間禊事添。韻選休文鹽再賦。詩推子美律尤嚴。悠然獨領濠梁趣。晚照渾忘沒短簷。

紀鎬 九佳

此日欣同潘令偕。碧筒新破太常齋。攢眉酒對鏡三弄。縮手韻分絕六牌。竹臂礙檐時自引。荷身侵稻不相排。醉餘狂客多留草。試與從容論古欒。

王廣鈺 六麻

一棹蒼茫溪路斜。楓林烟火隔漁家。風生遠渚涼歸草。日落垂楊影帶鴉。但使隱淪懷故國。不須避地到天涯。草堂舊句留新詠。把酒相看鬢盡華。

黃翰 十四寒

荻塘村老露魚灘。重訪鷗羣盟未寒。對酒祇談風月事。分題又感別離歎。斯時應起鱸尊興。有客新開蓮社端。護采芙蓉遺遠道。所思今不在河干。

湯亮 十三元

長堤疎柳古斂邨。每到秋來不閉門。若使素交成久別。縱然韻事亦銷魂。廚能供客唯菰米。荷散殘香寄雨痕。潦倒忘懷聊竟日。權歌聲起又黃昏。

東池雅集後序

古人即景留詩。如瀟湘關中。逢辰燕集。如蘭亭岳陽。皆取夫山川之勝。風物之美。而為一郡光。未聞村落荒郊。亦有燕集留詩。如東池繼詠者乎。夫東池者。乃湯子海林養晦處也。在曹水之東。有方池焉。深及尋。有泉涓涓。時雨一至。魚之泳游。皆作龍門爭躍狀。新柳護堤。奇花繞徑。當春和景淑。卉木敷暢。時而纖塵不飛。人跡罕到。儵然一世外真境也。海林吟詠于斯。幾不知有人世想。每遇良辰。必燕集西廬。諸君子者。即分韻唱和。時有弁言。且顏之曰初集二集。推斯以往。其所集誠有莫可限量者矣。古之蘭亭。不是過也。予惟天下未嘗無佳山水。特以不遇于人。擯棄于荒榛野蔓間者。指不勝屈。一旦而有遇焉。山為之高。水為之深。地以人勝。勝以人傳。若柳子厚之西山。向巨源之東河。又有高文大筆。以模寫其勝概。令千載後使人追思跋慕。以不至其地為恨如東池者。豈非造物所留以遺吾海林而為一邑光。誰謂荒郊村落。不足以勝概也。故雖未歷其境。而觀諸君子唱和詩。不覺甚有媿于心。予祖定軒在東池東清嘉里。築桃源諸勝。建陽諸先生。亦各有贈言。每懷輯志而力有不能。今海林特能劫築其際。而為高人韻士之所遊企。其相去誠何如也。故為序。栗山楊文熹書。

歸田雜詠 錄己已舊作呈請

十園主人一笑 金寶楚

余自光緒廿九年入政界以來，歷游南北各省，珥筆節樓，倉皇戎馬，忽忽已三十年矣，鳥倦知還，有願未遂，蕭蕭白髮，老境漸增，率成歸田四絕，以寫吾意。

遠鄉應在黑頭時。今日抽風已覺遲。不問世間煩惱事。消閑惟有畫書詩。飄然歸去水雲區。自笑今吾勝故吾。最愛少時游釣地。他鄉得及此間無。整備衣冠展墓廬。依依膝下憶當初。兒

今不再離鄉去。教坐蕭齋讀父書。

一室團樂笑語詳。壺觴運要集鄰家。田間樂事今閑手。暖雨微雲好種花。

續歸田雜詠 五律四首

一入山陰道。鄉音認得清。衙門忻似昔。稚子笑相迎。物我原無間。利名兩不爭。夕陽揚柳岸。愛聽賣魚聲。

却居依綠水。好與訂鷗盟。疊石成花塢。扶筇話荳棚。地寬風影細。人靜月華明。閒坐池邊久。時間好鳥鳴。

獨上江樓望。於斯最上層。芳形無紫嶺。過訪有親朋。疏散人如鶴。清閑字寫

蠅。兒時餘味在。靜對讀書燈。

宦海真如夢。年來夢始醒。小樓聽夜雨。舊好感晨星。鄉味園蔬美。家風世德馨。逃名恐不速。何必論青萍。

意有未盡再成五律二首

吾廬堪息影。取陶淵明斯晨斯夕言息其其廬以名吾廬白日息廬韻事記陶潛。箏研西排古。琴書氣局嚴。蒼藤懸峭壁。修竹出高檐。笑傲羲皇侶。神安夢亦恬。

不談家世事。便是出家僧。學殖半荒落。浮名晚辟微。曾舉孝游山攜不借。問客有何能。到處須尋樂。推求五穀登。



詩

緒

輯

雅

(續)

朱維魚著
曹悃悃藏

松 仙木也。格物總論。松樹礪砢多節。皮極粗厚。望之如龍鱗。盤根膠枝。四時青青不改。柯葉春二三月抽蕤。生花結子。唐書李泌嘗取松膠枝。以隱背名養和。清異錄張薦明隱樂山。林有古松十餘枝。謂人曰。予人中仙。此木中仙也。

木瓜 楸實也。釋木註木瓜一名楸實。實如小瓜。酢可食。蜀本草樹如柰花。作房生。子形如栝樓。火乾甚香。清異錄木瓜性益下部。若脚膝筋骨有疾者必用焉故號爲鐵脚梨、本草、津潤味。不木者爲木瓜。圓小其木瓜味木而酢澹者爲木桃。

蒲 蒲柳也。釋木註可以爲箭左傳所謂董澤之蒲(董澤在聞喜縣東北有董地波)又旌澤柳疏柳生澤中者。別名旌

。詩疏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其一種皮紅。正白者曰大楊。其葉皆長廣似柳。葉皆可爲箭幹。古今註蒲柳生水邊。葉似青楊。俗所謂柳楊也。亦曰水楊枝。勁韌任大用。

杞 柳屬詩疏杞柳生水旁。樹如柳葉。粗而白色。木理微赤。故今人以爲車轂。通志杞柳亦曰澤柳。孟子告子曰。性猶杞柳也。註杞柳柅柳。釋木稷柅柳。郭註未詳。或曰柳爲柅柳。柳似柳皮。可煮作飲。羣芳譜樺一名樺柳。一名鬼柳。多生溪澗水側。木大葉似柳非柳。似似槐非槐。材紅紫作箱案之類甚佳。

檀 善木也。釋木魄榿榿註魄大木。紅葉似檀。齊人諺曰。上山斫檀榿榿光輝。詩疏檀木皮正青。滑澤。與繫迷

相似。又似馭馬。故里語曰。斫檀不諦得繫迷。繫迷尙可得馭馬。繫迷一名擊榿。(擊作榿)鄭氏註榿榿俗呼朴。羣芳譜榿有黃白二種。葉如槐。皮青而澤。肌細而膩。體重而堅。狀與梓榆莢迷。(唐本草繫迷一名英迷)相似。格古要論紫檀木出交趾。廣西湖廣。性堅新者色紅。舊者色紫。有蟹爪紋。新者以水浸之。色能染物。黃檀木最香。廣雅青檀似奚榿。

扶蘇 扶胥。小木也。柳 小楊也。說文从木卯聲。埤雅。柳柔脆易生之木也。與楊同類。雖縱橫顛倒。植之皆生。羣芳譜其長條數尺或丈餘。孃孃下垂。名垂柳。樞 刺榆也。釋木。蘊莖。註今之刺榆。詩疏其針刺如柘(柘註其葉如榆)。

淪為茹。美滑如白榆之類。有十種葉皆相似。皮及木理異。又釋木無姑其實夷。註無姑榆也。生山中。葉圓而厚。剝取皮合漬之。其味辛香。所謂蕪蕪是也。說文榆有刺莢曰蕪蕪。又曰蕪莖。莊子計然蕪蕪出地赤心者善。

榆 白粉也。廣志有姑榆。有郎榆。郎榆無莢。羣芳譜榆一名零。有數十種。今人不能別。惟知莢榆白榆刺榆郎榆數種而已。莢榆白榆皆大榆也。於赤白二種。白者名粉木甚高大。未葉時枝上先生瘤。纍纍成串。及開則為榆莢。生青熟白。形圓如少錢。故又名榆錢甚薄中仁有殼。榆莢開後方生葉。似山茶黃。而長尖。稍潤澤。

栲 山樗也。釋木註栲似樗。色小白。生山中。亦類漆樹。疏俗語樗樗栲漆相似如一。陸疏栲葉似櫟木。皮厚數寸。可為車輻。或謂之栲櫟。許慎正以栲讀為櫟。今人言栲失其聲耳。

柎 萬歲木也。釋木柎憶註似棟。細葉新生。可飼牛。材中車輞。關西呼柎子一名土檀。詩疏柎憶也。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為不多曲少直。枝葉茂好。華如棟而細。藥正白。今官園種之。名曰萬歲。取億萬之義。風動萬年枝。即謂此木也。或謂之牛筋。或謂

之櫟材。可為弓弩幹也。

椒 實之成房者。釋木椒椒（茱萸）醜菜。註茱萸子。聚生成房貌。又櫻大椒註椒樹叢生實大者名為椒。詩疏椒樹如茱萸。有鍼刺。葉堅而滑澤。蜀人作茶。吳人作茗。皆合。煮其葉以為香。今成皋諸山間。有椒。謂之作葉椒。其樹亦如蜀椒。少毒熱。不中合藥。可著飲食中。又用以蒸鷄豚最佳者，東海諸島上。亦有椒樹。枝葉皆相似。子長而不圓。其香其味如橘皮。島上麋鹿食此椒葉。其肉自然作椒橘香。埤雅椒似茱萸而小。內含黑子如點。今謂椒目。杜 赤棠也。陸疏子澀而酢無味。俗語澀如杜是也。木理韌。亦可作弓幹。餘詳前甘棠下。

柎 柎櫟也。釋木柎柎註疏柎樹一名柎。詩疏徐州謂柎為柎。其子為阜。或言阜斗。其殼為汁。可以染。阜今京洛及河內多言柎斗。或云柎斗。謂柎為柎。五方通語也。本草柎有兩種。一種不結實者。其名曰柎。其木心赤。一種結實者其名曰柎。其實為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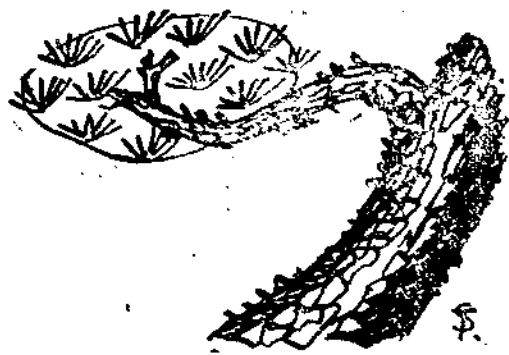
楊 揚也。陳風東門之揚。楊枝硬而揚起。故謂之楊說文从木易聲。羣芳譜楊有二種。一種白楊葉芽時有白毛裏之。似梨葉而稍厚大。淡青色。背有白

茸毛。蒂長。兩兩相對。遇風則較較有聲古今註白楊葉圓。青楊葉長。移楊葉圓弱蒂。微風則大搖。一名高飛。一名獨搖。又有赤楊。霜降則葉赤。材理亦赤。白楊處處有之。北土尤多。種於墟墓間。株大葉圓。如梨皮白。木似楊。故名白楊。埤雅。世重黃楊。以其無火。或曰以水試之。沈則無火。取此木必於陰晦。夜無一星。則伐之。為枕不裂。為梳不積垢。

條 山楸也。釋木。稻山楸註。今之山楸。疏一名稻。詩疏亦如下田楸。皮葉白色。亦白材理。宜為車板。能濕宜陽。北山多有之。埤雅。榿澗也。亦楸屬。葉大而早脫。故謂之楸。葉小而早秀。故謂之榿。又釋木抽條註似榿實酢。生江南。疏抽一名條。按此文明言抽條。註疏皆不引。以為有條有梅。而於上文稻山楸獨以為有條有梅之條。豈以抽生江南。非終南所當有與。

苞 櫟屬。邢昺疏櫟皆木叢生之名也。

櫟 似樗不材木也。釋木櫟其實棟。孫炎曰。櫟實櫟也詩疏秦人謂柎為櫟。河南人謂木藜為櫟。楸之屬也。其子房生為棟木藜子亦房生。故山有苞櫟。說者或曰柎櫟。或曰木藜。璣以為此秦詩也。宜從其方土之言。柎櫟是也



地 學 簡 明 (十)

桐城汪志伊未刊稿

四格之形。又各有俯仰不同。身俯則宜湊簷避球。面仰則穴宜挨球避簷。起突之穴靈光凝聚於中。餘氣瀰漫於外。最為吉穴。大要突面光圓。形體類異。高山切忌風吹。平洋必須得水。又有泡突為行龍引脈。水口羅星。關峽墩阜。龍神倉庫山脚脫落水中印墩。以及形之圓者方者。稜者直者。橫者曲者。或脚下出金。出木、出水、出火。出土、之類。務須辨別。葬書云。地有吉氣。隨土而起。卜氏云。平中一突最為奇。楊公云。平洋不怕八風吹。

有窩錯而不宜葬窩錯。有乳突而不宜葬乳突之類。最是隱微。最宜詳審。倘或誤認平坡死塊為邊並之窩。敬斜山脚為閃側之乳。界水漏槽為分合之錯。闊蕩頑硬為鴿併之突。藉曰怪異。胡亂作為。則未受其福。先當其凶矣。

分錯穴 分錯之形何如，即錯體中直錯之變格也。乃星辰開口結穴，而兩錯分向左右。故曰分錯。要錯中藏聚。弦稜明白。登穴不見兩邊分飛之勢。下有毡唇平坦。外護包裹。真氣融聚。方為合格。若穴中見左右分飛。下無毡唇。外護不抱。穴下落槽。界水淋頭。便非真結。

合錯穴 合錯之形何如。即錯格之變體也。氣從兩錯而合。故曰合錯。乃龍脉已盡星辰已止。而總會處峻急無穴。錯中又無微乳微窩。氣融在下兩錯收處中間。合聚成穴。微有突泡如錯之錯物。俗亦呼作玉筋夾饅頭形。最要毡唇圓整。曜氣應證。星辰仰面。方為合格。若其槽中太深。錯口不收。毡唇不明。曜星不照。有一於此。則非真結。

以上窩錯乳突穴形。已是盡穴之大概矣。但造化之機。隱顯不一。顯則易知。隱則難辨。而正體之外。復有怪體。曰邊窩。曰並窩。曰分錯曰合錯。曰閃乳。曰側乳。曰鴿突。曰併突。以及

大小相等耳。

閃乳穴 閃乳之形何如。蓋乳從偏落閃在一旁。故謂之閃，即乳體之變格也。龍勢到此起頂。偏下作穴。而中出之乳。粗硬斜曲。無穴可下。正氣閃在一邊。乃以中乳為龍虎之砂。此穴最為難認。龍從左來。閃乳在右。龍從右來。閃乳在左。亦有龍脈中起。均勻兩穴。皆可下者最宜乳頭光彩。兩掬有情。不粗不峻。方為合格。

側乳穴 側乳之形何如。蓋乳從側落。偏於一畔。而不正之謂也。邊有邊無。多作金釵盤龍及掛樹蛇等形。最要穴前一掬有情。外山湊集交固。凡側窩側錯穴亦類此。

鵝突穴 鵝突之形何如。蓋鵝突不明之謂也。穴星平面闊大。微有泡突。微有界水。粗看則無。細察方知。其為太極暈之類也。最為貴穴。

併突穴 併突之形何如。蓋兩突相粘連起也。法當扞兩穴交界之間。以其兩突合氣。融聚在中。故曰併。此穴最難體認。惟以兩虎爭肉形。想像騎龍脊上。有凸泡通峽。腰上有鶴膝。前面須得堂局。背後須得案山。或可庶幾似之。

不葬窩穴 有窩而不葬者何如星體正面平坦。似窩非窩無脈無氣。其真氣

閃在一邊，微起泡如老蚌吐珠之類。

不葬錯穴 有錯而不葬錯者何如。穴星如蘆鞭龍格。穴鬆開錯口。錯中低陷。不能融結乃就錯葉脈而點蓋穴。此緩來急受。故不葬錯。而擊高取穴也。

不葬乳穴 有乳而不葬乳穴者何如。穴星脈從左來。穴必在右。而中乳直硬不能受穴。於其頭腦開口處。取作土星角。穴故有乳而不葬乳也。須要後有案山。前有毡褥。左右夾照。弦稜明白。聚氣藏風。方為的確。

不葬突穴 有穴突而不葬突者何如。穴星龍盡氣鍾。而突上頑飽粗硬。無可立穴。只得不得串龍勢。就其開口開面處用之。所以謂有突而不葬突也。

點 穴

凡點穴須審入首之山。成某星體。星體明白。方是真氣融結。若入首之山不成星體。即是真氣不融楊公云。觀星裁穴始為真。不論星辰是虛誑。或謂五星為正。九星為變。殊不知五星即五行也。朱子所謂五行之變至於不可窮盡。然則九星又安能盡其變哉。惟其融結成穴。雖有正變不同。而其形體未嘗離於五星。是五星誠守約該博。一定不易之理。定為穴星三格。而各貫以窩錯乳

突四象。

穴星三格 一曰正體。以其星辰頭面端正。而規模尊重也。是鍾五行之正氣。融星象之正形。若星體清秀。龍合上格。主大貴。星體龐濁。龍非正格。亦主小貴巨富。一曰側腦。以其星辰頭面偏斜。而形體敬側也。頭腦雖有不同。融結要亦無異。但因巧藏奇。必以案托為準。若星體清秀。龍合上格。主貴有威權。若星體龐濁。龍無正格。主墜吝詭詐殷富。三日平面。以其星辰倒地。而形體平夷也。高低雖有不同。力量本無一致。若星體清秀。龍合上格。主富貴綿延。若星體龐濁。龍格不明。亦主富貴。

龍形勢十二格 泄天機龍格曰生、死、強、弱、順、逆、進、退、凡八格以生強順進為四吉。死弱退逆為四凶。固為攸當。而明山寶鑑又有生、死、在、福、鬼、劫、劫、應、遊、死、揖、病、絕、凡十二格。降生死二名相同。其應、揖、遊、絕、鬼、劫、之龍。各亦形同名異。如應、揖、即順逆之屬。遊、在、絕、死、弱、退、逆、之類。而福、病、劫、殺、四格。猶出廖氏八格之外。亦不可遺今合取之。共十二格。開列如下。

吳中惠氏經籍著述考 (續)

點元

閱萃祥稱是書爲學古者所當宗；嘗言：「我朝經學篤實，哲儒代興。元和惠氏倡之於前，事必有徵，義必有本，舉千百年將絕之業，復光於天下，於是學者咸知返其本矣。松崖先生續承家學，集三世之大成，爲九經古義一書，討論古音古訓，以闡古義，明夫學古者之必當如是也。」（見重刻九經古義序）朱記榮重刻是書，亦云：「松崖先生：承三世家傳之學，造詣愈深，纂述尤富；所爲九經古義一書，實治經之津梁，學古之矩矱。（見又重刻九經古義序）四庫提要亦稱其：「大抵元元本本，精核者多較王應麟詩考鄭氏易注諸書，有過之無不及也。」

周易述——凡二十一卷。皆訓釋經文；旨在發揮漢儒之學，以荀爽虞翻爲主，而參以鄭玄宋咸干寶諸家之說，融會其義，約其旨爲注，演其說爲疏。松崖先生研精覃思，於漢儒易學，凡閱四十餘年，故說易獨好述漢漢氏；其言曰：「易有五家，有漢易，有魏易，有晉易，有唐易，有宋易；惟漢易用師法，獨得其傳。魏者，王輔嗣也；晉易者，韓康伯也；唐易者，孔冲遠也。魏晉崇老氏，卽以之說易；唐棄漢學而祖王韓，于是二千年之易學，皆以老氏亂之。漢易推荀慈明虞仲翔，其說略見于賈州李鼎祚集傳，並散見于六經周秦諸書中。至宋而有程子朱子，程第舉理之大要，朱子有意復古而作本義。及近日黃黎洲毛大可，雖嘗習李傳，而于荀虞二家之學，稱說多訛。使當日三君得漢經師授受，不過三日，已了大義，惜也三君不生於東漢之末也。」（語見盧

見會周易述序）先生以王弼易行，漢學遂絕，宋元學者，類以意揣測，去古浸遠，中間言象數者，又歧爲圖書之說。其書愈衍愈繁，而尤叢雜；因著此書，從荀虞以上溯朱子之源，而下祛王韓異說之汨經者。不幸書垂成而疾革，遂闕下經十四卦及序卦雜卦二篇。雖非完本，四庫提要稱其「能一原本漢儒，推闡考證，雖掇拾散佚未能備睹專門授受之全，要其引據古義，具有根抵，視空談說經者，則相去遠矣。」錢大昕亦以「漢學之絕者千有五百餘年，至是而粲然復章矣。」見惠先生棟傳）稱述其繼絕表微之功績。

易漢學——凡八卷。專考漢儒易學，掇拾緒論，以見大凡。其內容凡孟喜易二卷，虞翻易一卷，京房易二卷（干寶易附見）鄭玄易一卷，荀爽易一卷，其末一卷，則在發明漢易之理，以辨正河圖洛書先天太極之學。松崖先生著作此書之動機，由於閱漢儒易學之久墜，不滿魏王弼之說易承襲家學，采輯漢儒之說，而成是編。自序云：「六經定于孔子，燬于秦，傳于漢。漢學之亡久矣，獨詩禮公羊猶存毛鄭何三家；春秋爲杜氏所亂，尙書爲偽孔氏所亂，易經爲王氏所亂。杜氏雖有更定，大校同于賈服，偽孔氏則雜采馬王之說，漢學雖亡而未盡亡也；惟王輔嗣以假家說易，根本黃老，而漢經師之義，蕩然無復有存者矣。棟會王父樸菴先生，嘗閱漢易之不存也，取李氏易解所載者，參衆說爲之傳，天崇之際，遭亂散佚，以其說口授王父，王父授之先君子，先君子于是成易說六卷；又嘗欲別撰漢經師說易之源流而未暇也

棟趨庭之際，習聞餘論，左右采獲，成書七卷，自孟長卿以下五家之易，異流同源，其說略備。嗚呼，先君子卽世三年矣，以棟之不才，何敢輒議著述，然以四世之學，上承先漢，存什一于千百，庶後之思漢學者，獨知取證，且使善子孫無忘舊業云。」是書雖僅采輯遺聞，然鈎稽考證，使學者得略見漢儒之門徑，於易不為無功。

易例——凡二卷。皆考據漢儒之傳，以發明易之本例。凡九十類，其中有錄無書者十三類，非惟采摭未完，卽門目亦尙未分；其標目亦皆未及排貫，有當爲例而立一類者，亦有不當爲例而立一類者，有一類爲一例者，亦有一類爲數例者。原爲未完之本。蓋松崖先生欲鎔鑄舊說，作爲易例，先擬草本，采摭漢儒易說，隨手題識，筆之於冊，以儲作論之材；不意垂成疾革，未成書而歿。書雖殘闕少緒，而四庫提要稱「其有摭摭，大抵老師宿儒專門授受之微旨，一字一句，具有淵源；苟汰其蕪雜存其菁英，因所錄而排比參稽之，獨可以見聖人作易之大綱，漢代傳經之崖略。」

易微言——凡二卷。皆雜鈔經易之語，以備參攷，但其所采輯，僅十有七八，文亦皆未詮次，與易例同爲未完之本。周易鄭氏注補正——凡三卷。宋王應麟輯鄭玄易注一卷，其後人附刻玉海之末，雖殘章斷句，尙頗見漢學之崖略，於經籍頗爲有功；然皆不著所出之書，又次序先後，間與經文不應，亦有遺漏未載者。松崖先生因其舊本，重爲補正。凡應麟書所已載者，一一考求原本，注其出自某書，明其信而有徵，極爲詳核；其次序先後，亦悉從經文釐定；復搜采羣籍，上經補二十八條，下經補十六條，繫辭傳補十四條，說卦傳補二十二條，序卦傳補七條，雜卦傳補五條。考核精密，實勝原書。四庫提要因稱應麟固鄭氏之功臣，棟之是編，

亦可謂王氏之功臣。

古文尙書考——凡二卷。在考訂東晉晚出之二十五篇爲僞古文，鄭玄所傳之二十四篇爲真古文；其別白古文真僞，如易牙之辨淄澠，且出之以平心易氣。大指言：「鄭康成所述二十四篇之目，見於唐正義者，卽漢藝文志之十六篇，劉歆班固以爲孔安國所得古文，無異詞。自梅賾奏古文二十五篇，列諸國學孔穎達乃以二十四篇爲張霸所造，遂令梅書雜古經而大行，是謂僞其真而真其僞。余惟班之藝文志，卽劉之七略。劉在成哀間領校祕書，班在顯宗時典其職，於所謂十六篇者，皆親其文而載之於書；十六而爲二十四，鄭折其九共一篇爲九耳。若張霸所造，乃百兩篇，且當時卽以祕書見黜。然則鄭之二十四篇，非張霸僞書，而爲真古文，可決也。鄭之二十四篇爲真古文，則梅之二十五篇爲僞古文，亦可決也。」（語見沈彤古文尙書考序）蓋欲尊古經，必辨後出者之僞，而欲辨後出者之僞，必據其前之真者而後可。松崖先生以梅二十五篇之以僞亂真，於是爲之別白，以尊古經。太原閻若璩著尙書古文疏證五卷，先得松崖之指，松崖書不謀而與之合。顧文詞未及其半，而辨證之明，條貫之清，較勝閻氏，而後出古文尙書之僞，乃爲定讞。

明堂大道錄——凡八卷。在明古明堂之法。略謂：「明堂爲天子大廟，有五室四堂，室以祭天，堂以布政。：：權輿于伏羲之易，始始于神農之制，自黃帝堯舜夏商周，皆遵而行之。：：三代以前，其法大備，詳於周禮之冬官；冬官亡，而明堂之法，遂不可攷，略見于六經，而不得聞其詳。說經者異同闕出，惟前漢之戴德戴聖韓嬰孔安國劉歆，後漢之賈逵許慎服虔盧植穎容蔡邕高誘諸儒，猶能識其制度；惜爲孔安國鄭康成王肅袁準四人所亂。安國以禘止爲審諦昭穆

，故漢四百年無禘禮。康成以文王廟如明堂制，謂國外別有明堂。王肅又以禘魯為后稷之所自出，非配天之祭。及袁準作正論，謂明堂大廟大學，各有所為。排祗先儒，并及六經，于是明堂之法，後人無有述而明之者矣。」（見明堂大道錄總論）松崖先生因學易而悟明堂之法，爰纂集六經之文，輔以諸儒之說，而成是編。

禘說——凡二卷。見禘法廢亂，而有此作，以考核古代之祀典。自序云：「禘有三：有大禘，有吉禘，有時禘。大禘者，園丘之禘也；吉禘者，終王之禘也；時禘者春夏之禘也。吉禘時禘，皆在明堂獨大禘在園丘，與南郊就陽位同。……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皆天子配天之典，故爾雅釋天鄭氏大司樂注，謂之大祭。自明堂之法不明，後人止據春秋諸侯之禘，謂禘在大廟；又據緯書之言，以禘止審禘昭穆，非配天之祭，而禘誼晦矣。王肅趙匡又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以祖為后稷以魯為祖之所自出，而禘禮廢矣。後世又祖述肅匡，謂

魯禘禘文王，以周公配，遂以諸侯亦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禘法亂矣。其誤在推諸侯之禮而致于天子，以禘在大廟，不于明堂；既在大廟，遂以止審禘昭穆，非配天之祭；既非配天，又以禘其祖之所自出，為以祖配祖；由是禘之說不可得而聞，而明堂之法愈不可攷矣。」（見禘說敘首）於是刺取六經，而為禘說使後之學者，知所考證。

春秋左傳補注——凡六卷。在援引舊訓，以補杜預左傳集解之遺。自序云，「嘗見鄭康成之周禮，韋宏嗣之國語，純采先儒之說，未乃下以己意，令學者審其異同。杜元凱春秋集解，雖根本前修，而不著其說，又其持論間與諸儒相違，于是樂遜序義劉炫規過之書出焉。……因刺取經傳，附以先世遺聞，為補注六卷。……宗韋鄭之遺，前修不揜；效樂劉之意，有失必規；而於古今文之同異，辨之尤悉焉。四庫提要稱其徵引典確，足補杜預集解之疏漏。」

落葉四首奉和鄭師質庵

原韻 旅吳門作 詔九

幾樹蕭疎蔽遠村。夕陽黃處認秋痕。征人江上頻添感。少婦樓頭又斷魂。晨逐煙飛迷竹徑。夜隨霜落打柴門。天涯早識飄零苦。轉悔匆匆別故根。一自孤蹤出禁溝。山郵野店任淹留。扶搖莫笑憑殘力。解脫應知在暮秋。策策西風餘舊恨。蕭蕭涼雨動新愁。可憐剩有婆娑影。付與閨中仔細鉤。

雁陣橫空尚耐寒。離情無奈繞枝端。二分明月深深照。一徑斜陽澹澹看。散盡愁痕胡不掃。堆來淚迹未曾乾。久遭踐踏成何用。悟到菩提夢便安。

上逐寒煙下逐波。生涯漂泊奈伊何。極知勝水殘山裏。儘有零風斷雨多。顧影未甘依草莽。回頭猶盼托庭柯。欄邊慘聽哀蟬曲。題罷新詩發欲啼。

書感一首

詔九

江關蕭瑟剩荒榛。奈此艱難百感身。兒女安排病健婦。風霜憂悒累衰親。詩情

澹暎千峯月。禪味清消萬斛塵。靜後天機明歷歷。詩花種菜亦經綸。

四月十六日重游白門夜

蘭步院中有作 詔九

又攜書劍到金陵。蹤迹渾如行脚僧。伏檻原非千里馬。搏風空羨九霄鷹。樓台寂寞猶涵月。城郭蒼茫祇見燈。滿地亂紅春乍去。重重離緒忽填膺。

清代藏書家誌 (四)

蟬翁

顧沅

顧沅字湘舟長洲人，道光間官教諭收藏舊籍及金石文字甲於三吳，庚申之劫其書盡為丁日昌所得輯刊賜硯堂叢書四集。

韓氏讀有用書齋書目。

朱緒曾

朱緒曾，字述之，上元人道光舉人藏書甲於江浙。

陳宗彝

陳宗彝原名秋濤字雪峯江甯人，嗜金石古籍，所手拓及校刊之書甚多，有廉石居藏書記。

李錫麟

李錫麟字孟熙三原人道光時官中書藏書九萬餘卷取世不恆見者彙刻之曰惜陰軒叢書。

方椿，字子橋，歙縣人著書萬卷皆手校其譌謬。

宋賓王

宋賓王，字蔚如婁縣人起家市井，藏書極富，苦心校讐，精當無比。

丁嗣徵

顧修字仲歐號松泉，石門人，居桐鄉好藏書目鑒手抄無虛日，以其所藏彙刻為讀畫齋叢書又有彙刻書目。

蔣光煦

蔣光煦字生沐號放庵居士海甯人喜藏書積四五萬卷輯別下齋叢書世稱善本。

吳農祥

吳農祥，字度百，錢塘人，家富藏書，與弟農復登樓去梯，盡發而讀之。

胡樹聲

胡樹聲字震之休甯人遷居蘇州，喜藏書，所購多宋元舊本，題其室曰琳琅秘室。

張海鵬

張海鵬字若雲號子瑜，昭文人好藏書，刻有墨海金壺，學津討原，行於世。

丁晏

丁晏江蘇山陽人字儉卿一字柘堂道光舉人，博學好古藏書甚多，皆手自校勘，有願志堂叢書二十二種。

韓應陞

韓應陞字對虞號綠卿婁縣人，道光舉人，長譯算及運學氣光學聲學等，尤喜收藏。所得宋元舊槧計四百餘種皆出黃丕烈顧廣圻汪士鐘諸名家手校本，有

莊肇麟

莊肇麟字木生，新昌人，僑居南昌，林則徐顏其室曰長恩書室，藏書極富，鑒別甚精，得未見書，輒手自抄錄，有長恩書室叢書。

趙烈文

趙烈文字惠甫陽湖人，曾國藩特保常州四人，烈文其一也，中歲移居常熟，所居曰天放樓藏古書及金石甚富。

王相 王相字惜菴，秀水人，所居曰信芳閣，藏書甚富校刊之書皆精。

朱學勤

朱學勤字修伯，仁和人，性嗜學過目不忘，曾國藩極稱之，有結一廬書目，又有讀書跋識。

汪遠孫

汪遠孫，字小米，錢塘人，魚亭會孫也魚亭富藏書，小米能繼祖業購藏亦富校錄尤精。

劉桐

劉桐字舜輝，一字疏雨，烏程人，藏書十餘萬卷。

溫曰鑑

溫曰鑑字靈華烏程人好蓄書精輿地之學。

童叶庚

童叶庚崇明人字松君號曉巢，咸豐間官德清知縣博學嗜古，藏書甚多，手鈔羣籍皆海內孤本。

丁日昌

丁日昌字雨生，豐順人，藏書極富，校雠尤精，有持靜齋書目。

潘祖蔭

潘祖蔭字伯寅號鄭齋，吳縣人，咸豐進士幼好書，喜收藏，儲金石書畫及

古書極富，有滂喜齋讀書記，刻有滂喜齋叢書功順堂叢書。

顧秉源

顧秉源字潤齋，南匯人幼有神童之目，藏書萬卷，人擬之小瑯嬛。

吳坤修

吳坤修字竹莊，新建人，酷嗜古書，收藏豐富，刊有半畝園叢書三十種。

丁申

丁申，字竹舟，錢塘人，咸豐間，杭城再陷，文瀾閣藏書散佚申潛拾殘書藏之，存一萬餘冊。

丁丙

丁丙，申弟，字嘉魚，號松存，家有嘉惠堂，藏書極富，有善本書室藏書志，八千卷樓書目。

陸心源

陸心源字剛甫，一字潛園，咸豐舉人，藏書極富有頤宋樓藏書志刻有十萬卷樓叢書。

許增

許增字邁孫號益齋，仁和人，喜藏書，購藏甚富刻有榆園叢書。

方功惠

方功惠字柳橋，巴陵人，有碧琳琅館，藏書達二十萬卷，晚年出其所藏輯碧琳琅館叢書。

朱記榮

朱記榮字懋之，吳縣人光緒間僑居松江、築棟廬以藏書、有行素草堂目嗜書目、輯刊槐廬叢書校經山房叢書等。

王懿榮

王懿榮字濂生，福山人、光緒進士，精訓詁金石之學，收藏古書及金石文字甚富，刻有天壤閣叢書，

姚慰祖

姚慰祖字公蓼歸安人，好藏書，刻晉石厂叢書，僅成吳興藏書錄四種。

趙元益

趙元益字靜涵，新陽人光緒舉人，嗜古籍，購藏頗富，有高齋叢刻。

多麗 松江醉白池雪海堂賞菊

卜耀青

碧天清。雲間展覽羣英。好秋光，嫣紅姹紫，冷豔繽紛妙境，臨勝地，堂開雪海，駐遊驄枰，一局棋枰。古渡驚秋，漁舟唱晚，江楓紅葉透疎星。樂天處，松菊猶存，醉白過前汀。斜陽外，九峯三泖，古驛旗亭。玉京球，奇葩結晶，孤芳自傲娉婷。遊蜂聚，蓮臥鴛鴦，綺霞散，翠點蜻蜓。彭澤遺芬，陽春美景，高風千載更心傾。見一片天真爛漫，堆錦上朱櫺。滿庭芳，衣香鬢影，冉冉畫屏。

王韜年譜(三)

紅樹

咸豐二年壬子(一八五二)先生二十五歲。

是年十二月十三日，始結識蔣敦復(劍人)時，時敦復已四十五歲。

「余始識蔣君在壬子十二月十有三日，是日余偕李君壬叔，雷君約軒蔣君劍人，同至酒樓轟飲，把杯聯句，聊以遣興」(見先生：淞濱瑣話龔蔣兩君軼事)

咸豐三年癸丑(一八五三)先生二十六歲。

夏，杜門養病。

是年二月太平軍攻陷南京。

「癸丑之夏，杜門養病，追念舊游，援筆以記，其時緒寇縱橫，金陵陷沒珠簾碧瓦，蕩作飛灰舞袖歌裙，慘罹浩劫」，見先生：海陬冶遊錄自序)

秋間洪楊難急，上海失事，其友蔣敦復避居其家城北草堂。

「劍人生平頗有跼馳名，而于

咸豐癸丑秋，上海失事後，獨潔身遠害，倏然局外，幾陷賊中卒能自脫，避兵予家城北草堂」。(見先生淞濱瑣話龔蔣兩軍軼事)

蔣敦復有史才，先生于是年推

荐于英人慕維廉翻譯英國志(敦復不通英文，殆為之筆述或潤飾。)

是年蔣敦復撰草土餘生記為，先生瀛壖雜志作序。

咸豐四年甲寅(一八五四)先生二十七歲。

咸豐五年乙卯(一八五五)先生二十八歲。

咸豐六年丙辰(一八五六)先生二十九歲。

是年先生之友蔣敦復與西儒慕維廉所譯英國志初稿成，(參據先生養牖餘談又記蔣劍人事及滕固蔣劍人先生年譜)

八月，先生之知己西友麥都思卒。

「居停麥君，於丙辰八月返國

，冬盡得抵倫敦，至僅三日，溘然而逝，聞信駭悼潸然出涕此海外一知己也，銜悲刻骨，抱痛銘肌，精契所在，存沒無閒人粟之感幽顯迴殊」，(見先生：寄應雨耕)

咸豐七年丁巳(一八五七)先生三十歲

四月，以足疾返里養病。

「嗣患足疾，殿門不出，遍謁良醫，罔能奏效，藥餌所費，箱篋一空，跬步之地，不能自主幾無復有生人之樂。丁巳四月，養病返里，不遇折肱之良技，將作鑿齒之半人，自分槁餓窮鄉，朽倫落壤，九死餘生，無所冀望，然白髮高堂紅顏弱婦，皆今生未了之緣也，」(見先生寄應雨耕)

「三十歲以足疾息影蓬廬，」(見先生珊瑚舌雕談初筆序)

「養病旋里，息影殿門……足疾，已求友石三丈醫治，謂可不日收功，然腫尚未消，毒或內伏恐將來潰爛決裂，不可收拾，」(見先

生呈滌齋師。

咸豐八年戊午（一八五八）先生三十一歲

是年十月同邑朱豐芭卒。

咸豐九年己未（一八五九）先生三十二歲。

歲。

咸豐十年庚申（一八六〇）先生三十三歲。

歲。

是年春公車北上，赴京，與友人在淮上挾歌妓荷珠，飲酒賦詩。

「庚申公車北上，至淮，同行友人粵東胡君邀余及錢，朱，張，方，四孝廉飲有荷珠者，絕色也，一座注目視之，爭命佐酒荷珠左右酬應無倦色，庚申春夜，聽其歌聲，不覺心醉。」（見先生作：淋瀝球話紅荳蔻軒薄倖詩中。）

秋間同王太史出京，再過淮上，見一片瓦礫，有感成絕句一首。

「庚申秋同王太史出京，再過淮上，則盡瓦礫場，王邀聽曲，有素卿者色藝甚佳，晚飲其家，杯盤狼籍竹肉交清，然歸途月如水照頰牆荆棘間尚聞鬼哭兵過聲，紀以一絕句云：欲移明月照鷄臺，醉後婆羅急管催，眼底劫灰飛不定，春風尚有小桃開。」（見先生作：淋瀝球話紅荳蔻軒薄倖詩中）

是年太平軍克蘇常，清廷以會國藩為兩江總督，督辦江南軍務，英法聯軍攻陷北京，焚圓明園。

咸豐十一年辛酉（一八六一）先生三十四歲，

四歲，

是年二月朔日，作金陵之遊。

「英國牧師艾君迪謹（約瑟）招余同作金陵之遊，不獲辭，金陵久為賊窟，丙午秋試會一至，今屈指十六年矣，」（見先生衡華館日記）。

冬杪，以母病回里。

「辛酉冬杪，母病在里，倉卒奔視，旋以兵阻，雪窖冰天，道途梗絕，」（見先生：與英國理雅各學士）

「嗚呼，我母憂慮危迫。竟以奄世，養不逮生，痛以促死；……辛酉冬杪母病在里倉皇奔視雪窖冰天，道途梗塞，」（見先生與徐子書）「余以道梗兵阻，留滯里中三閱月」（見先生作：珊瑚舌雕談初筆序）

是年先生西友理雅谷所譯四書全部出版。

同治元年壬戌（一八六二）先生三十五歲。

正月初四日先生化名「黃曉」，上書太平軍忠王李秀成，書中有承逢天安劉肇均一總理蘇福省民政之長官一推轂之語。（參據謝興堯：王韜上書太平天國考，郭廷以太平天國歷法考，簡又文長毛狀元王韜跋）請搆和外國藉其勢以圖中原，並獻取襲上海之策，二月清軍攻下太平軍之七堡壘，緝獲先生所上太平軍忠王書，指為通賊，立加速捕（參據陳其元庸閒齋筆記）四月由甬里還滬，得參領事慕西士保護應西友理雅各之召於閏八月十一日南逃至粵東，避居香港。

「同治紀元夏四月返滬，閏八月中旬航海至粵東，遂寄跡焉！」（見先生作：珊瑚舌雕談初筆序）

「追溯曩踪，徒增屑涕况余自同治紀元即來嶺表……」（見先生作：豔史叢鈔序輯於弢園文錄外編）

「閏八月十有一日，郵船啓行，倉卒登程」（見先生：寄楊醒逋）

「同治壬戌，余為粵港之行，矮屋一椽，妻孥三口，悽惶相對，醒逋書來，謂猶勝於東坡之謫儋耳，亦可謂強為慰藉者也」（見先生讀書隨記）

是年先生西友理雅谷所譯四書全部出版。

陳可園先生年譜 (十一)

張江裁

其二曰。繞郭荷花拂城柳。平日詠吟不去口。自概身為俗累牽。未向西湖沽美酒。集披長慶數佳遊。詩派那能窺戶牖。當日江東織使君。計年應在元和後。途出金陵天假緣。六朝勝蹟何曾負。章家處士相唱酬。投贈居然能抗手。不知舟泊古新河。地志蒐羅堪據否。我思浙西節度雄。財賦甲兵無不有。巍然幕府開昇州。十城官吏爭奔走。屬郡賢聲報政聞。不獨杭城佔德厚。在天靈爽時往來。無須畫界同株守。唐衢況是武林賢。追思治績原難朽。豈若區區霸顯功。惟知管晏齊人丑。邵因文翰掩勳名。循吏傳中翻佚某。大表徧覆非虛辭。此語知公含笑受。再拜當風薦一觴。檻外雙峯聳牛首。三月修上元江寧縣志。莫善徵甘愚亭開局於金河井城隍廟。聘汪梅村先生為總纂。分修七人。先生與焉。先生緝得兵制大事二考。名宦鄉賢孝弟忠義等傳凡五篇。十二月告成。

光緒元年乙亥先生三十九歲

正月九日先生與劉恭甫良甫朱子期雪門何善伯遊靈谷寺。歸尋露窟溝。先生有詩紀事。詩曰。慈公安利地。出郭費招尋。山近含烟軟。林迴隱寺深。殘碑亂藤絡。破殿古苔陰。空外天風送。冷冷鐘磬音。歸路尋幽境。叢叢禪竹齊。懸流赴澗急。亂石壘橋低。足笑一夔躍。(恭甫一足澗水。)途同七聖迷。佛心生恐怖。日影漸平西。三月林天臨按臨。古學先生取八屬第一名。(賦題張蘊古獻大寶箴賦。)歲試取一等四名。(文題宜民宜人二句覆試魯人為長府一章。)先生弟鳳生補府學生。六月南乾道橋新屋落成。十三日移家居之。先生有詩紀事。詩曰。秦淮濯運

濱。江水日夜潮。橫橋跨其上。名以乾道標。其西有弟宅。棟宇凌岩峽。我實生於斯。家居肯輕拋。忽然遭世變。劫火昆明燒。轉徙十二年。歸來失其業。南北二市間。老屋幸猶宇。樓居無寸土。一枝息鷓鴣。孳生日以繁。弱踣忘厚高。舍之圖新計。稍稍除蓬蒿。無能頗自漸。肢體情且驕。網繆成牖戶。母乃父母勞。老親愛軒敞。奉之西屋居。望衡吾弟兄。出入共庭除。諸妹偶歸寧。廊房亦晏如。偃息修層軒。插架惟詩書。入承菽水歡。出尋經史腴。興來擲藜藁。爛漫行諸雛。寄語富貴子。此樂爾則無。種竹竹已生。移桑桑已活。土氣鬱蓬蓬。夜雨如膏藥。隙地不在多。縱橫數畝闢。早韭及晚菘。春秋供采掇。屋後積土阜。坡陀步可達。四望了無礙。置身在木末。牆頭招鐘山。一角濃青割。鷄鳴與清涼。爭出不可遏。風景聚目前。那畏俗人奪。會當結茅亭。朝夕展清豁。憶昔癸丑歲。羣盜方猖狂。名城一朝隳。十室九已亡。倉皇營復壁。舉家於此藏。久之蓬漸露。白晝來豺狼。匆匆逐眾出。鷓鴣鳴則方。故居誰不戀。過門輒徬徨。及乎時既清。廢為瓦礫場。閱閱欲重興。羞澀徒空囊。家貧耐勤儉。辛苦逾十霜。銖積而寸累。奢願幸能償。去時無尺帛。歸來有輕裝。俯仰足事畜。置酒登高堂。挑燈話舊事。艱難慎勿忘。秋闈。先生中式第八名。(頭場題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儻官威任使二句王子塾問曰二節重與細論文得論字。)其房師秦興知縣歸安張樹齋(興詩)座師太常寺少卿桂林周鑑湖(瑞清)編修陝西王竹樸(炳)八月二十七日秦伯虞招飲寶公禪院。是晨先生與朱子期先遊孝陵。循山徑

而至靈谷。先生有詩曰。秋色更佳。蒼然隔城闕。遊侶得朱君。出郊趁明發。初陽光尚微。草露溼布襪。延緣石徑斜。脈遠時露骨。行行抵孝陵。翁仲乘圭笏。紅牆圍陰宮。獨龍一岡凸。禹穴欲窮探。讀盡前朝碼。忽念秦淮海。招飲在禪窟。流連倘淹時。恐罹後至罰。循麓越東峯。路細真如髮。向人問前途。強紀狀恍惚。卻從佳處行。夾道穿林樾。道轉林欲窮。破殿高突兀。同人笑相迎。握手話倉卒。腰脚頗自矜。未覺筋力竭。酌酒互慰勞。廣筵登肥膾。吾儕慧業人。本不耐蕨蕨。但憑清淨心。津逮傳寶筏。醉飽各散歸。路塵揚塚墟。迴望經過山。晚雲氣藉勃。十月初四日先生夜泊觀音門江口。有詩曰。十年不出門。筋力頗懈弛。為有蘇州行。匆匆束行李。亭午買小舟。河狹不容駛。及至薄暮時。始轉獅山背。空江淨明鏡。夕陽散餘綺。易舟倉卒開。襍破勞親理。長年喜順風。張帆疾如矢。船尾咽水聲。倏忽二十里。奴子笑聲呼。已過燕磯矣。繫纜向荒洲。二鼓猶未起。快哉破浪遊。又從今日始。初五日遊金山。山經當事者新修。寺宇輝煌。先生有詩曰。金山形勝天下奇。十年不見夢想之。舟行經此肯錯過。鼓勇直上凌屨義。昔時鼓角喧軍次。今日金銀裝佛寺。樓殿耽耽俯瞰江。迷卻當年舊遊地。因緣起滅孰能知。吞海亭中立片時。忠節從來能證果。且尋山下吉公祠。寺僧出示東坡玉帶。先生有歌紀事。歌曰。金山寶氣光燭斗。魚龍夜嘯蛟蠃走。老僧邀客入精寮。玉帶傳觀方在手。繫昔坡仙謁了元。如箭機鋒未脫口。永留作鎮在山門。塵土滿衣經抖擻。七百年來一剎那。教版中嵌化鳥有。翠華南幸駐山峯。江天勝景開林阜。補闕頻頌內府珍。如脫才人意良厚。癸丑之雙琳宇空。江南厄運逢陽九。此帶圖山

佛院藏。暗中疑有精靈守。浩劫完時寺復興。暨合珠運傳更久。我來從倚景蘇樓。再拜酌公一杯酒。聊繫公語為帶嘲。人生安得如汝壽。初六日換內河船入丹徒口。晚泊張公渡。渡以張閱得名也。閱嘗築堰。溉幸豐田數百頃。先生有詩曰。空林月落夜茫茫。布被生寒覺有霜。鷄已唱殘天未曉。鶯聲搖夢過丹陽。初七日過丹陽經陵口。齊太祖武進陵也。晚泊常州東城外。初八日過無錫訪蔣幼詹。晚泊楓橋。初九日抵蘇州。初十日遊滄浪亭。按亭宋蘇子美所築也。門臨湖水。水石清華。亭踞石上。饒有遠致。先生憩面水軒。登見山樓。旁為大悲庵。有五百名賢像。懸薛慰農楹聯曰。五百年名世挺生俎豆馨香因果不從羅漢證。二十四史先賢合傳文章事業英靈端自讓王開。十二日遊師子林。石不踰三畝而往還上下有數里之遠。鬼工也。先生有詩曰。言過臨頓路。載訪獅子林。紅橋橫跨水。徑曲轉便深。捫壁無土氣。奇在姑蘇岑。高凌磴道滑。俯瞰洞壑陰。當頭壞山壓。側趾深瀟臨。晦明百向背。翕張七縱擒。來途逝已杳。去路幽難尋。緬晉雲林翁。空谷闕爾音。層巒皆畫稿。不知幾酌斟。高人不可見。獨立生遐心。又尋程公祠。瞻讓王廟。訪圓妙觀。十四日尋蘇州府學。范文正所卜也。地頗敞宏。十七日出關門。晚泊泖關。先生有詩曰。買得歸舟將啓行。姑蘇城下夜潮生。酒醒暗記吳娘曲。暮雨瀟瀟夢不成。十八日過無錫。由船頭望惠山。先生有詩曰。惠山不可登。舟行繞其外。極目從遐觀。一塔遙相對。樹葉雜舟黃。雲日變明晦。何緣試名泉。色香參三昧。晚宿橫林。十九日泊呂城。二十日泊辛豐。二十一日出江。晚泊黃泥港。二十二日阻風泊十二圩。二十三日泊東溝。二十四日至觀音門。偕劉雨生登燕子磯。看落照二十五日抵家。

倉音綱要總論(二)

馬林

孫叔然之反切。雖是音讀不得已之法。獨不知字有字之自然音律。除爾疋所著已成之音外。皆是字之自家所有。無勞他人別以音切呼之。倉頡之初造字。有是形即有是聲。此聲為自然音律之聲。非倉頡所以命之。依形得聲。即是古音。即是本音。即是正音。徵諸爾疋。無一不合。如形不變。則音亦不變。無東西南北地域之殊。而有音讀參差之別。此倉音諧聲。所以就字之本身以制切語。信口呼之。即得其音。此音即此字之本音。倘音之抑揚輕重清濁稍異於今昔者。非諧聲之譌。乃今古之較。例中雖不能一一詳說。而審音者自知之。曰何以造字諧聲。即是古本音者。夫造字原於畫卦。諧聲原於卦名。卦名為卦形之所自諧。非伏羲之所命。諧聲為字形之所自叶。非造者之所名。倉音之諧聲。依字形直呼其聲。竟得其名。其理即本乎此。而加以發明者也。惜夫孫氏又不能依據易卦以闡明諧聲。使音歸於正。乃旁撫方言。以創造反切。使字失其真。此張文襄所以謂字之音讀以六朝為今古之界者。反切通行未二百年。而古音已亡之盡矣。

字本於卦。聲亦本於卦。卦有交易變易之道。則字聲亦必有交易變易之方。然後始能通其變。以御其窮。乾之錯坤。變易也。屯之變蒙。亦變易也。屯蒙之變。是倒屯而為蒙。倒蒙而為屯。此即順逆諧聲之理所出也。又屯之變解。交易也。交易者以屯之下卦震移置於上。以屯之上卦坎移置於下。如此交換。即成解卦。此為諧聲別諧之理所出也。凡字

之有三讀四五讀者。皆字之別諧聲也。正諧別諧之法，均見例中不贅

字之有順逆諧聲者。即每字有基本元音二讀也。如亂理互紐。廢置互紐。辰龍互紐。壯刺互紐。凡說文九千三百五十三文皆如此紐聲。其聲義皆是對待。不通順逆諧聲。則艸林耳林炊等二形併之字。即不能得聲。通乎順逆諧聲。然後知點畫無差者。如署之與曙何以音讀迥異。形象迥異者。如十二類子之為鼠丑之為牛等等何以聲義皆同。又如說文縮之讀若雞卵。聖之讀若兔鹿屈。賜之讀若夕惕若厲。皆順逆諧聲之正諧別諧以爲之主也。前此治許學者。不識順逆諧聲。從無人通許氏此種讀若之例。決不知縮有二讀。至有三讀。賜有四讀也。以其不知。反而改易。至下之讀若兔鹿窟而爲讀若兔窟之窟。觀下之讀若夕惕若厲而爲讀若易曰夕惕若厲之惕。此類甚多。不勝條舉。略舉斯例。以概其全。凡如此者不曰許書爲後人刪改。即曰許氏舛誤。從不自知其聲有未通。此皆反切通行以後。注音不全。有以致之。或曰今音統一。是切韻。古音之亡。亦是切韻。誠知言也。

顧亭林曰天之未喪斯文。必有聖人復起。舉今日之音而還之淳古者。顧氏視字音之復古。必有待於聖人。蓋以去古愈遠。音讀愈譌。所持以考證古音者。概準詩三百零五篇。而入韻之字。不通千九百有奇。其去說文九千三百五十三文尚遠。以今人通稱父母曰爸爸媽媽不見於六經。尚不知來歷。如是欲求字字復古。不可謂不難。此顧氏所以屬望於聖人

也。然天下有至難之事。其理即寓於至簡之中。人每易忽而不察。此之謂君子之道費而隱。儻以字字之音。求於字字之身。再以爾疋所有已成之諧聲以為旁證。則顧氏之所謂難者。不亦不難乎。有字即有形。有形即有聲。此聲不自外求。求之於其身。無庸稽古。而所得即古。其法至簡。其用至廣。詩有之是以證其實。詩無之亦能知其聲。此倉音諧聲之法。為以字復古之道。其事易易。固無待於聖人。以言費而隱則有之。此千餘年間。所以人未省也。倉音諧聲。其理本乎易。其用合乎道。故能補字書之闕文。釋經典之奧義。至於考證今韻是非。別其同異。猶其餘事也。

倉音之書。分造字諧聲。與用字諧聲二大部。作諧聲之釋例。為斯學之楷模。祇以典籍浩繁。未能悉載。貴讀者貫通而已。至造字諧聲。以許氏說文解字為本。用字諧聲。以詮釋爾疋音義為證。顧亭林曰。詩三百零五篇。古人之音書也。林易之曰。詩古人之韻書。爾疋古人之音書也。郭璞景純爾疋序云。夫爾疋者所以通訓話之指歸。敘詩人之興詠。總絕代之難詞。辨同實而殊號者也。伊古以來。皆以爾疋為辨名訓話之書。從無一人知爾疋之為名。皆諧聲之反切。為溝通古義之寶筏。考證古音之韻府。觀郭序可知前人不知爾疋為音書也。又段氏曰。凡字書以義為經。而聲緯之。許叔重之說文解字是也。凡韻書以聲為經。而義緯之。商周當有其書。而亡佚久矣。此又今人不知爾疋為音書之證也。孫叔然創行反切之時。獨不知發明及此。此或為邢昺。謂孫炎爾疋義疏。為淺近俗儒。不經師匠之故歟。邢氏雖謂叔然淺俗。然郭氏之注。不無謬誤。邢氏不能正其一端。於其所未詳者。不能道其一得。邢之於孫。亦須句與韻與之比耳。詳詳爾疋諧聲釋例中於此不贅。

爾疋之書。四庫書目。考證甚詳。或謂周公始作。或謂孔門增修。然以諧聲求之。審其聲如循環。知此書為完璧。雖書目云。同文複出。知非一手所纂。證以諧聲通叶。當在三代以前。全書十九篇。釋丘第十居中。而釋丘二字即叶中。釋詰叶始釋畜叶終是全書始中終之義。皆寓於諧聲之中。舍古哲人。孰能辨此。或創於三代之上。而增於七十之徒也歟。四聲之名。昉於六朝。南齊周顒作四聲切韻。梁沈約因之以作四聲譜。案之古音。實有其聲。如禁字從林。平聲而讀去。篇字從扁。上聲而讀平。是古有其實。今命其名。故諧聲中所標四聲。不得謂為非古。而四聲標呼。初學難準。本書所用者。概依江永慎修之四聲切韻表。切韻則用廣韻。造字諧聲。所用四聲。雖依江表。不過略示範圍。然有變通。不可死用。死用則諸多滯礙。如入字四聲。切韻為「壬荐任入」。而信口所呼入之四聲「柔揉入」。亦不能謂非入之四聲。試之造字。古人亦然。此聲之本位不變。餘位能呼者謂之聲通。通聲則諧聲皆用。又如火字江表四聲為「火呼貨呼路呼」。而諧聲所用火之平聲亦如禾。禾為火平之揚聲。嘯為火平之抑聲。造字諧聲。則抑揚通用。又如「一」字四聲為「夷以二一」。而「一」古音讀若隘。其四聲當為「夷矣駭隘厄」。又如徹字四聲今音為「挺驥駭徹」。而說文云「少讀若徹」。古文又以為艸字。少字順逆互紐之聲為「少竹」。艸字不在紐聲。是必為徹之四聲。故造字諧聲用徹之四聲為「少艸操徹」。似此類者。諧聲則舍今音。而用古音。不知此則諧聲所叶之音。不與古合也。總之造字諧聲所用四聲定則有三。一此字之聲位不變。隨呼能通之聲。謂之通聲。二此字之聲位不變。餘位中之一位有抑揚二聲者。謂之抑揚聲。作鳥五亦謂三用古音如一之讀隘。人之讀寅是也。或曰古音何以知之。曰隨時依造字諧聲法。呼之喚之。即得其名。無庸搜羅羣籍。徧檢字書也。

國學用書類述補遺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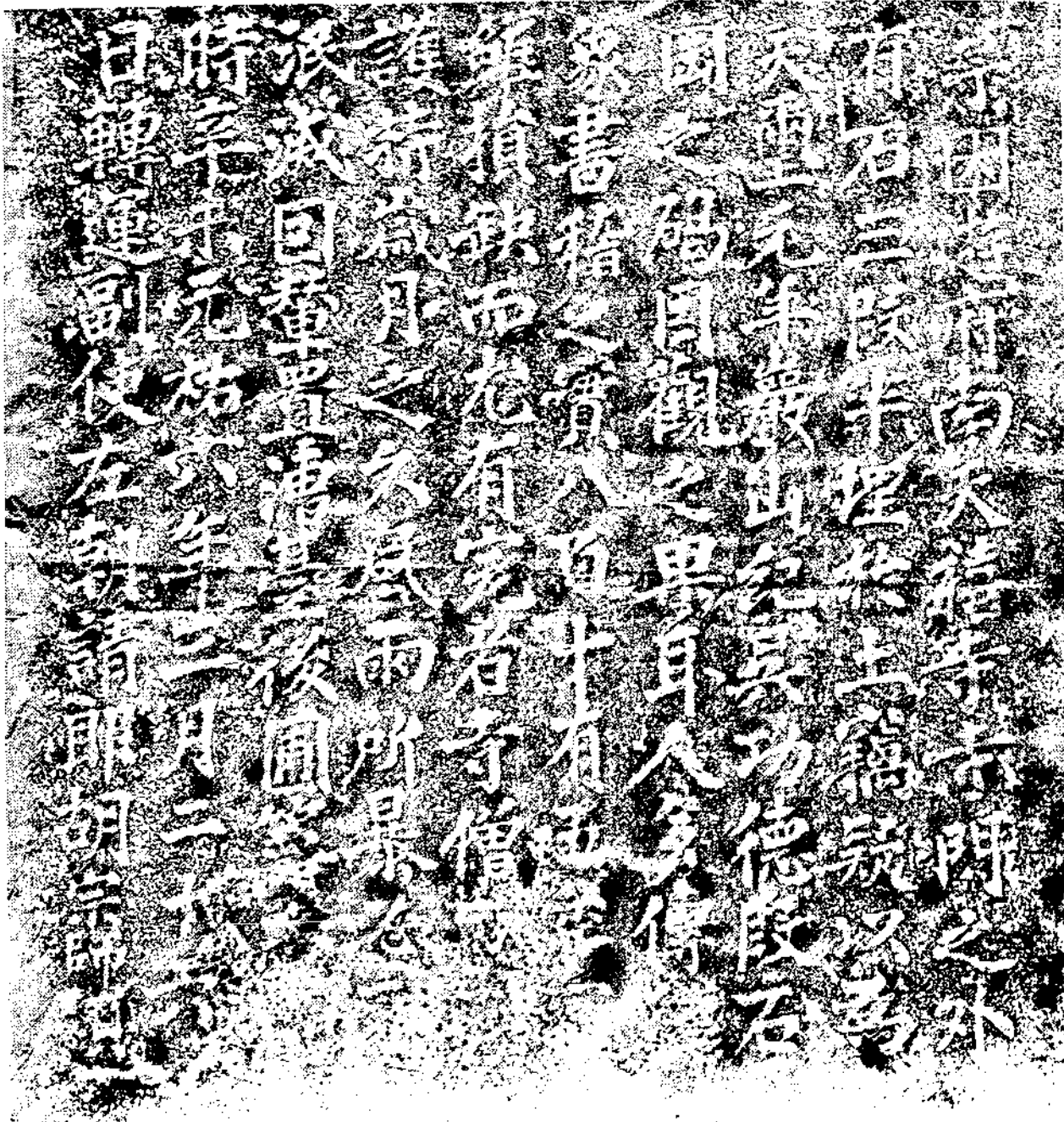
翠微居士

- 類羅庵遺集十六卷(清梁同書光緒刊) 清尊集十六卷(清汪遠孫振綺堂刊) 尊聞居士集八卷(清羅有高彭沼升刊) 健修堂詩集二十二卷(清邊浴禮咸豐刊) 是程堂集十四卷(清屠倬嘉慶精刊) 知足齋詩集二十卷(清朱廷嘉慶刊) 晚學齋文集十二卷(清姚椿道光刊) 養素堂詩文集六十一卷(清張樹道光刊) 戴南山全集十四卷(清戴名世民國刊) 拌湖文集十二卷(清吳敏樹光緒刊) 鑑止水齋集二十卷(清許宗彥嘉慶刊) 中復堂全集(清姚瑩同治刊) 百柱堂全集五十一卷(清王柏心光緒刊) 東洲草堂文鈔二十卷詩三十卷(清何紹基光緒刊) 東江詩鈔十二卷(清唐實君康熙精刊) 東山草堂全集(清邱嘉棟康熙刊) 雙佩齋全集十二卷(清王友亮嘉慶刊) 烟霞草堂文集十卷(清劉光賁思過齋刊) 寶繪堂全集(清齊召南光緒刊) 思不辱齋全集十卷(清萬承風嘉慶刊) 思適齋集十八卷(清顧千里活字本) 拙修集十卷(清吳廷棟同治刊) 覺生詩鈔十卷(清鮑桂星嘉慶刊) 且甌集九卷(清項靈咸豐刊) 西圃集十卷(清潘遵祁同治刊) 寶奎堂集十二卷(清陸錫熊嘉慶刊) 衍石齋紀事稿十卷(清錢儀吉道光刊) 鐵橋漫稿八卷(清嚴可均光緒刊) 藍鹿洲全集。(清藍鼎元光緒刊) 三松堂全集(清潘奔雋同治刊) 栖雲閣文集十五卷(清高珩乾隆刊) 小萬卷齋詩稿卅二卷(清朱培道光刊) 馮舍人詩集六卷(清馮廷樞雍正刊) 小重山房全集(清張祥河道光刊) 海秋詩集二十六卷(清湯鵬乾隆刊) 太乙舟文集八卷(清陳用光道光刊) 遠懷堂文集十六卷(清袁翼咸豐刊) 葆璞堂詩集四卷(清胡煦乾隆刊) 壺齋集四十卷(清黃鏡道光刊) 紫竹山山房詩文集三十二卷(清陳兆崙乾隆刊) 存素堂詩文稿十七卷(清錢寶琛同治刊) 留香草堂詩鈔七卷(清伊秉綏嘉慶刊) 繞竹山房詩稿十卷(清朱文治嘉慶刊) 嘉樹山房集二十卷(清張士元道光刊) 船山詩草二十卷(清張問陶嘉慶刊) 越漫堂文集十二卷(清李慈銘鉛印本)
- 履欽亭詩三十二卷(清祁雋藻咸豐刊) 蘅石齋集四十九卷(清錢載道光刊) 瓶水齋詩文集十六卷(清舒位光緒刊) 存研樓文集十六卷(清儲大文光緒刊) 儀衛軒文集十二卷詩五卷(清方東樹道光刊) 十誦齋集四卷(清周天度乾隆刊) 心遠堂詩集八卷(清鮑鼎銓康熙刊) 心鐵石齋存稿四十卷(清宋鳴琦道光刊) 高陶堂集五卷(清高心夔光緒刊) 誦芬堂詩文集三十二卷(清郭儀霽道光刊) 壺園詩集(清徐寶善道光刊) 介石堂文集二十卷(清郭起元乾隆刊) 木齋書屋集(清黃金臺道光刊) 木齋集六卷(清朱受新乾隆精刊) 養晦堂詩文集十二卷(清劉蓉光緒刊) 會經堂全集(清朱景英乾隆刊) 鶴靜堂全集十六卷(清周茂源乾隆刊) 深省堂全集十八卷(清白景安嘉慶刊) 用六集十二卷(清刁苞同治刊) 霜紅齋集(清傅山宣統刊) 李二曲全集二十六卷(清李中孚康熙刊) 道光刊) 潤書八卷(清毛先舒順治刊) 靜惕堂詩集四十四卷(清曹溶雍正刊)

拓度淑劉

刻石園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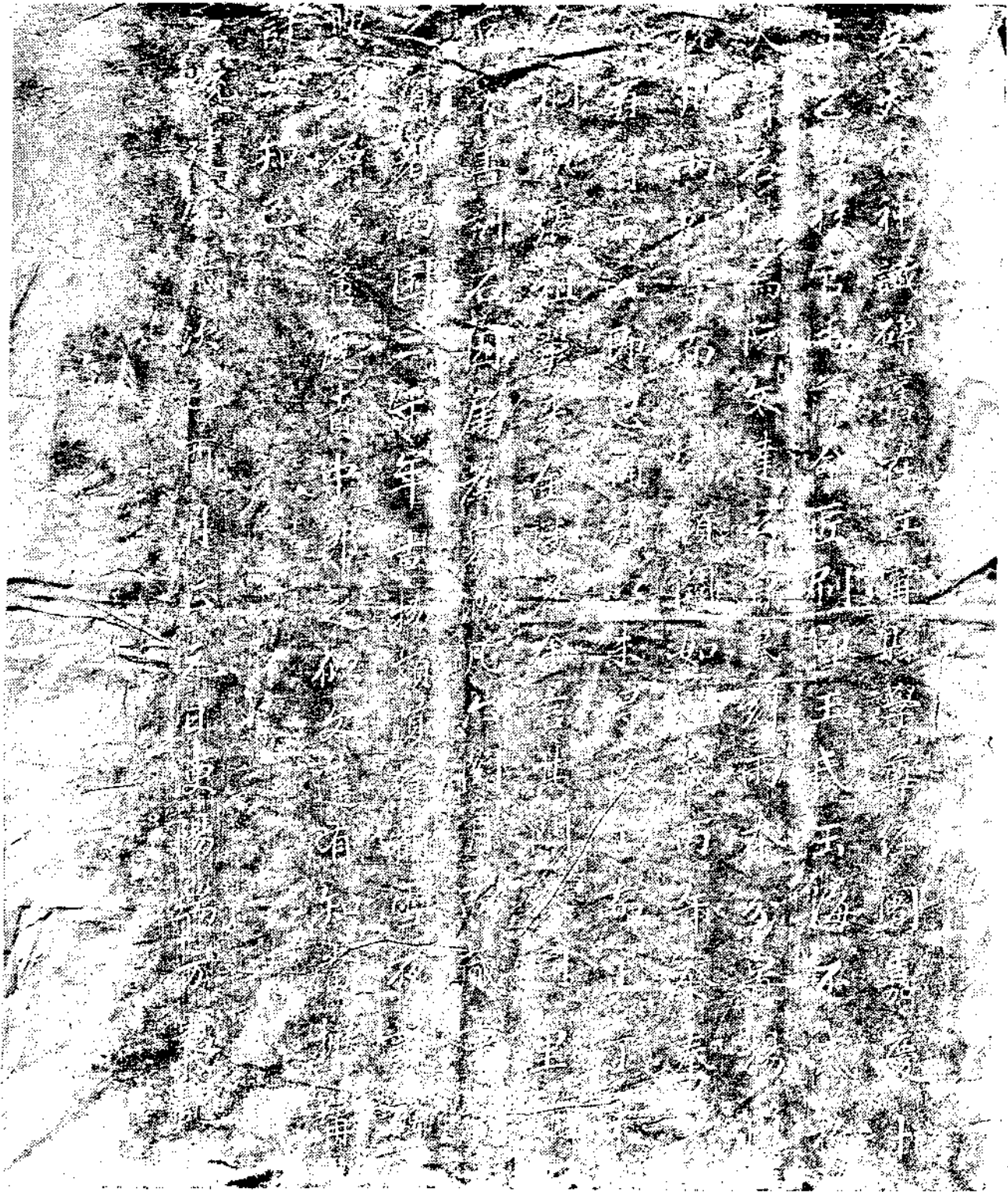
書師宗胡



拓 度 淑 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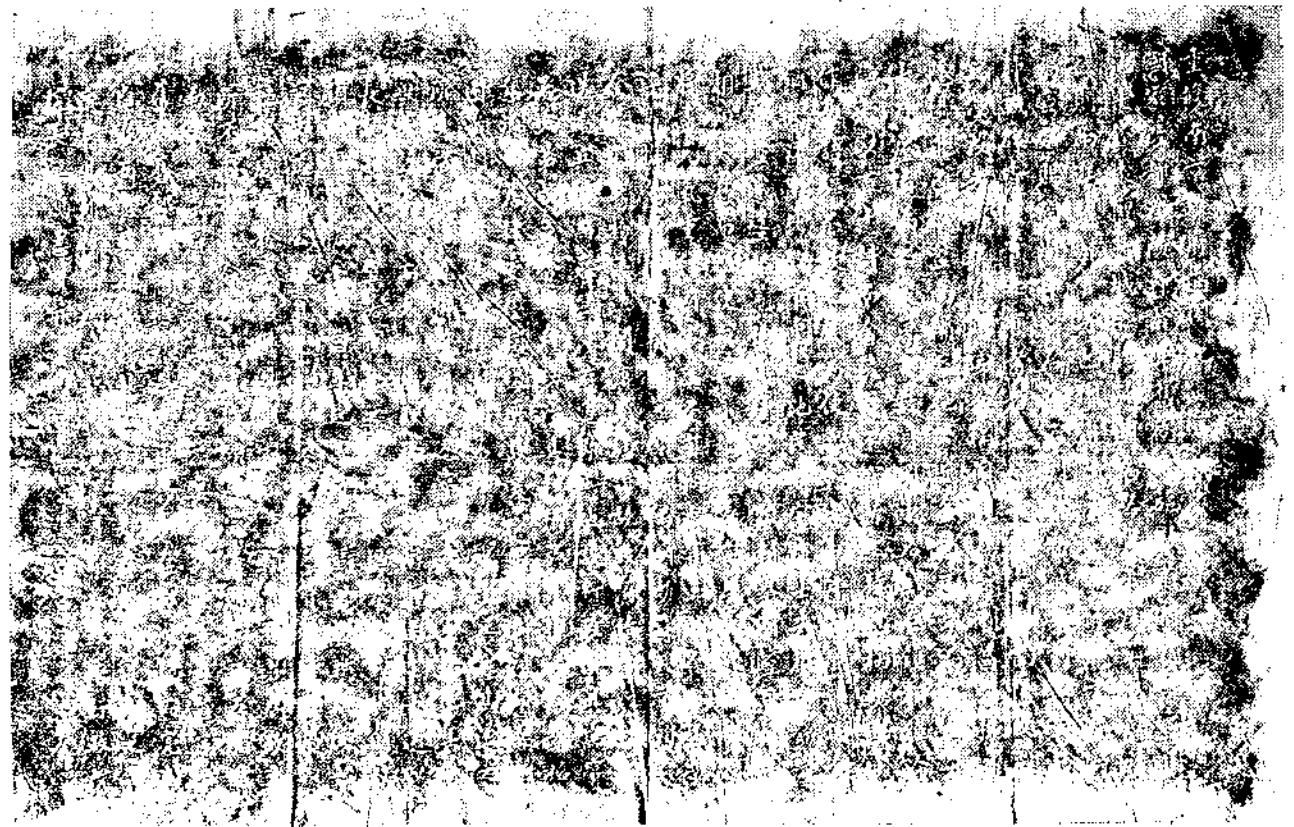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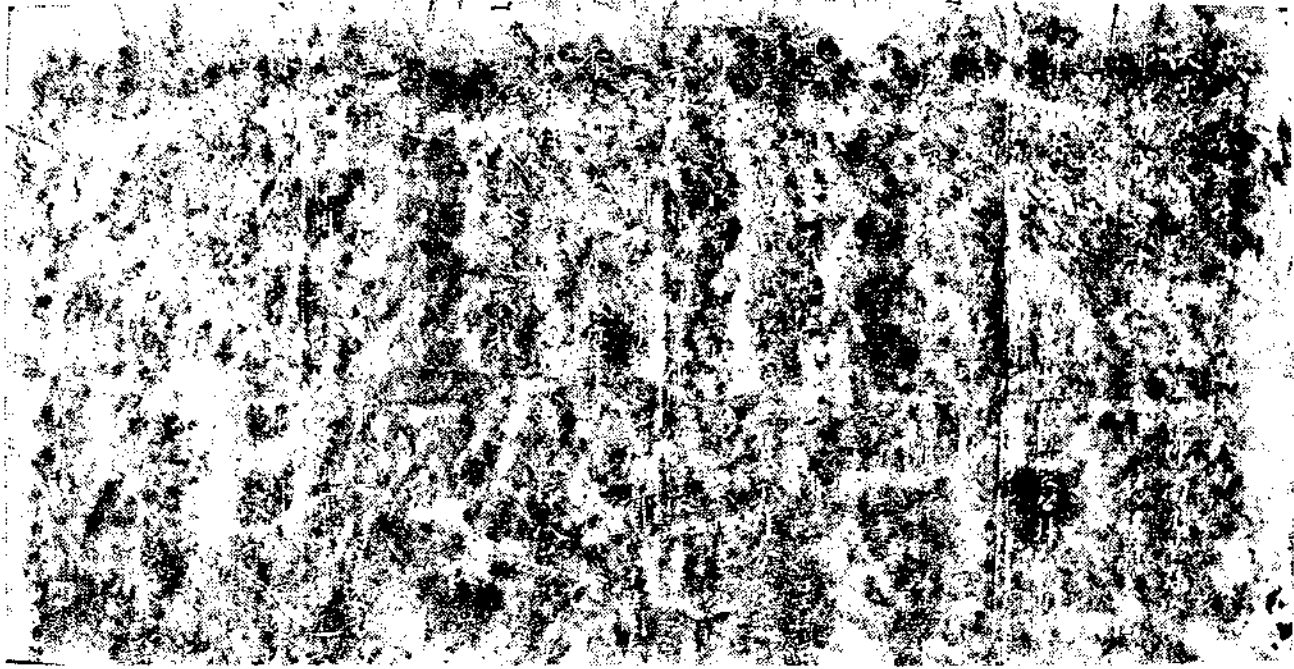
刻 石 園 西

書 方 端



拓度淑劉 刻石園西

書志鴻梁(下) 書藻齋祁(上)



采風新錄

七夕得千蕤伯冶寥士諸君和章再疊前均

釋 載

酒際歌聲動暗塵。彩雲一散修兼旬。孤懷坐歎邱無女。急足欣傳筆有神。海外波濤乘劫壯。秋初風月向人新。錢樓瓜果家家拜。永夕清愁起雁賓。

三疊均招飲

釋 載

多病

釋 載

多病文園帶減圍。更堪事事與心違。鈞轄撲瀝同無寐。燭輝飄流各失依。詩裏求詩寧有獲。夢餘尋夢已全非。江邨六月寒如許。經卷藥爐自掩扉。

梅雨兼旬涼甚

釋 載

曾聞夏淺勝春日。不道黃梅雨似秋。六月炎歊何許去。夜寒教檢越綾綯。夏淺却勝春。庚子山詩也。

夢 甌

釋 載

騎陽如火燦東阡。劫縛遺黎尚力田。天道好生疑已厭。人間相斫政無前三句。九飯尋常事。斗米千緡大有年。腹負將軍成一笑。還須夢甌恣閒眠。

新秋喜千蕤至酒次賦呈並畧同坐

釋 載

幽援沿溪隔市塵。柴門晝掩動經旬。時窮上策爭爲吏。兵去荒郊自審神。松竹已隨秋氣肅。肺肝欲洗露華新。君來發我狂歌興。但醉休論孰主賓。

異丈伯冶招游古林寺後至不遇因題僧壁

釋 載

龍泉挂壁匣生塵。一夢南隅過五旬。流輩半亡時與語。文章垂老不能神。翻翻烏鶴尋枝冷。冉冉芙蓉出水新。後夜銀蟾樓際滿。却思呼酒集賢賓。

雨 後

釋 載

懶出誰如我。荒尋亦後人。林深留晚照。秋淺勝初春。戒律森森在。題名處處新。津梁疲已甚。不必問全身。

園 桂 盛 開

釋 載

夜雨空齋耿不眠。閒翻閱集落鸞箋。雨香館裏蕭蕭曲。夢斷西山十五年。

天 風 吹 下 廣 寒 仙

釋 載

天風吹下廣寒仙。冷蘂衝人欲破禪。八十放翁慳見汝。讓余來作木樨顛。

居士孺林劣與儔。小山招飲綺無由。不須更說西來意。已占橋西十頃秋。

酒後欲雨客去却寄白露後一日

釋 載

力貧樽酒不曾空。客至猶堪與一中。乍報郊原
生白露。已嫌簾幙度微風。地偏雨意催歸騎。夜靜秋
聲帶斷鴻。誰信幽居無一事。郵筒日日策詩功。

備然

釋 載

水竹相望處。漁樵罷響初。幽花紅略約。驟雨淨
庭陰。更事多何補。謀生晚益疏。條然殘暑去。靈府若
爲憐。

雨中樓望

釋 載

絲緯無聲雁不飛。濕雲垂野冷成圍。平時雨足
閒耕積。樓步潮生沒釣磯。短世推排身已倦。故山破
碎老安歸。倚樓十日空濛裏。潤入琴絲手懶揮。

苦雨不出

釋 載

學種芭蕉聽雨聲。自家失笑葉愁城。空階點滴
心俱碎。竟夕淋浪夢不成。村路潦深車馬絕。溪橋波
漫橋欄傾。先生不出由天限。蛙黷從渠作意鳴。

暖晴

釋 載

暖晴潮送滿溪魚。袖手橋西笑老漁。有酒盈樽
時洗盞。無膏炙糗合懸車。蕭寥容膝三間屋。辜負擘
胸萬卷書。又見一年秋氣盛。斜陽烘桂坼花初。

晨興

釋 載

風濤新漲寒鷗港。露蔓疏花法蘭茶。深屋冷官



書 載 釋 李 樓 印 初

無一事。略耽禪飯不澆書。

題白霞居士藏康南海先生戊戌

與李提摩太書及癸亥題跋遺

墨卷子

堯 生

一紙千年碧血痕。堂堂問氣至今存。亡奴止坐
心無力。殺士寧知國有魂。湘水自沉猶未酷。鼎湖長
去祇餘恩。六飛慘澹秦關遠。試問何人是禍根。

中秋雨夜

堯 生

連年聽雨畫欄頻。水調黃州唱轉新。見說八荒
同夜色。若看明月更愁人。

晚雲

堯 生

陂上烏犍喂水還。晚來雲造半天山。最奇金色
屏風畫。龍女時時露髻鬟。

山寺

堯 生

夜涼鐘定有微風。瀑布松杉響百蟲。老去還山
思舊例。上章提舉洞霄宮。

旅夜

堯 生

茅店秋寒月墮西。夜深微雨竹梢低。行人祇算
明朝路。不是劉琨舊日雞。

己卯三月十二日憶鄭海藏先生

八十誕辰因賦

堯 生

苦學遺山與半山。誰云老子似癡頑。呂梁激浪
騰身入。圓嶠高花奮臂攀。天地有情開異境。秦龍何

意別塵寰寂寥三月春仍在一曲迎神定解顏

尊報

重過南陽路作
南陽路側海藏樓。古木蕭森夏亦秋。匡鼎說詩寧可遇。獨彈清淚過西州。

立名五首

尊報

人生能不死。秦皇久治國。萬物無紛擾。百族聽約束。無如不可致。難覓長生藥。所以立修名。志士實所獲。免舜號感治。百齡各逾額。禹勤治洪水。不蹈前覆轍。後世重堤防。于繇未為失。所以禹心傷。豐祀非飲食。

人生類幻化。歲月倏若馳。師友荷一顧。風義當葆持。循途千里駒。奮往不憚疲。修名既以立。亦以報所知。

貧士多奮發。後世忘艱難。積金不能守。藏書不能看。尚志匪易得。世網堪長歎。立名非一途。明哲履其艱。

身名貴俱泰。不使憂患干。既去復何有。形滅神終完。所以別賢愚。自來紛萬端。孟軻曰盡心。留與後人觀。

寄十園

尊報

宜晴宜雨欲秋天。鯉訊頻頻到竹軒。解識沽春吟白墮。何妨名子號青原。余字令子孝。情深江水長。無極景。願桑榆尚有言。蕭瑟滄洲罷游覽。聞尋朋舊已無聞。

偶檢行篋得高郁離文已酉秋在台州海門和先君七律二首黃蔗香兄所書也適同僑海

上郁文蔗兄並有詩詠之次韻奉酬 千 報

糧鑿僅存先世澤。篋中剩弄丈人詩。赤城霞作卿雲護。滄海塵隨逝水遄。坡老偶然留爪跡。峇郎差未負心期。白頭撰杖同驚嘆。重滄風林泣雨絲。

就中敬側滄翁字。綾紙分行細寫詩。揮灑雲煙猶記憶。摧頽陵谷共棲遲。通家北海情彌洽。故物遺山遇不期。珍重墨緣增感詠。殘年須鬢各如絲。

單雲翠微兩兄招飲秦淮水榭單雲有詩次和

千 報

偶然破夏作流人。石友開尊滿座春。四五年來容鬢改。萬千劫後市朝新。隨身竿木供游戲。照眼花枝伴隴淪。各檢酒痕襟袖上。湖頭西子定含顰。

鶴公送招水榭

燕集次其贈

千 報

伯治詩韻賦呈二首

人生那用皺眉頭。一醉能消萬種愁。此興知公原不淺。幾回同上酒家樓。

卅載重來已白頭。江山滿目令人愁。相從閒話秦淮舫。何處春風十四樓。

題大疏橋西草堂圖

千 報

分明一幅伏川圖。愛玩賢妻賦卜居。倒好嬉堪同拊掌。鷗波點



何子貞 金寶楚藏

筆樂相於

公媪鍾山老與偕。桃花流水此中佳。耦耕也有陶家婦。人境吾
虛那克諧。

次韻和守玄題章菴君夫人畫

墨梅

千 蕪

國姿初不御鉛華。貌入生銷致足誇。林下美人風氣明。窗前橫幅月痕斜。蕭疏竹屋宜借隱。樂
蘇張高士竹屋見。清遠鷗波稱作家。更擅玉臺都
鄭緝之永嘉記。講句西河一老累驚嗟。

為朱象甫先生題海天夢月圖

伯 治

風雲水佩認依稀。一枕游仙旋覺非。豈獨連
娟呼不起。畫師摹積亦成圍。

我 生

伯 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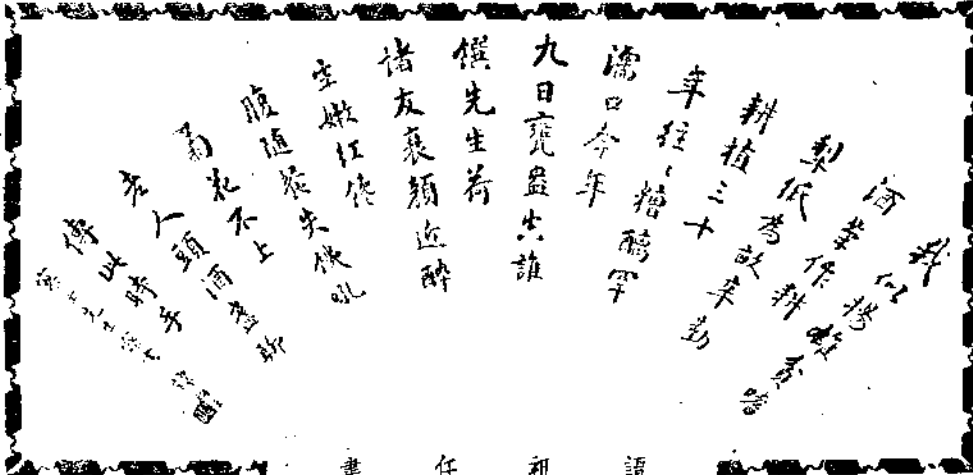
我生肝肺宅秋悲。爛醉微吟寫鬱伊。此意區
區猶錯進。酒能召謗甚於詩。

柱尊院長招飲寥士有詩即韻

賦 答

孟 莊

故人招我飲。見容且見意。酌彼竹林閒。席設
園中柱尊廷。百年在座。頰仰空天地。談吐清風生。分文與
析字。倉音首形聲。其中無奇秘。法簡以御繁。執此辨情偽。孤鴻天際
鳴。陳子獨稱異。是日集會者。一堂聚文粹。式燕主人公。聲名擅講肆。
兄弟出傳巖。傅藻隱部長第。天下仰其智。主人有東牀。品學都精致。



沈任堪乃。邂逅百年游。相逢識大義。二十五年與百年。在舟文不在
柱尊堪。茲乎知天將不墜。慨彼毀斯文。何足數。豎置聲應氣相求。惟道有足
嗜。今夕與傾談。何一非壺。遂既醉。慎威儀。賓主不文次。匪徒有文章。
道德皆深遠。慷慨獨不羈。何有馳極勢。我懷寥士
言。矢詩幸已記。

蘆中人

孟 莊

賈渡何曾識渡人。亡臣疑忌殺心。生子胥偏
作欺人語。反說漁翁溺自明。

驚稿有感

孟 莊

少年投筆老相隨。寫盡愁腸付亂離。敝帚千
金今自見。呼朋沽酒復奚疑。

送築公主浙

孟 莊

掄才願算極元元。良弼經綸出守藩。昔日琴
山從學衆。今朝竹隱濟民存。法平離亂如希準。計
活流亡比子溫。珂里郊迎賢者旆。應呼傳父到棘
門。

題釋戡先生橋西草堂圖

惘 悵

世亂何方挽鹿車。蔣山西畔暫為家。隔年樹
好來棲鳥。經夏葉成已噪蛙。爽氣未妨朝拄笏。畫
圖直欲壁籠紗。草堂千古相輝映。韻事還應勝浣花。

橋西草堂讌集次釋戡韻

惘 悵

飄座天花不染塵。淨名大室廣由旬。時窮始覺身為贅。吏隱還

欣筆有神歌板意忘渾莫顧。是日席間有詩。詩囊米致更翻新秋城。罷酒應長憶。眼底平生故老賓。謂千巽。

題金松岑餞春圖

霜杰

未覺春來欲餞誰。芳菲成妄復成癡。夜來些子禪塵著。殘月新鶯夢好時。

正坐隨緣一念差。多生慧業付唐花。而今殺雨清明後。長日焚香禮法華。

萬年橋月

霜杰

中歲從無玩月情。橋波能聳月空明。向來歌管傷神地。霜發回

小樓聽雨夢中得首二句醒後足成之 白葭

春雨細如絲。春心碎不支。樓臺人悄悄。院落夜遲遲。得句醒殘夢。挑燈記小詩。瞞人去潤物。生意已潛滋。板橋句夜雨。瞞人去潤花。

卽景

白葭

三椽小屋穩於舟。地是清閒景更幽。燕子掠波自來去。鴨兒戲水慣沉浮。垂楊影裏船艤岸。落葉聲中人倚樓。一卷吟哦無個事。不知蝸角有春秋。

偕眷游白鷺洲

慎園

方塘一角草亭西。夕照金波泛柳隄。蝶戀殘紅經雨散。鵲投濃



藏楚寶金 書行贈二查

看忍便行。

立秋後一日西風起有感

叔璣

落葉飄飄又報秋。江關三載此淹留。河山有恨歸雙鬢。風雨無人與共舟。復楚包胥空隕淚。亡秦張祿未封侯。一樽強醉終何益。慷慨長吟起百憂。

金甌非復舊乾坤。烽火連天白日昏。蜀道投荒悲望帝。滄波叩石痛冤魂。幾人肝胆親胡越。舉世蒼黃閱弟昆。太息夷吾老江左。壯心零落與誰論。

綠挾風啼。鬢邊臺榭新花樣。眼底滄桑舊燕泥。隔歲情懷成浩嘆。堪風鶴記分攜。

寥士先生贈詩次和

澧川

五老文章日月光。穀城詞隱更升堂。高軒過我淵雲彥。好句薰人班馬香。豈僅清尊流塊壘。待逢佳節話農桑。論文劫後真非易。休對菱花歎鬢蒼。

獻湖寥士諸公招飲賦謝

澧川

百尺樓頭擲解懸井中投轄意尤虔。便爲喬島三千客。更費曾
廚一萬錢。望重燕公推祭酒。量非左相愧當筵。相逢漂泊千戈後。半
勺情深萬斛泉。

張芾亭王西神陳歎湖寥士招飲并延林霜杰

高見思伊珍詞人同席

澧川

僅存漢殿魯靈光。千里趨瞻恨夕陽。蘇對林過極傾倒。子瞻有
詩杜于高適敢顏行。辯談共仰陳驚座。丰采同覩張子房。第五橋邊
結最美。今朝九老醉霞觴。

慰寥士喉痛

澧川

君房語妙解人頤。底事銜枚異昔時。咽下咸同南八氏。舌存憂
減魏張儀。也知骨鯁終須吐。未信聲音從此離。早晚仲山作喉舌。爲
公高詠丞民詩。

賀傅公築隱主浙

澧川

兩年算路事功存。去住推移總國恩。漫比錦衣還梓里。共覩高
節並榕門。臥龍有婦同憂樂。司馬開藩仗德言。父老遠來迎道左。驩
聲遙答海濤喧。

浙東從古富豪英。王道馳驅坦蕩成。雁宕山川添紫翠。商巖霖
雨慰蒼生。化行江漢資賢佐。課勸農桑試耦耕。績虎心思製錦手。剪
裁繡嶺覆杭氓。

寥士先生惠詩謝扇卽次原均

萊君

月明庭院自鋤梅。會向春風取次開。芳氣尚遲傳嶺上。却酬佳
句入簾來。

燦燦文星照九州。詎同夏箬亂螢流。團團米送涼風至。子美吟
懷欲賦秋。

詠所見

萊君

一夕豪情寄酒邊。翠禽花底擾無眠。並頭已足誇仙子。照影還
教媚洛川。曉鏡窺粧紅爛漫。霧縈被體態便娟。春風莫使韶光老。長
護芳菲鬪物妍。

臥病瀘濱感作示存問諸友卽呈寥士詩家

萊君

迢遞深宵痛繞床。強扶余輩冀晨光。漫天釀雨梅初熟。空谷聞
音病亦忘。暫得安心捐藥石。更憑溫語淡肝腸。此時健飯還相憶。爲
炷心香覓句長。

猶憶藤蘿著手栽。繁陰深處洞牕開。池塘水漲聽蛙唱。庭院茶
香省客來。詩緒欲隨歸夢墜。鏡霜彌感去時哀。病餘環宇如懸火。試
取齊紈一剪裁。

友人假寓夜宴招飲同座有馬公愚先生及陸

萊君

吸暑新蟬傍樹嘶。炎氛漸散夕陽低。吟邊賭酒依金谷。階次論
時肆碧鷄。瞬眼幾驚天地變。聚形原識死生齊。今宵坐月渾忘久。人
影潛移草屋西。

秋風乍起有懷寥士

寶楚

悠悠歲月情無限。黃葉秋風轉憶君。劫後流光渾似水。老來心
事亂如雲。十圍珍祕藏初印。一代詞宗此合羣。寰宇澄清果何日。故
鄉寇盜尚紛紛。

千巖先生薄遊金陵十園翠微兩參事伉儷設

席六華春款客十園詩先成和均有呈

呂 塵

水閣秦淮夏亦春。微添煙雨洗征塵。多聞自是書長熟。久客何能棄不貧。未肯罪言追小杜。猶應酒戶怯雙陳。寥士柱尊豈惟賢婦。殷勤意。龍性如君卻已馴。

再疊均呈佩老

呂 塵

每接清談一座春。還欣得御李膺塵。暫遊京國非無遇。用後漢獨立人間未易貧。可但待君於季孟。敢期班我在黃陳。子蘇門黃陳也。摩天鷹隼誰能料。也似塔除烏鵲馴。

太疎丈召飲橋西草堂呈謝三疊贈佩老均

呂 塵

夏寒疑有殿餘春。地僻應無世上塵。庾信小園宜可賦。何曾方丈不能貧。東南人物尊前盡。平遠山容格外陳。久作公家門下客。暫來也似白鷗馴。

題單雲閣詩思圖用柱尊先生均

呂 塵

誰耐拘虛守小窗。况攜綠筆禮陵江。孟郊隻句還能畫。秦系偏師定受降。秋夢故應無遠近。閒雲也自有單雙。問君底事攢眉坐。不賭城南酒百缸。

謹題十園秋思圖

呂 塵

秋娘粧鏡秦淮水。詞客奚囊豈菜橋。故園平居無限思。如椽彩筆待君描。推十合一方為士。多思工文最感秋。何日黃橋同一舸。水雲詞筆婉娘喉。

徐碧微屬題蘭花畫軸

芳 登

風雨挑燈讀楚辭。美人香草寄相思。靈根九畹非凡品。眼底軍芳一例嬌。

雪 柳

子 裁

陌上殘枝正白雉。多情滕六却春裝。未垂青眼河坊白。纔露梢頭已染黃。合是冰堅成勁直。不因風起便顛狂。從今迎送都門柳。可笑勞人兩鬢霜。

雪柳奉同子裁作

穎 人

雪來柳往歲為期。忽違同時亦一奇。樹稼官應稚圭怕。衣花祥尚謝莊疑。春心苦被寒威劫。物候終隨月閏遲。願借芭蕉右丞筆。白門教染縞千絲。

讀吹萬樓日記節鈔後賦塵吹老

劍 平

百年生死總成空。祇有靈犀隔世通。一字一言堪一慰。孝心原與佛心同。

佛說前因信有之。亦參禪悅亦吟詩。疎香室裏娛親日。自願蓮台證果遲。

永隔人天喚奈何。而今消釋舊疑多。真靈不昧神長在。一意慈悲禱息戈。

亂世何堪逆境加。也將示我夙根耶。幽明唱和開今古。悟徹禪機性不遮。

偕元玉夢薇遊古林寺

者 秋

城郊一角動行吟。杜壁蛛瑤壑岫深。墜地長懷足吞吐。此心隨處有山林。流天鐘韻曾初戒。匝樹鴉鳴未盡沈。盈取白雲還贈客。重來車轍共須尋。

題香妃遺像

景秋

秋。茄。吹。落。天。山。月。毳。氍。染。出。馬。支。血。蛾。眉。慄。慄。列。戎。行。可。憐。作
 俘。赴。金。關。君。王。重。色。不。加。夷。冊。賜。貴。妃。示。恩。慈。宸。衷。眷。顧。已。臻。極。六
 宮。寵。愛。移。於。斯。徐。命。畫。工。寫。顏。色。雪。膚。花。貌。誰。畫。得。明。裝。佩。劍。儼。如
 生。天。然。麗。質。出。西。域。又。詔。賜。居。寶。月。樓。家。山。望。斷。日。悠。悠。元。臣。故。老
 不。得。見。終。朝。涕。淚。逐。血。流。新。息。國。破。媿。無。語。關。山。迢。遞。空。延。佇。此。時
 難。作。墜。樓。人。別。殿。承。恩。轉。悵。楚。復。仇。殉。國。兩。未。能。含。酸。茹。苦。淚。填。膺
 慈。寧。宮。詔。忽。地。至。宛。轉。就。死。三。尺。綾。嗚。呼。香。消。玉。隕。長。已。矣。千。秋。遺
 恨。斜。陽。裏。

游滄浪亭

詔九

峻。嶂。古。石。鏡。荒。洲。隱。約。疎。篁。露。地。樓。儘。有。先。賢。來。息。影。又。教。過
 客。獨。凝。愁。斷。碑。零。落。迷。芳。草。遠。樹。蒼。茫。接。素。秋。亭。外。閑。雲。流。不。盡。送
 迎。今。古。幾。時。休。

秋興

劫之

蕭。瑟。因。林。淡。淡。花。風。光。半。在。野。人。家。都。云。秋。後。山。逾。好。只。恨。陰
 霾。盡。日。遮。

蟲。聲。唧。唧。雨。瀟。瀟。中。酒。情。懷。夢。未。消。可。惜。秋。涼。無。著。處。空。庭。悔
 不。種。芭。蕉。

風。聲。半。挾。雨。聲。來。幾。處。人。家。動。翦。裁。適。意。王。孫。多。遺。興。嗚。嗚。那
 解。客。心。哀。

短。檠。照。夢。怯。愁。長。臥。聽。鐘。聲。似。故。鄉。欲。寫。秋。光。渾。不。盡。南。窗。一
 枕。太。風。涼。

中元前夕

劫之

秋。宵。寂。寂。露。盈。盈。似。水。天。街。似。水。情。四。野。蟲。聲。鳴。得。意。幾。家。人
 語。苦。謀。生。愁。多。只。好。聽。歌。去。亂。甚。富。堪。買。醉。行。一。影。隨。身。同。我。舞。月
 華。何。處。最。分。明。

詠鳳凰樹花 又名程程木

玉坡

呼。爾。程。程。不。解。愁。葉。如。鳳。尾。幾。生。修。奇。妝。恰。似。生。黎。女。亂。把。紅
 花。插。滿。頭。

寒窗獨坐有澗上思搦管成此

憐蛟

江。南。端。合。戀。溫。柔。一。片。柔。情。一。片。流。流。到。廣。陵。潮。裏。去。聲。聲。如
 咽。古。筍。篔。

昨。宵。飛。夢。廣。寒。宮。天。鏡。雲。裳。迥。不。同。豔。影。剎。那。嘆。奇。絕。醒。來。猶
 覺。玉。玲。瓏。

風。樓。延。覽。五。雲。高。中。有。佳。人。吹。玉。簫。一。曲。落。梅。如。怨。慕。綢。繆。渾
 似。下。醇。醪。

半。含。癡。態。半。含。羞。濃。似。春。雲。淡。似。秋。含。笑。拈。花。太。幽。默。昔。人。要
 月。上。簾。鉤。

雨過山行

鶴濂

千。松。雨。過。化。一。綠。岸。柳。江。花。渾。如。浴。行。看。牧。兒。山。脚。眠。草。鞋。掛
 在。牛。之。角。

單雲閣詩

戊寅孟秋 家
樵 題 士

瞻園燕集

與高固叟張者公許彝定王克循曹靖陶五參事公
謙梁院長衆異蘭副院長畫巨譚祕書長瑛青于瞻園並
邀楊委員長翰西作陪

繁星胥奇石。墮地卓靈秀。聚此千嶺岷。賜邸中山舊。
佳日傲清宴。同賞敏瘦透。倚雲見孤標。友松足長壽。縹渺
僊人蹤。池邊忽邂逅。倚雲友松仙。洞探膽石幽。伏虎三猿守。
膽石伏虎三。開濟能將將。魏國垂世胄。勝棋得湖墅。益見
君恩厚。師尹亦赫赫。庶民瞻園囿。藩署覓清榜。致爽題新
構。梁院長爲楊委員
長題致爽軒額梁公掌彈印。拯民出昏昏。顧侯久解甲
。今輔公左右。譚翁方北來。談藝何樸茂。聞曹參政事。托
庇藉藏陋。良庖精烹割。純青視火候。治國亦若是。反掌效
立奏。榴火照睡蓮。枕流石可漱。緬懷徐武甯。元戎著勳懋
。更思乾隆盛。承平向日又。清醪且言歡。惡詩願見宥。

千巖來游白下會飲河房賦贈

頻年都作亂離人。長憶西湖夢底春。鐵軸已隨兵劫盡。
米鹽正逐客愁新。猶能水閣聯觴詠。可有谿山屬隱淪。酖毒
何關醉婦事。應憐鍾阜亦深罇。

莊呂塵自滬來有詩見貽次答

兵氛未淨子能來。就食京華斂費才。太息玄黃仍戰伐。
因何甲乙更排推。好詩且慰愁邊眼。苦酒還紅醉後顛。惟有
斜陽澹無語。依然靜照到蒼苔。

端午太疎招集橋西草堂

橋西澹碧界疎籬。酌我金盞幾度會。剝木爲門猶長葉。
圍花作屋最宜藤。高懸蒲艾欣逢午。靜伴鷗鷺略似僧。豈是
尋常行樂意。將軍骨相正峻嶒。

謝李澧川招飲並示西神芾亭鄰

袁顛齋及伊珍女士

百粵詞源作有光。論詩賞酒莫辭狂。鍾山排闥如名宿。
甌海傳家得瓣香。謂伊
珍直以文章求氣類。同攜涕笑感滄桑。
清尊外即應歸地。刻意傷時筆已蒼。

謝萊君夫人贈箋

幾入解賞宋時梅。妙手勻脂點地開。萬世春光都占了。
暗香拂拂袖邊來。
舒蓮佳蕙著杭州。翠墨題詩韻欲流。自有仁風披四季。
非徒宜夏不捐秋。

柱尊招飲席上贈築公子孟莊復天

任戡百年

健談兼豪飲。合座兩快意。脫劫非無天。逃醉猶有地。
沉澗相應求。商略到文字。馬公(孟莊)著倉音。妙發原始秘。
。彈精幾冥搜。疏訂眞與僞。守玄(柱尊)今大師。抉微考同
異。取徑迥不同。絕詣純乎粹。二傳(築隱復天)皆淵淵。博
識蘊閎肆。出君橫中珠。益我囊底習。任戡美才華。爲文有
古致。百年極練達。了了明大義。會合證夙因。流風挽將墮
。我輩餘結習。蠶薄肯棄置。因詩見眞我。醇醪別俗嗜。遠
探星宿海。修能願庶遂。飲醇如飲德。疏襟披園次。勝集豈

無時。裏言如許遠。讀書務求信。取友必其摯。一斗吾亦醉。五言以爲記。

人鶴部長招同霈漱柱尊靖陶次

溪集飲秦淮水閣

詩人溫厚酒人雄。秦淮水閣盤蔬豐。酒清便是飲中聖。惟恐囊空惟恐杯不空。賢主今日秉酒政。曠懷肯與詞流同。醉紅裙。飲文字。中流砥柱欲挽東流東。起看氛縷徧環宇。蒼天殆將盡捲大地還鴻濛。有酒不飲亦癡事。何如一醉打破愁城奏凱功。

題橋西草堂圖爲太疎夫人林

衛媛女士作用杜工部萬里橋

西一草堂韻

俯仰乾坤幾草堂。橋西水碧即滄浪。奚囊錦字搜新詠。鄰架叢書鬱異香。豈有江山受醜毒。非徒詞賦積悲涼。深閨畫本留深意。醉墨題詩恕我狂。

柱尊以亡女蕙英畫冊索題

桂林山水天下奇。孕此蘿村奇女子。芳華綽約纔十五。以蕙命名比蘭芷。阿父碩彥破萬卷。女亦通慧耽文史。餘緒放筆染縑素。能攝嵐黛爲山水。山有佳色水有聲。嶙峋泮泮出纖指。幾年流寓黃歇浦。構圖却與故鄉似。黃翁實本是黃海人。心法眞傳成絕技。師弟嚮往皆名山。瀑松榮夢非偶爾。並世幾人稱神品。不信巾幗乃有此。造物生才又忌才。兵間流轉竟不起。識與不識心共摧。明霞消散掌珠委。二九不足二八餘。人天撒手悲稚齒。畫稿眞似豹留皮。精靈宛在長

不死。我今展卷三嘆息。形縱恒化神自適。且作山林隱遐想。重泉冥漠猶尺咫。

無染屬題聲道人李芳谷繪聖泉

寺圖卷

道人聳于耳。而不聳于心。靈竅無隔闕。能知山水音。希聲默相感。不用絲竹金。寶竈聖泉寺。乃在岱湖濤。世塵未許流。茅結蒼翠深。俯拾即畫稿。策蹇想幽尋。層層嵐與黛。展圖撲我襟。無染具畫癖。藏此意尤欽。何時導我往。探勝同登臨。指圖以爲券。梵唄猶惜惜。

詠所見和菴君夫人韻

腮際紅雲度鬢邊。長眉澹掃損春眠。風裳灑灑宜三夏。霧縠冥冥隔一川。裊轉重回波淼淼。花開頓折影娟娟。香奩不負金龜婿。卅六鴛鴦各競妍。

和柱尊雞鳴寺下避暑作

心清原不流紅塵。荒草年年積翠茵。盡鼓吹涼蟬曳耒。萬叢瘦碧獨吟人。

微吟

街燈照圍樹。澹碧盪輕雲。獨有無眠者。微吟到夜分。

夢中作

聯珠證心印。倒屣追芳躅。貽我綠綺琴。冷冷通款曲。熱情堪煮夢。苦語欲離肝。玉臂曾親把。朱絃試再彈。

追懷新城新藏博士

文化泯國隕。一脈東海東。丁丑遘事變。仰天兵氛紅。

秣陵本藝府。深恐一炬空。劫餘冒烽鏑。將譚瘞厥躬。以身殉文物。物存公竟終。芳烈長不朽。見物輒思公。壁完馬齒長。吉蠲光融融。

與采朱遊莫愁湖勝棋樓

濃碧陂塘蔚作霞。盈盈一水莫愁家。荷衣十頃清無暑。把臂誰來賞藕花。

八年未叩石城西。棋散樓空鳥自啼。遺像倖存兵劫外。危關倚遍總悽悽。

鶴濂屬題紅茶山房煮茗圖

茗甌澹碧山茶紅。花前煮茗應虛空。花事茗事兩清絕。高吟豈必窮而工。茶能破睡花解語。一房涼月生于東。

題吹萬樓日記節鈔寄贈吹萬並示芳野

寧珠墮重泉。膝前悲失耀。人鬼忽感通。依依承歡笑。哲理細研討。貫通極精妙。幽明唱和頻。雅韻見才調。日錄語不妄。靈光永相照。

柱尊作山水系詩見貽次韻報之

一徑蘿陰翠到扉。朱絃揮送白雲飛。無心若化蒼生雨。却看功成緩緩歸。

無染屬題與寒翁月色合作此子

景小幅

藝人生並世。會合非偶然。乘興各揮寫。嶙峋石一拳。愛此些子景。妙自元人傳。咫尺勢千里。膚寸生雲烟。氣足收泰華。丘壑自可專。鉅細唯心造。熟視何別焉。寒翁悲怛

化。遺墨神猶全。物論齊可耳。石言吾能箋。漱齒一砥礪。下拜學米顛。

悼孫寒厓先生

文名書法比雙吳。(先生與吳稚暉齊名，又廉南湖夫人吳芝瑛書法極似先生，)老閱滄桑萬念枯。何日歸來華表鶴？白波殘月總模糊。(先生為余書聯二，其一云，瘦竹枯松寫殘月，白波青嶂非人間，)

輓溥常法師

七塔建唐代。吾甬大叢林。無志師所憾。蒐輯丐余任。開廚飯香積。同聽鐘磬音。華嚴最心得。微妙參精深。一別逾六載。魚雁兩沈沈。戰後聞闐寂。萬感襲我心。文字證緣法。懷舊一悲吟。

次韻酬鶴柴丈

疎桐涼佈綠雲天。佳處堪題滴翠軒。冷竈千家居沃壤。平蕪一片接中原。蕪蕪欲證南華旨。瓌瓌還成北夢言。撲去京塵黃十丈。澄江如鍊照吾園。

謝公墩

謝去王來姓屬王。荆公去後草荒荒。而今墩在何人愛。半付朝陽半夕陽。

萊君夫人自滬寄詩次和

長衢車水馬頻嘶。高閣清吟月漸低。忽聽陽春歌白雪。欣看獨鶴立羣鷄。時艱未許官身退。世變真成物論齊。胸次華山收已得。詩壇將將擬征西。

飲守玄閣

疎林結綠蔭高樓。美酒還將美意酬。一局中央平未得。單絃數柱感難休。燈邊讀畫思山峻。醉後哦詩比水柔。澹泊堪明吾輩志。鷓鴣寺外正初秋。

題程蕪盒爲顧子山作葑山紀遊

圖卷

劇踏葑山湖道光。程翁畫筆最清蒼。關紅一舸花千頃。翠葉田田玉面涼。

詞人老去百餘年。韻事猶將畫本傳。今日北湖歸我輩。高吟未肯讓前賢。

在尊屬題某君墨梅次韻

銅餅紙帳伴寒華。玉手調羹自足誇。墨彩飛時香澹蕩。暗香動處影橫斜。竹松契合眞三友。雪月因依本一家。不着燕支神韻卓。占來喜訊莫咨嗟。

千鞋來京酒次釋戡有詩次和兼

呈人鶴部長及諸同座

心底桃源不泥塵。仙凡知隔幾由旬。中年涕笑傷哀樂。亂世文章泣鬼神。薄醉情懷驚節換。嫩涼況味感秋新。盟詩且作江山主。萬象紛更盡是賓。

聞歌再次釋戡韻

歌聲三日繞梁塵。肉味渾忘過九旬。祇願有情成眷屬。誰云無補費精神。朱絃欲得周郎顧。白紵能翻樂府新。卻似鳳鳴朝闕後。惜惜諸韻莫非賓。

釋戡三疊均招飲三和原均示同

座

尊酒能溫寂寞塵。更番嘉會不逾旬。詩傳壺韻才無敵。醉憶前遊語有神。土沃移栽叢桂密。雨收磨出月輪新。波濤四海酣爭霸。六代江山孰主賓。

有感四疊釋戡韻

手抱明珠出暗塵。三秋一日况經旬。滄桑不著渾忘我。感慨能工自有神。周鼎人人堪問重。湯盤日日又銘新。細參物理原無住。百代浮生盡是賓。

無題

吐納千春不算奢。銖衣綽約費周遮。眉痕澹似谿邊月。酒量濃于錦上花。三沐三薰歸聖潔。一絃一柱黯年華。香奩微意誰能會。涕笑相看認未差。

送築公主浙卽次某君夫人到杭

見懷元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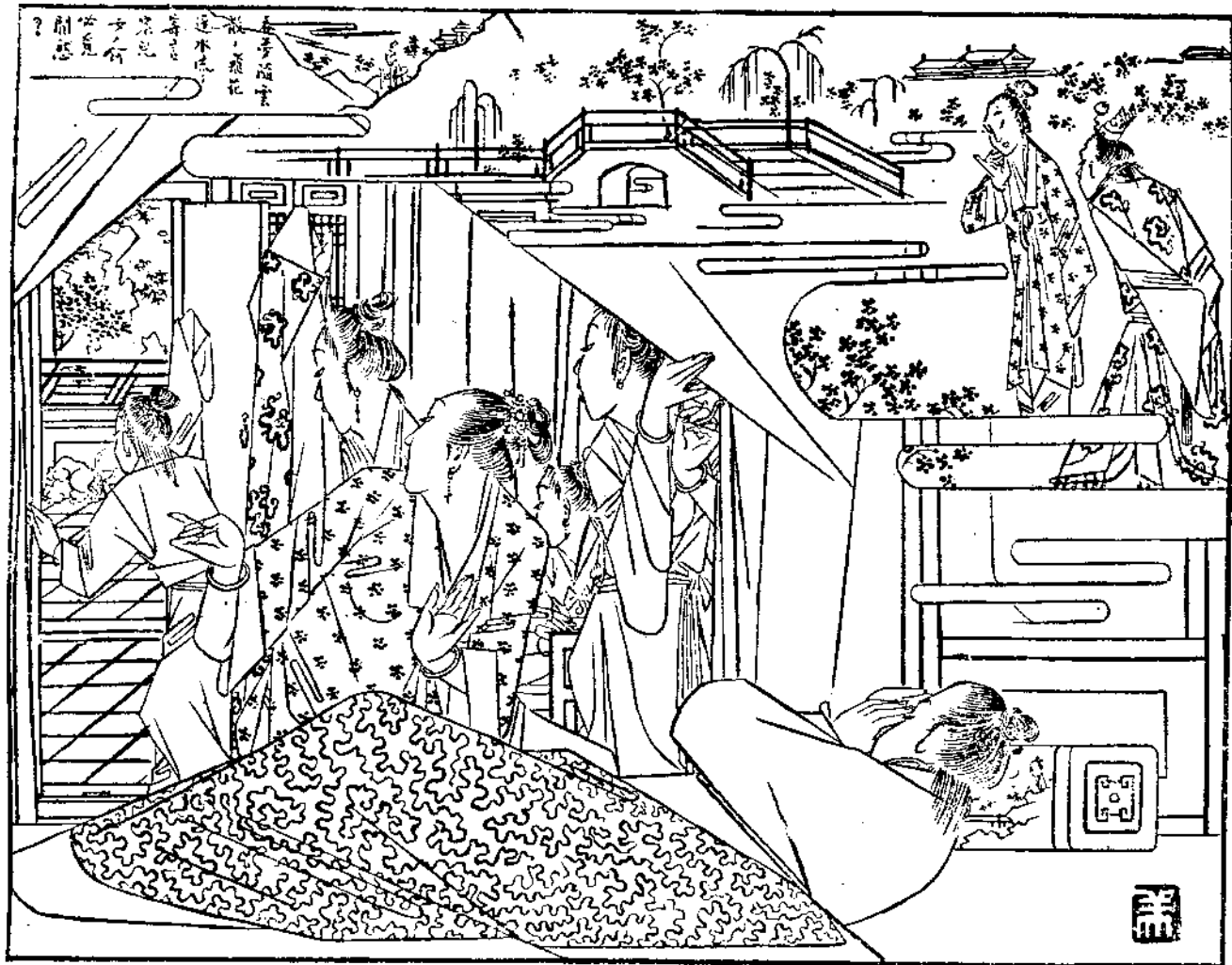
京中啓節嫩涼初。到日西湖畫本如。施政兼循蘇白轍。求賢頻寄秣陵書。九秋稻稷豐登際。兩浙江山戰伐餘。王道看從歸往起。人烟指顧集村墟。

感懷再疊某君夫人韻

剝極還當占復初。循環天理近何如。誰詮賈子過秦論。欲仿唐人乞米書。苦雨悽風開朗後。殘山賸水拄撐餘。粗官自笑長差澀。但有高吟出里墟。

題畫

癡雲亂瀑繞柴扉。愛看朝曦上翠微。春夢紅肥秋碧瘦。幽香難浣薛蘿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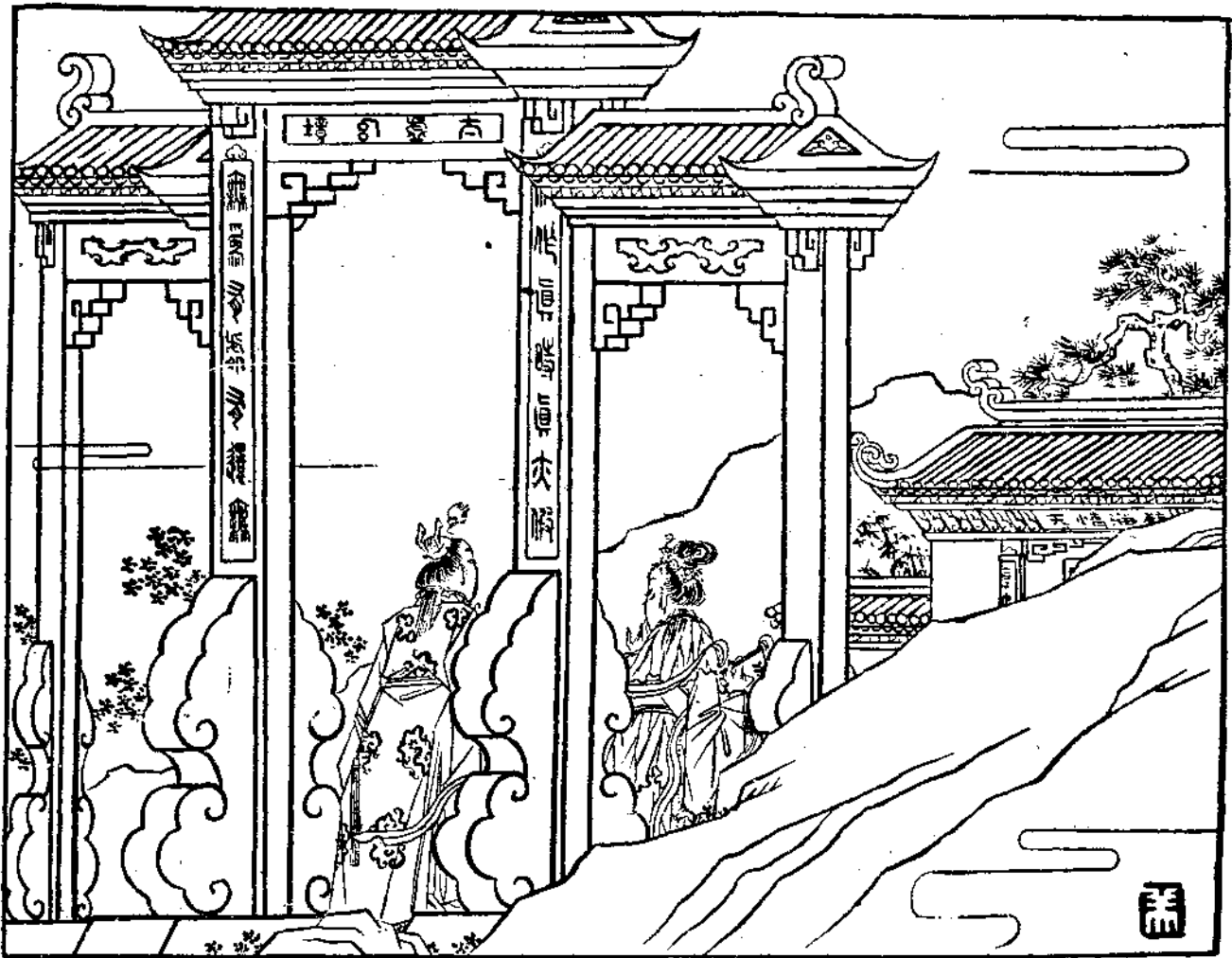


紅樓夢

曹涵美選畫

十一：賈寶玉神遊太虛境

秦氏便吩咐小丫鬟們：好生在簷下看着貓兒打架！那寶玉纔合上眼，便恍恍惚惚的睡去，猶似秦氏在前，遂悠悠蕩蕩隨了秦氏，至一所在，但見朱欄玉砌，綠樹清溪，真是人跡不逢，飛塵罕到，寶玉在夢中歡喜，想道：這個去處有趣，我就在這裏過一生，雖然失了家也願意！強如天天被父母先生刻責。忽胡思之間，聽見山後有人作歌曰：「春夢隨雲散，飛花逐水流；寄言衆兒女，何必覓閒愁？」寶玉聽了，是女兒的聲氣。歌音未息，早見那邊走出一個麗人來，鬢鬢嬈嬈，與凡人不同，有賦爲證：「方離柳塢，乍出花房；但行處鳥驚庭樹，將到時影度迴廊，仙袂乍飄兮聞麝蘭之馥郁，荷衣欲動兮聽環珮之鏗鏘；態笑春桃兮雲堆翠鬢，昏綻櫻頰兮榴齒含香；盼纖腰之楚楚兮風迴雪舞，耀珠翠之輝煌兮鴨綠顰黃；出沒花間兮宜嗔宜喜，徘徊池上兮若飛若揚；蛾眉顰笑兮將言而未語，蓮步合移兮欲止而先行，羨彼之良質兮冰清玉潤，慕彼之華服兮燦燦文章，愛彼之容貌兮香培玉斂，美彼之態度兮鳳翕龍翔。其素若何？春梅綻雪，其潔若何？秋蕙披霜，其靜若何？松生空谷，其豔若何？霞映澄塘，其文若何？龍遊曲沼，其神若何？月射寒江，應慚西子，實愧王嫺。奇矣哉！生於熱地，來自何方？信矣乎！瑤池不二，紫府無雙。果何人哉？若斯之美也！」寶玉見是一個仙姑，喜的忙來作揖，笑問曰：「神仙姐姐！不知從那裏來？如今要往那裏去？我也不知這裏是何處？望乞攜帶攜帶！」



紅樓夢

曹涵美選畫

十二：警幻仙掌司風月債

那仙姑道：吾居離恨天之上，灌愁海之中，乃放春山，遺香洞，太虛仙境，警幻仙姑是也。司人間之風月債，掌塵世之女怨男癡，今因知風流冤孽纏綿於此，是以前來訪察機會，佈散相思，今日與你相逢，亦非偶然！此處離吾境不遠，別無他物，僅有自採仙茗一盞，親釀美酒一甕，素練魔舞歌姬數人，新填紅樓夢仙曲十二支，可試隨我一遊否？寶玉聽了，喜躍非常，便忘了秦氏在何處，竟隨了仙姑至一所在，有石碑橫建，上書：「太虛幻境」四字；兩邊一副對聯，乃是一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轉過牌坊，便是一座宮門，上橫書四個大字，道是：「孽海情天」。又有一副對聯，大書云：「厚地高天，堪歎古今情不變；癡男怨女，可憐風月債難酬。」寶玉看了，心下自思道：原來如此！但不知何為古今之情？又何為風月之債？從今倒要領略領略！寶玉只顧如此一想，不料早把些邪魔，招入膏肓了。當下隨了仙姑，進入二層門內，只見兩邊配殿，皆有扁額對聯，一時看不盡許多，惟見幾處寫着的是癡情司，結怨司，朝啼司，暮哭司，春感司，秋悲司。看了，因向仙姑道：敢煩仙姑，引我到那各司中遊玩遊玩，不知可使得？仙姑道：此中各司，貯的是普天之下所有的女子過去未來的簿冊，爾凡眼塵驅，未便先知的。寶玉聽了，那裏肯依，復央之再四，警幻便看這司的扁，說：也罷！就在此司內，略隨喜隨讀罷。

集 湖 後

後湖賞荷

雜唱 廖士

綠蓋千萬柄。一一插琉璃。遊艇似鸚鵡。雙雙花下嬉。

空碧漲成海。紅芳凝作霧。忽聞櫂歌聲。繚繞花深處。

出泥卽離垢。跪水不受塵。人面欲羞花。花面欲羞人。

斜陽湖水煥。初日露華開。欲識清香味。五更打漿來。

和作

采朱

翠蓋插琉璃。紅裳跪空碧。遊艇穿如梭。倩影羞鸚鵡。

十園招游北湖臨水

茗坐歸飲其家卽

事賦贈

千蕘

小別陵湖十載強。再來不覺鬢蒼蒼。飲茶尼水遺長史。持杖從游有季方。

令子馬。午同游。青蓋亭亭留我住。黃塵袞袞笑人忙。多君舊是高陽侶。更爲傾壺醉一場。

柱尊招同千蕘復天



荷 花 章 菴 君 夫 人 作

榆生惠衣
次溪無染
任戡置酒
後湖遊艇
賞荷無染
爲作圖卷

廖士

艇移水佩風裳外。人醉詩情畫意中。一瞥輕陰天未暝。鷄鳴墟外挂長虹。

和廖士後湖賞荷均

葉君

記從曲院賞風荷。劫後遊蹤到曲阿。回首西湖成夢憶。秣陵詞客淚痕多。不着窮通句更工。披襟且受芰荷風。山青湖碧須眉綠。遠觀斜陽一抹紅。看花如霧葉如雲。淨極清香靜裏聞。無染筆端泥不染。寫花與客兩氤氳。

取涼暫喜來城外。萬柄披離入畫中。灼若洛神塵不染。雨餘湖上賞垂虹。漫移小艇入新荷。一片澄漪轉曲阿。採得雙蓮欣製曲。那知君子苦心多。靈均吐句更誰工。堪集芙蓉挹露風。身入綠波如濯錦。盈盈無語映衣紅。水村月落淨無雲。風送漁歌隱可聞。

到此渾忘身屬我。早隨清氣入氤氳。

日暮與李千巽傳復

天龍榆生陳寥士

張惠衣張次溪段

無染諸君及沈希

乾女夫泛舟後湖

對酒賞荷無染為

作畫即題其後

柱尊

才登畫舫別羣塵。已覺荷香撲鼻新。

市近臣心清似水。日長天意倦於人。

偶添諧興同方朔。便恐詩聲感洛神。醉

裏不知身入畫。他年憑認夢中身。

題無染寫北湖賞荷

圖次守玄均兼呈

同遊諸君

千巽

移舟畫裏記前塵。千葉田田作意新。

不分老為林下客。(荆公題定林寺壁

詩定林自有主我為林下客)相逢都是過

江人。碧簫吸盡豪無量。素幅渲成妙入

神。認取玉容消酒候。茗柯實理水雲身

與次溪約柱尊惠衣

運之叔璣歷生無

染任戡飲後湖舟

上賞荷

寥士

湖山與天野。融此四重碧。萬柄葉

田田。動宕青瑤宅。幾日疎遊蹤。新翠

添百尺。出水紅蕖繁。火織不能赤。佳

客共歡愉。一篙波心濤。詩聲雜歌聲。

俊永出肝膈。鬢影涵清尊。時時浮大白

。碧筒代飲器。雪藕手自擘。頗疑曲阿

外。天地皆踟躕。生辰屈指邇。芳華致

足惜。愛蓮愛其淨。相看真莫逆。冥搜

大如輪。妙語欲近釋。

奉和寥士先生後湖

燕集詩原均

惠衣

出郭風淡蕩。窈窕遠遠碧。珍此萬

荷花。水天以為宅。雲盡波未窮。高下

迷咫尺。坐憐深柳陰。銷此日色赤。並

舟入曲澗。水激聞瀟瀟。微瀨濯冰魂。

幽香動吟膈。時見水禽飛。未礙荷背白

。置酒陳盤飧。雪藕纖刀擘。心知林野

寬。曩胡甘踟躕。久嬰塵網中。悵爾成

追惜。世說日紛紜。頗與時相逆。今茲

俛仰間。倘許沉憂釋。

後湖泛舟即事錄呈

寥士次溪兩公

運之

方舟連轡足嬉娛。半日淹留又此湖。

紅趁夕陽搖菡萏。青浮弱柳榜菰蒲。

書工急就誰偏解。歌雜方言韻自殊。絲

竹東山尋樂處。待從江左識夷吾。

十園次溪兩兄招同

柱尊歷生子雲無

染裕京希乾諸君

遊後湖

叔璣

道暑來尋郭外艘。方舟容與敞蓬窗。

紅粧翠蓋千萬柄。白鷺黃鸝三五雙。

美酒盪胸狂作態。名花解語韻生腔。諸

公莫作承平會。鐵馬金戈正亂樅。

虎踞龍蟠土一邱。英雄霸劫掃孫劉。

江山割據歸吾黨。湖水漣漪好放舟。

琥珀色深添酒淺。芰荷香遠入茶甌。謝

安攜得東山伎。不信佳人祇莫愁。

劫灰飛後厭言兵。淨拭烽烟眼乍明。

北客初來揮麈尾。南冠從此聽蟬聲。

溯洄有地容篙楫。沈湎何心問濁清。我

是江東老羅隱。未妨吟嘯傲公卿。

六月十九日與柱尊

約築公菴君伉儷

遊湖為雨所阻

寥士

賞荷玄武水。屢共守玄翁。寄語劉

樊眷。何時一舸同。

入梅梅已出。反聽雨瀟瀟。冥想田
田盡。靈珠萬顆跳。

斜陽涼似月。淺草厚于苔。一曲荷
花塢。初晴好再來。

次寥士詩家原均

寥士

荷苑涼于水。開尊待醉翁。眼前真
絕勝。此樂竟誰同。

塵喧雲外絕。呼莽聽瀟瀟。遠碧新
痕漲。大魚時一跳。

雨歇林何淨。高城滑翠苔。分明前
約在。伯且竟無來。

頌自後湖歸戲作一

絕呈寥士詩家笑

笑

雨後山河絕點埃。荷亭面面白雲開
。幾人並世能心會。他日晴時更獨來。

次和菴君夫人獨遊

後湖韻

寥士

出水芙蓉不受埃。湖波如鏡面霞開
。輕車獨賞跳珠雨。何似連吟放櫂來。

疊韻示菴君

寥士

興廢垂青史。陰晴叩碧翁。荷花嬌
欲語。索解倩誰同。

雨中紅款款。風外碧瀟瀟。識為蓮

心苦。芳心暗自跳。

千花紅欲染。一水碧于苔。消受清
涼境。還須打漿來。

築公菴君伉儷招同

柱尊惠衣之碩任

戡集後湖荷苑並

水佩風裳窈窕粧。扁舟巡徧芰荷鄉
。花間若起盟雲閣。青蓋亭亭助冷香，
記所語

但飲清香不需酒。每思俊語輒題詩
。會心不遠知音在。照影何須感鬢絲。

築隱菴君伉儷招遊



後湖賞荷圖 段拭作

放舟賞荷

寥士

吹涼戶過菴蒲雨。賞寂宜同澹宕人
。我輩且成真率會。為花預自祝生辰。
佛言離垢即初禪。南北東西盡是蓮
。若例一花一世界。心光便足照三千。

後湖賞荷同游者

陳寥士張惠衣何

之碩沈希乾

柱尊

仰看天際萬重山。俯弄尊前百頃瀾

。照水花光驚婦豔。吟荷風骨似郊寒。
洛神賦罷期同醉。柱以酒傾
獨難。某君女士先何日時平結茅屋。年
年把盞共垂竿。成七律二首

與寥士及柱尊惠衣

兩師遊後湖

某君

開尊塵外放豪情。環翠生涼雨乍晴。
掠水閒鷗驚客遠。入荷雙燕挹香清。
更誰弭節修初服。緊我明心覓舊盟。願
與洛神同一醉。柱師以杯酒揚靈還繞大
江橫。傾入湖中

相期荷苑日初斜。渴飲甘漿剖雪瓜。
顧影乍驚詩骨瘦。雄心又見鬢霜加。
寥士適村前沽酒爭爲主。某士爭作汀際
停橈共賞花。但愛林塘無溽暑。屢分餘
晷訪蒹葭。

某君夫人屬和後湖

二律

某士

靜參綠意鬧紅情。卻喜重陰換嫩晴。
依水漁歌流韻澹。浮汀鷗語隔花清。
禪機偶悟青蓮偈。詩國同爲白水盟。三
十六陂皆淨土。鐘山無語鬢邊橫。
碗水垂楊一徑斜。平分雪藕與冰瓜。
兵隨暑氣威俱減。穀到豐年價反加。
病後清遊宜止酒。空中寶相且看花。青

溪九曲脂流膩。何似臺城兩岸葭。

閏六月初四日與柱

尊邀築公某君伉

儷再游玄武湖

某士

天因置閏延花壽。客欲尋詩借酒澆。
十日已遲生日過。兼旬後又遇生朝。
紅衣翠蓋滿陂塘。彷彿尊前卽建康。
傾酒入湖花亦醉。揉花納學酒同香。
諾那塔影刺湖波。晴翠山光壓萬荷。
鏡裏江南卽吾土。勸君且續采蓮歌。

荷花生日感懷四律

三十年七月

康瓠

又是荷生日。欣逢月滿時。小園新
雨過。高閣好風吹。照眼明烽火。驚心
聽鼓擊。平生哀樂意。默數幾人知。
避地同天下。巢山亦世間。泥中長
曳尾。酒後暫開顏。水止魚仍躍。雲飛
鳥自還。靜時觀物化。忙處得心閒。
過眼經千劫。關心到萬靈。江山和
淚看。風雨入愁聽。感舊詩難記。傷離
酒易醒。百年如一日。撫景已忘齡。
風泊鸞飄慣。鳥飛兔走忙。許身會
稷契。抗志出羲皇。叔世功名賤。餘生
學業荒。聖愚同寂寞。今古兩蒼茫。

康瓠院長以荷花生

日感懷索和奉酬

一首

廖士

看花休感鬢毛斑。誓掃兵塵未許閒。
百頃田田堅挺意。尊前和淚看江山。
惠詩有江山和淚看。風雨入愁聽。等句

春莫遊玄武湖雜詠

退長

柳老隄寬踏輦塵。意行買艇碧粼粼。
迷津微訝沙成渚。一片煙痕問水濱。
百雉臺城同泰寺。齊梁丹雘久難尋。
傍壞折入湖陰路。廟近花神一正襟。
青梅如豆酸難摘。短柏依花屈作籬。
照眼新楓如染血。春紅微惜少霜姿。
當門蛛網牽晴絮。展葉蕉心出影垣。
尚有餘春堪坐賞。新亭無此好丘樊。
櫻桃未綻柳花飛。竹樹蕭森綠又肥。
行過翠橋藤滿架。遊蜂觸蕊點春衣。
一舸風漪穿樹出。半城山影壓波深。
人間俛仰春將去。逝水何曾眷寸陰。
蝌蚪穿沙自作圍。游絲得餌澹忘機。
荷錢缺處湖雲墮。晴雪濛濛打艇歸。
移居玄武湖過夏兼
爲乙兒療病雜述
十首
御店

水樹連林居。六月不知暑。好風吹過湖。四聽聞林雨。火宅滿石頭。僅此一片土。臺官不直臺。足不履城府。吾園好過夏。兵後知誰主。苦憶荔子紅。露摘天正曙。吾園謂園中雙荔園

只隔一重城。出城如世外。長楊陰半天。步入荷世界。茲湖夏最好。小住意誠快。吾官欠官拘。半隱却無礙。床眠花竹。頓頓食魚菜。眠食地清涼。日驕吾无畏。

何時荷始華。直占半湖勝。葉連岸無邊。花安水逾淨。清弄樓湖風。自然悅我性。詩思上心頭。微覺不易詠。揚瘦福州小。雖雄未可競。杭州聖千秋。無花亦中聖。

晨光正熹微。我已睡起床。日光生於東。湖上幾徜徉。沿堤荷蕒者。汗流走成行。日將換鹽米。難支隔宿糧。渠勞我何逸。同是天主張。湖樓讓渠住。湖山亦不昌。

此地可以風。涼臺藏花竹。時時有故人。來作雞黍局。鄰廚呼立辦。兼味及魚肉。祇恐是酒徒。難共雲龍逐。我來諱氏名。道是避兵客。標榜葛天民。村翁猶耳熟。

湖夜多夢魚。說夢破曉悶。兒女真可兒。解把釣絲獻。得魚添盤殮。千錢

一官券。市遠不易沽。水濱猶可問。我非捕魚手。大魚脫何健。偶然攜上釣。相去僅以寸。

黃鸝初一聲。飛過洲頭柳。蟬吟何處枝。端坐得詩友。城居詩尋醫。到此能嚙口。求官亦如是。乘勢便怒吼。目前前有千金。不妨作做帚。亂效蟲鳥鳴。鳴亦無何有。

莫色催人歸。犯夜罪無赦。此時城中人。何人肯稅駕。山暝吐月光。頃刻下林罅。月孤湖氣幽。天然我獨霸。船讓呼上船。閑夜不論價。偷載蓮蓬回。怕遭園官罵。

乙兒方考書。嘔血訝病肺。謁警察病根。光能透腹背。醫言千金藥。莫若飲沈瀝。凌晨浴日光。雖夏亦可愛。米薪危生活。一慮安可再。煎炊需幾何。生兒本舉債。

湖夜

命店

相吹以息騰微蟲。詩思孤清蠟炬紅。吟榻怕眠林罅月。汗衣難濕水濱風。天清彌覺湖光迥。園靜纔知樹氣融。底是熱塵逃不了。明朝還要入城中。

湖樓雨望

命店

手樹陰難暗白漚。萬荷珠玉不勝收

雨聲人賴誰能辨。燈火星星又一洲。

半年

命店

半年才作兩篇詩。卅載於茲僅見之。不是湖山容小住。將毋紙筆亦吾欺。老猶嘔血殊無謂。後有求聲未可知。何況斯文祇小道。問誰教主合撐持。

雞犬

命店

催人蚤起曉常鳴。勤為防偷夜不驚。看過來牛兼去馬。何如雞犬尚知情。

湖上最好三首

命店

最好步凌晨。湖山淑氣新。不分車馬去。獨與住湖人。

最好立斜陽。湖波澈底黃。萬荷浮遠翠。金碧水中央。

最好雨新晴。涼蟾潑水明。林陰去渣滓。光進藕花清。

湖樓夜起

命店

湖園一碧我樓居。林氣花香潤綺疏。月黑孤螢流暗翠。風鳴羣犬竄陰虛。眼前生計聊看水。劫後朋親怯寄書。飽煖平安誰可問。祇應長坐五更初。

入城

命店

不是直臺班。誰能過此關。薰天輪

日赤。掠地陣風蠻。人踏千尋火。車行半面山。一家分兩地。冷暖自迴環。

過夏二首

邵莊

千林隔斷全湖暑。一雨釀成旬日秋。家在綠陰深處住。門前皆水不堪浮。袂衣偶薄若蟬翼。團扇誰指猶鳳毛。閉立短橋數過客。頗多喘汗逐風號。炊珠廚婦能烹藕。調水鄰兒乞食瓜。晚憩橋西飲冰室。夕湯簷角短旗斜。

重慶荷花生日十四

韻

邵莊

又是荷生日。彌天翠蓋浮。人間雙六月。湖上八千秋。玄武名誰錫。昭明澤孔修(相傳湖荷爲梁昭明太子手植)蔚成涼世界。看做碧沙漚。肥綠分萍梗。靈光接斗牛。老人星照水。君子酒連舟。晚出植逾淨。重光暑未收。幾回年過半。兩度我來遊。愛日延三伏。香風被五洲。鳥魚還浩蕩。松竹更蒼稠。舞綵蓮多子。稱觴醉有候。張燈園一角。打槩水中流。藕孔人同壽。蓮心客可留。逢辰花莫采。村女唱吳謳。

鈔湖居近作寄寥士

糸一小詩

邵莊

半家移住水雲鄉。吟遍晴湖菡萏香。寄與城中單雲閣。多君一水必洋洋。

卻店後湖消夏得詩

甚富糸一絕句見

示次韻奉報

寥士

荷花萬頃繞鷗鄉。飛上雲牋墨亦香。等是梁園舊賓客。詩聲一夕滿蓮洋。

後湖雜詩

寥士

賣葉不賣藕。賣藕不賣葉。玄武與莫愁。規制有嚴別。清光緒四年。勒石荷葉。不准賣藕。莫愁湖則反是。

古井出銅斗。甄邯埋骨處。古井出銅鈎。硬汲留遺礎。湖側西漢大司徒甄廩旁銅鈎井。以甄井得銅鈎名。

元嘉見黑龍。湖名易元武。昭明始植蓮。蓮花香萬古。元嘉末年號。昭明太子。

雨後游玄武湖

澧川

雨後游湖第一回。園林如沐淨塵埃。遠山叢柏添蒼翠。近水垂楊拂綠苔。碧蓋珠浮知葉穩。紅藥粉墜惜風迴。蓮

花似解游人意。留得含苞取次開。

偕獻湖西神顛齋伊

珍游玄武湖感賦

澧川

叢葦垂楊殘照裏。畫橋小樹古城隈。一篙綠水修鱗出。萬畝澄漪明鏡開。雲影漸隨荷影沒。樹聲時帶鳥聲來。何當學得天隨子。泛宅浮家去不回。

玄武湖泛舟賞荷

者秋

飄車脫却上輕舟。聊賴滄溟汗漫遊。惠有如來撐四面。斷非天塹棹中流。圍人花葉今何世。障眼江山也是秋。北望長川知未遠。幾多東去浪悠悠。

某君夫人畫荷見賦

題謝

寥士

寫花似紅顏。寫葉似青鬢。花葉相對當。腕水得豐潤。心淨花亦淨。脫略證心印。妙手臻神化。三絕名何俊。心惜蓮子苦。愁比藕絲韌。入畫壽無量。六月今方閏。

玄武湖竹枝詞

柱尊

雙雙蕩槳任從俗。(北齊等慈寺造塔銘

迥出從俗四生之外。驚起鴛鴦西復東。
若把女兒比男子。芙蓉花本是夫容。

玄武湖邊日已斜。小姑蕩漿豔如花。
不愛蓮花愛菡萏。十四女郎未破瓜。

凌波雙槳最輕颺。蓮葉田田晚更香。
南北東西任魚戲。（古詩采蓮復采蓮

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東。戲魚蓮葉西魚戲。
蓮葉南魚戲蓮葉北。鴛鴦死在水中央。

相憐自昔要相連。不道相連竟惘然。
終日憐郎采蓮子。苦心畢竟有誰憐。

人間空自泣桑滄。誰似斯湖閱世長。
紅者荷花白者鴛。生涯應不異齊梁。

湖中芙蓉為昭明所植。
雙雙鸚鵡自為羣。柳色波光綠未分。

紅白荷花香十里。前身都是選樓文。
（昭明太子有文選樓）

後湖四首

呂塵

一片明漪淨不揩。綠雲搖動入君懷。
藕花深處移舟去。似入青墩陳簡齋。

一路荷花相送到
青墩簡齋詞也

天地無情水不枯。南唐六代盡模糊。
莫援賀監狂吟事。但乞君王賜後湖。

當日餘皇耀水犀。賸看山壓短篷低。
可憐一炬成焦土。那有樓船在益西。

水鄉十里一時開。盡道蛾眉是禍胎。
何代更無胡馬渡。幾曾真為此花來。

燭影搖紅遊後湖

澧川

山雨初晴。後湖水色黏天白。畫船遙遠採蓮回。多少
江湖客。我以扁舟泛宅。悄無人蓮房再摘。去來無迹。一
片湖雲。定中涵碧。前度來游。兩三詞友文章伯。今朝攜
儷慕鴉夷。風景思嚆昔。莫放奚囊逼窄。况山光青來翠積。
漫收帆席。不斷紅箋。吟邊分擘。

惜紅衣

游後湖後歡湖填卜算子慢一闕西神填惜紅衣一闕西神
并訂莫愁湖之約倚此奉和兩君

輕避紅塵。鞭停倚陌水濱頭白。百尺樓前。舟搖一湖
碧。山圍大小。三影照清波如畫。鳧鳥。無迹步塵。薄
登芙蓉席。神仙偶謫。雲水沉冥。湖東訪徐宅。芙蓉漸減
。勿摘。小紅惜。更念莫愁湖上。風景莽蒼非昔。但玳梁
巢在，雙燕歸來猶識。

題十園秋思圖調寄清平樂

霜杰

一襟涼意。人共秋花媚。消受江南白露天。香透紗櫺
茉莉。門前烏柏樓鴉。短橋流水人家。便到西風十月。葉
根供得年華。

前題

劫之

秋光廢眼滿園來。向日黃葵對對開。絕好丰姿休放過
。涼風白露起徘徊。

前題

澧川

寒林紅葉各離披。點染丹青仿牧姬。別有豪懷難畫得
。秋風廣廈庇寒思。
一片秋光百種心。隱居行義各升沈。窮冬牖戶綢繆晚
。思向高秋作澗霖。

袁隨園先生生日掃墓徵詩專輯

(二)

隨園生日謁墓

溫州 劉不二

子才真才子。作詩如治庖。但求味適口。野藪皆嘉肴。何必侈八珍。方足誇烹炮。先生性靈詩。風雅無不包。信手拈妙諦。天人相與交。詩本貴率性。矜奇性或消。試觀三百篇。功豈在推敲。淺人好新異。騰笑復獻嘲。先生自千古。末學徒喧嘩。我今過隨園。荃蕙已成茅。遺址亦就湮。茂革盈堂坳。緬懷絕世才。臨風淚暗拋。

南京諸公於上巳前日祭袁子才墓賦詩以紀之 九江張壽衡五日清明人自哀。思公小室獨徘徊。早知官吏難安命。故結茅廬護散材。詩重珠璣難下意。名高華岱德中來。孤墳此日增顏色。灑盡新醪闢草萊。

為袁隨園先生掃墓

王一軒

三尺墳留土已荒。萋萋夢草自搖芳。不知地下隨園叟。能鑒時流奠酒觴。春老倉山花競放。詩傳湖海句生香。昇平感世身難遇。轉惜流離杜甫傷。

雲陰漠漠瀾山巔。濟濟人來掃墓田。一代文章留典籍。平生福慧等神仙。性靈詩在隨園廢。邱壟春深野草鮮。今日墳前酌尊酒。吟魂知否返重泉。

袁隨園先生生日同人發起掃墓徵詩爰賦俚句二律錄呈諸

大吟壇 郵政

江誠卿

一代風騷賴主持。莫親雅範恨生遲。寶襟豈讓陶宏景。才調奚殊杜牧之。無酒不仙偏愛客。公不飲而多情如佛好為詩。好飲客。

靈鍾浙水英華萃。續著江南百世思。

獨祭曾經表敬心。事變前一年春日公墓知公才德感人深。蒸嘗勿替名流集。禊事剛修勝地臨。弈世馨香崇馬鬣。當年聲價重雞林。從來厚德終餘報。麥飯還期歲歲歆。公為故友補羅居士前寒餽多之句

重過隨園 閩縣江古懷 却店

七回結構五千言。一剗難教片瓦存。春在祠牆蘿荔碧。日斜山冢鼠廳喧。當時紅袖敲詩地。今日青蕪灌菜園。邪世才名扶得住。長留兩字額孤門。

過袁子才先生墓

前 人

明知白骨銷青苔。却為先朝太史來。前輩有靈應識我。清時百里是何才。頗多鬼樂封餘土。猶是春無海樣梅。吟到乾嘉山水窟。較量身世到泉臺。

隨園生日謁墓作

沈任載

未妨瑣骨埋塚土。宿草青能閱歲華。餘子記曾卑蔣楷。逢辰何幸值乾嘉。百年尚有詩堪誦。一拜微嗟日未斜。醴祭春山人散後。小桃紅伴墓門鴉。

袁隨園先生生日勉成七絕八首錄呈諸大吟壇削政

繆溥農

憶昔鬢齡學作詩。心香崇拜是袁絲。誰言智慧由天授。書到今生讀已遲。

百五年來園久荒。那堪幾度變滄桑。天教留得詩人墓。好共

漁樵話夕陽。

高公捐俸護幽墳。擊鼓聲中尚右文。却喜和平談軼事。子才
子又廣傳聞。

爭看士女踏芳塵。上巳前朝嶽降辰。掃墓徵詩誠韻事。松楸
酌酒盡名人。

墓草萋萋濕霧埋。老人準備着芒鞋。雨師風伯多情甚。灑掃
先期慰客懷。

自愧生來有鈍根。者番剪紙弔詩魂。扶筇步上倉山頂。印我
青鞋第一痕。

謝公墩與翠微亭。怎及孤墳一角青。記得年年留爪印。欲將
秃筆換新銘。

頻年潦倒石頭城。掃葉樓邊幾用兵。不是羣賢倡紀念。今朝
那得拜先生。

古歷三月初二日為隨園誕日首都名士陳寥士先生與諸吟
壇掃墓弔先生敬賦短章聊志景仰 寶山王本德

挈榼提壺弔昔賢。漫將代謝問桑田。右文應仰乾嘉感。希古
還誇隱逸先。不用遺編藏佛腹。好恁偉業付兒肩。詞宗企慕
空惆悵。悔我遲生二百年。

水滿池塘草滿坡。今朝展敬墓門過。湖樓請業留金管。闌苑
掄才想玉柯。千古文章幾輩在。一生清福獨公多。荒陞憑弔
撫今昔。桃李無言鳥自歌。

壇坵風流憶昔時。簪花到處繡袁絲。青山有約留宏景。黃閣
無情放左思。一代才華烟水客。千秋事業漢唐詩。而今不見
遠東鶴。華表年年泣子規。

隨園韻事幾華簪。回首前修響已沈。迹祖不求分冷肉。以不
願道學故詩裁詩祇愛寫靈心。徐梁清麗存風雅。六朝詩於變
多研麗自矜。先生不喜理學空掃葉樓頭遠展拜。蕭

雅頌之旨性理玄深薄古今。談以其無傳實用掃葉樓頭遠展拜。蕭

蕭馬戲漫相尋。

蕭馬戲漫相尋。

學海詞宗句未誇。等身著作有誰加。詩傳建業風雲壯。絲繡
平原歲月賒。湖上清商遲結轡。山中藜火照籠紗。白門韻事
知多少。幾見雞豚載滿車。

南京名流紀念隨園老人掃墓徵詩應徵七律一首

中山李景剛澧川

福慧雙修幾輩陪。隨園陳跡足低徊。清時久享山林樂。文學
兼優政事才。弱冠宮袍嬌妹看。用袁詩晚年綵服老親裁。小
倉風景雖殊昔。未信遺編付劫灰。材料

陳歡湖書來將以三月二日為袁隨園掃墓見徵賦詩余謂隨

園一生毀譽參半坐風氣舊銅使然脫生今日叢話當免因

本此意成長篇奉質

南海關廣麟穎人

君不見曼珠開國三十六秋。鶴書詔下徵巢田。望門幾輩行卷
投。宏詞不學世所羞。仙才獨斥吳蒲州。又不見崇陵經濟求
奇士。摺楷頌揚仍故技。如此登科頗有泚。九年坐視河山毀
。鉅人首擯梁三水。其間純廟大科開丙辰。後先廿輩多貴臣
。駃騠白眼徒逡巡。若較大名清福與壽。誰及欄衫綴羽末
。座疑年人。此曹下第羣呼屈。失志焉知非永訖。人生得喪有
乘除。莫或使之疑造物。造物安排且奈何。慰情我憶隨園歌
。得子遲遲累亦少。休官早早詩翻多。子才才子人爭羨。行
樂山中身老健。白猿夢裏記前生。游戲人間凡幾變。買園當
日青山側。紅粉白頭山四壁。抽將三考宰官身。化作一家老
人國。故鄉移得六橋來。從此寓公忘作客。百年浩劫池臺平
。曲廊無地尋詩城。幽宮偃仄委叢莽。矮碑墓徑猶分明。中
蕙考妣次妻妾。其外儻從扈養婢媪環侍如平生。想見末年手
治表聖壙。松梅一一煩經營。獨歎生前諛墓稿盈尺。祇今誰與
諛者暗無聲。我出太平門。訪墓茶村村。我來小倉山。展墓

隨園園。兩墓尚可攷。稍勝虛構郭墳兼謝墩。宣威詞人夙好事。遠為蒼生補憾真鄰袁。(蔣心餘晚年。有隨園結鄰之願。志卒不遂)。選擇佳日攜清尊。招呼賓客澆春塔。去年茶丘今詩家。古權再結招吟魂。吾聞袁公言。於文慎所許。苦詆變雅堂。其文不足數。逸民本以介節重。盜竊名字此何語。文人相輕固其習。後視今猶今視古。後生每喜誇前輩。被攻亦鳴後世鼓。名教罪人通天狐。報施相尋真自取。公如有知應大悔。口給禦人竟何補。地下饑鳳如相逢。握手疑當謝前悔。恨公生不順康前。及見黃岡遺老身執鞭。亦恨生不光宣後。不與吾儕壇站相周旋。我愧公年通籍早。我輸公世歸山好。就中一事頗相同。坐客耳名驚未老。公雖萬里游。何會九州以外見九州。公雖萬卷讀。比似淵海之藏真一票。我欲揖公國外擴聞見。不事東筆為椽矢虛願。我欲屈公象翟習夷書。不苦玉堂洩白摹佞廬。置公歌舞場中講交際。履鳥一堂彼昏醉。請業湖樓誰物議。著公南食筵前快老饕。百金一樹下著彙。食單何足供匕刀。公能咄嗟風雅媚海客。購集新羅應絡繹。公能追隨偽體為新詩。詩話紙貴投時宜。如公者流生今日。以前積毀當一雪。容爾低眉作詩佛。不辦投名安漢公。且可草玄長吃吃。江南三月桃花紅。壽公何日微異同。頗聞意羨長樂馮。一生此日姑朦朧。(集中末言生日何日。以有三月二日一詩題。推想定之。然六十詩云。懸弧時節百花嬌。三月初三柳正飄。初三日也。八十詩云。剛修禊事傾三雅。再宴瓊林欠四年。則初三以後也。至五十詩則云。羨殺馮瀛王。生日俱朦朧。疑不欲人知。遂無定日。俟攷)。壽鶴彷彿襖鶴接。年年掃地呼春風。春風啼鳥會相識。奇礪何處三生石。輪迴萬一作詩人。前世讀書應記得。(公自挽詩勿再入輪回。依舊詩人作。前世讀書。見隨園詩話)。

辛巳三月二日鄰袁老人為袁簡齋先生掃墓徵詩率成四絕

閩縣陸君陸幼實

風騷一代固稱雄。八二春秋矍鑠翁。醇酒婦人原有託。不妨鱸膾老江東。
掛冠一去傲王侯。最羨游蹤半九州。無數山川藉生色。甯徒詩價重流求。

著作名山已等身。天教草木與爭春。詩仙至竟無凡想。太白東坡後幾人。

六代沙蟲劇可傷。巋然尺土魯靈光。政聲歷歷猶堪數。幾次垂演話沐陽。

政 獻湖社長兄居近隨園今年季春為公掃墓有啓徵詩賦此呈 襄陽盧啓賢頌陔

清初大家儼江左。首數虞山次龔吳。乾嘉復推袁趙蔣。增光壇坫皆瓊瑤。隨園著作三十六種。睥睨時流雄萬夫。少為徵君壯循吏。團扇家家入畫圖。名聞四海習鑿齒。莫專一壑謝幼輿。子才果是真才子成。桃李門牆列名姝。小德出入那容諱。儒林文苑各分途。括蒼老媛謝甌北。稚存又諷通天狐。少年每喜誇前輩。蚍蜉撼樹胡為乎。後起文孫得翔甫。楊柳樓臺映吳趨。邇來風流久銷歇。蔚藍天已嗟荒蕪。隣袁老人來白下。抗心直與古為徒。點綴湖山咏風月。泛舟綠水興不孤。曩語拜袁有先例。前唱後和聲於喁。瓣香斗酒展公墓。拂拭落辭殿魁題。凡民沈馬鬣應不遠。合醉一滴椒漿無。折簡徵詩偏字內。鈞天樂奏雜笙竽。風雨鳴雞良未已。大雅輪豈異人扶。

三月二日為隨園生日同人有掃墓徵詩之舉作此應之

雲間葉景秋

楊柳春旗。正上已恰臨明日。弔先哲蒼涼塚土。草萋烟碧。

三尺短碑餘夕照。一泓淺水迷芳陌。志載雙湖水一泓可溯東南壇坵。主當年。成陳迹。攜尊酒。聯詞客。暮蘭芷。酬詩伯。看鍾山依舊。倉山非昔。園圃亦關興廢。數年華幾度滄桑歷。語承平文物。算乾嘉。空追憶。調寄滿江紅

前題

前人

金陵自古擅名區。勝日尋芳訪遺蹟。掃葉樓東臺城西。倉山濯濯凝寒綠。隨園池館已滄桑。空餘頽壘在道旁。一坏猶認陳琳墓。十畝全荒陸氏莊。粵稽先生誕降辰。恰當上巳前一日。乃於是日集名流。掬泉採蘭擷芳實。我亦追隨羣賢後。駐馬橫鞭一揖之。絕憶乾嘉觴詠地。東南壇坵感當時。先生早歲躋清華。燕許文章冠時彥。朝列詞林夕山林。婆娑歲月老彌健。生兒恰似賈逵遲。辭官却較陶潛早。芻狗萬物薄功名。卑卑縣令何足道。屈指未及二百年。帝海民田閱變遷。雙湖水尚依稀辨。一泓半已修衢填。從來好景總無常。昔日樓臺今塵土。世事榮枯相遞嬗。園林興廢關氣數。竭來憑吊感無窮。一例銅駝荆棘中。惟有鍾山歷千劫。青青依舊鬱蔥龍。

辛巳三月二日陳君歎湖為袁簡齋先生掃墓徵求題詠作此

呈政

閩縣黃 穰奉和

風雅推袁合主盟。相期鳴鶴賴和聲。玉堂歸娶神仙眷。花縣辭官隱逸情。刮目名公稱國士。掃眉才子列門生。今餘坏土春蕪裏。絮酒何人淚共傾。

應陳歎湖君三月二日為袁簡齋先生生日掃墓徵詩之作

閩縣廖旭人

小倉集裏識先生。此日攜尊奠古塋。祝壽山中原創例。傷春地下豈忘情。白猿彷彿前身記。紫燕差池舊宅平。詞客江南名氏在。斷碑芳草夕陽明。

陳君歎湖居近小倉山以三月二日為袁隨園掃墓會介穉園索詩走筆成二十八韻

江甯夏仁虎尉 如

金陵我鄉里。風物麗且都。典午過江來。名士如鯽魚。遙遙千餘祀。寓公實有徒。極盛在明代。絲延及清初。嘉賓即戾止。樂此恆卜居。築隱與四松。名存迹已通。袁侯長畿縣。文教會單敷。結廬小倉山。不復思西湖。僑郡若王顏。(東晉王顏諸氏皆以僑郡著藉)聯嫺及汪吳。(隨園相攸得六合汪氏江甯吳氏吳即向之親家先德有隨園圖蓋奩具中物)至今延陵家。猶有隨園圖。壇坵數十年。照映東南隅。魂魄猶樂此。朱邑葬桐廬。厥嗣適與遲宦。遊寄巴渝。(隨園初嗣兄子通晚年得子曰遲今後人猶寄蜀亦向之云)子孫漸零落。亭館皆荒蕪。昔過乾河沿。憑吊為歎歎。倉山旁曰乾河沿地固因人傳。不隨桑海枯。春風依然來。良會不可呼。倉山山下草。會作文網鋪。嗟予滯燕北。四十五歲徂。先壠不時展。何暇來式閭。昔因太邱墓。千里歸上書(昔歲因陳伯雨師墓地將改住宅區歸請當道保護得特許劃出界外)短碣未遑立。劫灰變須臾。彈指纔幾年。城郭人民殊。還復念昔人。遭際今何如。袁絲我心折。推挹多顧廚。惜哉不同時。中原難並驅。北客憶南枝。(余作南枝巢成至今未得歸隱)欲往心踟躕。杏花溼春雨。歸棹終徐徐。

上巳前一日展隨園先生墓百字令 丹陽 姜可生

劫餘無恙。尙照人蒼翠。小倉山色。中有隨園遺墓在。指點前朝碑石。藉甚才名。康乾全盛。詞賦錢塘客。山邱臥後。殯宮誰作寒食。見說都下名流。溪毛展敬。一瓣心香式。初度稱觴。憑記取暮春二日。俛仰山川。頡頏風雅。此意何人

識。樓鄰掃。葉晚歸烟雨如織。

隨園生曰謁墓

蔡嘉樹

袁公邱墓賸荒涼。尚有羣賢薦酒漿。早列清華誇玉筍。便叨墨綬縮銅章。才名不減梁江總。治績還傳宋叔陽。一自投簪猿鶴侶。角巾曳杖好徜徉。

山作圍牆樹作籬。隨園園百年華屋草離離。東山絲竹消沈久。鍾嶺滄桑歲月移。異代文宗榮想像。一時吟侶發單思。白雲黯淡風蕭瑟。且讀州民墮淚碑。

謁隨園先生墓感賦

葉理焯

隨園遺址已成墟。賸有孤墳歷劫餘。絕憶乾嘉觴詠地。竭來憑弔一欷歔。

繁華警眼都陳迹。贏得滄桑涕淚新。一代風流銷歇盡。東南壇坫更何人。

紀念隨園先生一律

無錫 廉建中

小謫塵寰八十年。主持風雅樂堯天。身登瀛島還爲吏。花滿河陽不羨仙。卜築小倉非避世。榮膺宏博著先鞭。而今柳壘嚴樵禁。一代詩宗信可傳。

廢歷三月初二日爲袁隨園先生誕辰本京名流發起掃墓並

徵詩紀事余於隨園素甚景仰因亦隨衆致祭歸後成七

律四首以誌感况

卓運隆

隨園幽勝早聞名。遺迹荒涼訪未成。幸附羣賢瞻墓寢。愧無佳句寫生平。節臨上巳花含笑。塚傍清涼地亦榮。一祀可能成永例。年年此日祭公塋。

才華絕世重儒林。論到清高更可欽。愛玩林泉瀟灑慣。樂披典籍揣摩深。性靈首闢詩新境。隱逸終隨士本心。祭掃人多騷雅客。會看乘興發清吟。

亭臺久圯賸荒基。空嘆當年構造奇。花祝誕辰多帶笑。柳逢

祀日也含悲。名流致祭開新紀。驕客憑臨動古思。燕子歸來不自覺。呢喃猶伴吟時。

冥壽欣逢上巳前。支雞絮酒荐華筵。荆榛歷亂園何在。碑碣模糊字不全。宦海差同俗使伍。教鞭翻藉美人傳。題詩我亦隨人後。詠向山陵弔古賢。

陳寥士先生爲袁簡齋先生掃墓徵詩謹將拙作錄奉大吟壇

斧正

高郵萬 斌裕昆

先生之去二百有餘載。先生之墓碧草何芊芊。先生藝壇之領袖。先生陸地之神仙。先生生際承平世。管領風騷幾十年。一枝椽筆妙天下。一句吟成萬口傳。太息後人輕國粹。喜新壓舊忘前賢。以致佳城久埋沒。撫今追昔良慨然。今幸諸公倡風雅。行見國粹光於前。竊恨無緣與盛典。聊將鄙意寄蕪篇。

辛巳清明陳寥士先生發起隨園掃墓徵詩賦此却寄

高郵賈小齋

不名青史只名山。雲樹蒼茫畫掩關。草草文章千載上。匆匆仕宦十年間。六朝事業空餘恨。一代風騷共仰攀。劫後春殘人中酒。夢中飛去復飛還。

袁隨園先生生日詩

廣江 陳尊瓚

隨園謫降歲星精。少年頭角何崢嶸。薦試鴻詞甫逾寇。抗手歸愚一老成。己未登瀛年廿四。蓮炬歸娶世所榮。出宰四縣漂水江浦。有治績。能識大士慰飄零。見秦大士題寺壁詩而賞之知止乞養壯年退。願爲寓公瞻冶城。小倉山下得片席。隨園藝薈不易名。亭館建築極幽逸。四時花木羅芳馨。板輿奉母暇游宴。門欄不設任客臨。先生自署門聯曰放鶴去尋大哉隨園得易象鸞文補葺否則傾。廣交豪貴受餽遺。食單無異五侯鯖。詩話一編采尚博。欲應求者安能精。就中往往見佳什。是在讀

者兩眼明。兩江人士多臚列。先生遠識誰與并。咸豐一炬萬稿燼。殘鱗片羽向此尋。先生心地澤人厚。耄壽加二御風行。十一月丁巳歌哭於斯得古義。清涼山色照墓塋。我過遺壘嘗展拜。宣統庚子春樵牧不侵神斯憑。公家逸事我略曉。通詞先生劉七詩詞通工遺書書畫補闕會。哲孫祖慎殉瀛解。咸豐四年官上海亂殉難祖志甫著述補闕會。哲孫祖慎殉瀛解。咸豐四年官上海再興。今春諸賢祝生日。辛巳上巳前一日同人儼同坡老南海情六朝烟水尚無恙。作歌迎迓公其聽。

上已先一日為隨園誕日謁墓偶成調寄蘇武慢

無錫 華彥銓

幾點青螺。一抔黃土。何處風流夫子。玉樓人醉。金勒馬嘶。往日繁華彈指。問隨園景物。依稀寂寞。殘山冷水。想當時。百里琴堂。五車翰府。爭羨詩杜酒李。朱唇詠雪。紅袖添香。消得夢中悲喜。花草吳宮。衣冠晉殿。賸有荒丘廢址。看年年春漲秦淮。瞻墓欣先上已。

謁袁子才墓

奚劍平

苔徑崎嶇陟野岡。隨園舊址感滄桑。四番德政欽賢令。一代名儒瘞異鄉。安得朱顏續吟咏。獨留青冢弔興亡。江山故國增惆悵。芳草殘映夕陽。

辛巳三月二日為隨園先生生日隨羣公祭掃謹賦排律一首

以謔感錄呈吟止

季霍邨

秀毓錢塘浙水濱。年方弱冠作詞臣。却辭粉署為循吏。勿畏強權愛好民。棠蔭江南碑衆口。絃歌邑內化多人。文心正與齊梁類。詩律幾同蘇李倫。才子名媛門下士。明公大老座中賓。留傳著作卅餘種。高享遐齡二八春。不見隨園巢翡翠。亦無華表臥麒麟。惟遺一塚倉山北。祭罷歸來感慨頻。

上已先一日隨園誕辰隨外子謁墓

無錫張 婉

翁仲無言對夕陽。成句青山有幸葬書香。少陵詩賦動江左。蘇小錢塘認故鄉。隨園生時有錢塘蘇小是鄉親私印絕代園林稱繡谷。暮年桃李半紅妝。女弟子甚衆而今草莽迷荒冢。寂寞山房夜月涼。山房遺址已渺不可尋

三月初二日隨園先生生日同人赴小倉山掃墓

銅山 張祖訓式之

甘棠四邑口皆碑。文采風流想見之。名士胸襟眞磊落。宰官才調更清奇。舊時臺榭尋無跡。絕代倉山賸有詩。禊酒年年澆奠日。墓門疎柳正垂絲。

敬步掃隨園墓原均

寇紹平

壇坵東南仰主盟。性靈詩自貴天成。少年科第才名盛。晚福園林意氣平。瀛海幾人問司馬。暮春三月有羣鶯。遺留故址逾初願。想見藏書擁百城。

閱京報知京中各名流為隨園袁簡齋先生掃墓徵詩應之

張秋岩

我與隨園是比隣。望風懷想卅年春。為貪林壑尋幽境。不作公卿羨野人。三尺殘碑埋草蔓。一抔黃土弔荆榛。賢愚未必皆千載。車馬盈門更見眞。不住錢塘愛六朝。白門來去晚蕭蕭。鍾山遠引如排闥。淮水西流不再潮。一代詞章供泰斗。九天音樂是蕭韶。當時少個文端相。那得聲名到碧霄。

高陽臺 清明節近寒峭風淒隨園謁墓歸來感賦此闕

永嘉張伊珍

絮淚飄春。山巒繹翠。東風剗地愁生惆悵芳菲。應迷八表冥冥。輕寒約略寒食節。寂悄聞淒咽簫錫。黯消凝。萬感江南。爭賦蘭成。墓前佇盼柔莎綠。念吟尊花映。畫箔歌繁。絕代聲華。優游歲月承平。啼鴉倘喚喚詩魂起。可忍看灰燼昆明。暮雲深。玄鶴飛來。難認石城。

守玄閣詩

陳柱意

攜酒至傅築隱寓同酌

知君婦病酒難謀。却遣清尊與解憂。新月窺窗如勸酒。好風入戶更登樓。時艱未許人長醉。世運真隨水共流。安得才如王謝輩。山林麋鹿共閒游。

陳寥士曹靖陶邀酌即次寥士韻

此生不合作詩人。禾黍悲歌幾十春。門氣未隨春氣盡。酒痕爭與淚痕新。豈堪風雨飄搖裏。是夜風雨坐看河山次第淪。幸得一尊長在手。燈前還對翠眉顰。

日本水口莊三郎來詩徵和

次韻

天涯相望又黃昏。有客同敲月下門。却羨魔城好風景。何時相對慰吟魂。茫茫一水共晨昏。我亦耽吟不出門。却憶扶桑舊游處。櫻花萬樹最消魂。

作山水與陳寥士即題

山深何必掩柴扉。豈有紅塵到此飛。日暮山禽去何處。白雲留住不能歸。

題齊白石生壙預囑為張次溪

溪

達人天地為棺槨。何必區區一壙中。何似柱尊憂較切。生前惟怕酒杯空。

題次溪造像

却笑張郎意氣雄。苦編方志力空窮。若教陳柱能操筆。只傳荆軻與孟公。

陳人鶴部長招宴秦淮水閣

乾坤何處駐行轍。應似鴻毛在太空。握手且欣投轄飲。論詩敢忘濟時功。江河血浸樽桑日。環珮聲傳水閣風。誰謂東山絲竹意。肯將憂樂與人同。

題章菴君女士墨梅兼呈築隱兄

隱兄

平生最喜對霜華。今日欣逢壁上誇。墨裏寒香時往復。筆端疏影見橫斜。詩書畫已成三絕。松竹梅應共一家。他日江皋同葦宇。築隱菴君曾築室風濱大夏新已盡隔鄰共詠莫咨嗟。

題雙照樓詩集

勳業高於王半山。詩篇却擬比臨川。清新俊逸原悲壯。兼愛非攻更尚賢。幾度高歌輕一死。每將新理出陳篇。(雜詩云、猶懷得狂趣。新理出陳篇。中原微管休輕歎。戮力相隨快着鞭。)

移居鷄鳴寺博物館懷傅復天

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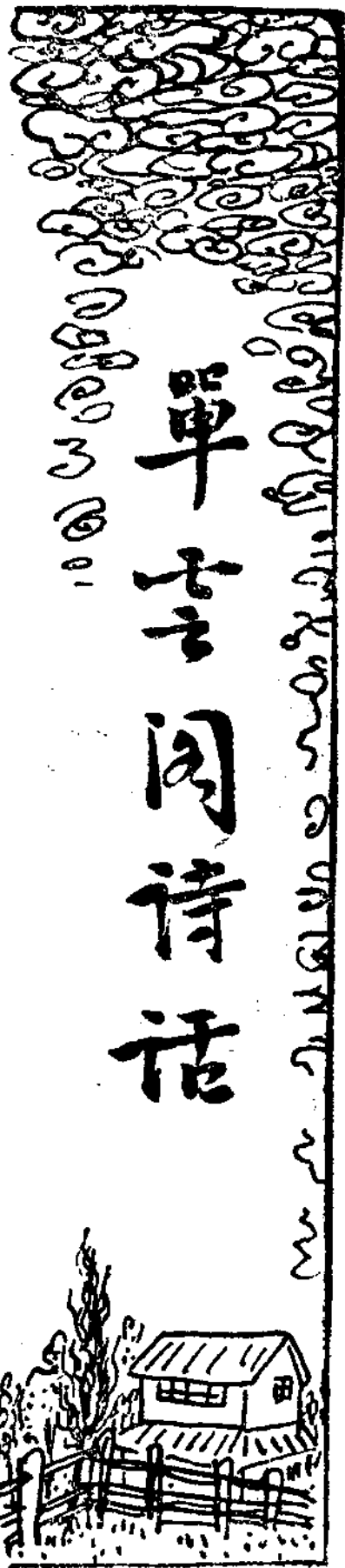
來時初夏去初秋。暫別臨行也似愁。醉倒幾回同喝月。(李長吉詩、酒酣喝月使倒行、)解嘲久已任呼牛。用史可法青意。小園曾共鋤非種。(寓中小園、復天整理尤力、)壯志何堪憶故丘。今夜鷄鳴山下飲。想君已醉臥樓頭。(復天晚酌、每比余早、)

題趙夢蘇山水卷為何韻齋

雲氣迷茫水接天。入山深處即神仙。回試望人間世。失却齊州九點煙。

題吳和士山水

一峯何敢獨稱尊。吳君題云、(一峯聳拔摩天柱、俯瞰羣山勢獨尊、)難向青天叩九關。俯視神州增感慨。更無人與賦招魂。
茫茫九有今誰有。憑仗丹青次第收。是處尚存乾淨土。朝朝相對勝閒游。



海秋過巖社湖云：「潮氣連空白雨懸。平湖人放夕陽船。孤城背水小於斗。遠樹團雲青逼天。殘火數星明斷岸。怒濤一線捲晴烟。月中指點尋珠處。淒絕長淮路幾千。」第三句五六二字均應用平，今第五字借仄，故以第四句第五字用平救之。雲秋第五字常喜用平。如一寒漪蕩起無情碧。然然一枝紅蓼花。」如「五更虛憐芙蓉褥。燈色照人紅可憐。」此二紅字，因本句第三句應平而仄，故自為調劑也。

澄江無詩人，有之自南宋繆鑑始。鑑字君實，別字蒼石先生，有效羣集。警句如客况云：「雁沈秋驛雨。雞送曉窗燈。」書壁云：「門當車馬道。簾隔利名塵。」寄友云「病猶有藥扶持老。貧為無心俯仰人。」遺興云：「門因好客時時掃。窗為看山面面開。」全集祇二十五首，雖小家亦具風度。其鬼燈檠花一絕云：「老死儒王首未除。殘書分早燎原餘。一技冷焰搖清夜。要讀生前未了書。」亦長吉之遺也。

吳梅村集四十卷，世所行者，即四庫著錄本也。宣統庚戌，武進董康授經于舊都，彙得吳氏家藏稿六十卷，以刻本覈之，此本多詩七十三首，詩餘五百，文六十一首，及末卷詩話。其刻本有而稿本無者詩文各八首，或後來所刪。稿中溢出諸篇，率皆世所未見，其他標題字句，亦視刻本為詳。閱載三百，故帙尚完。世家收藏，源流可溯。文獻未泯，誠足喜也。授經既輯刊之，並附顧師賦所撰年譜，及梅村樂府「秣陵春」「通天臺」「臨春閣」三進

唐詩譜詩人評者，惟長常侍，又以老壽稱劉賓客，而晚清周制府玉山兼之。玉山名額，皖南建德人。余雖有殊

印本奏議稿，後得其聚珍版玉山詩集四卷。于晦若稱其「少長兵間，重覩昇平，故于先後治亂之迹，感慨最深。寫亂離之景象，陳民間之疾苦，沈痛微惋，有少陵次山遺風，至其觸事抒情，因物寓意，如元相之稱白傳所云，激切膽切者，體尤近之。晚歲優閑，流連景光，閒適平遠之作，又出入于渭南。」玉山自謂舊稿多散佚，從未檢理，昔年老友鄧熙之廣文，于晦若侍郎，為我訂正，略有刪除，尚存八百餘首云云，則知玉山者固莫如晦若也。詩如過陽武漢陳平張蒼故里云：「受金盜嫂事無賴。伏鑽封侯遇亦殊。自古功名半僥倖，不須鉅股讀陰符。」過淮安弔韓信云：「淮水橋邊漂母祠。遙憐膝下衆咻時。丈夫忍辱尋常事。不到眞王人不知。」「灞陵呵止有何羞。韓信偏容少日仇。自是英雄能大度。塵埃那易識王侯。」詠史別具隻眼。治水云：「五行水屬智。惟智能治水。大智如無智。專視水行止。人心與水一。水自聽指使。豈人能使水。乃水自使耳。滔天汎濫時。水本非得已。疏塞失水性。水患從此起。」玉山以治水著懋績，故其詩融哲物理而一之。行海濱漁父贈魚云：「出水時鮮堪佐盃。晚饑慰我比瓊瑰。平生一飯非人力。得失都從意外來。」長清道中云：「古木濃陰數百春。茶棚瓜担此爲鄰。行人消盡清涼福。誰憶當時種樹人。」皆樂天知命之言。過居庸關云：「風號谷口捲黃沙。牛鐸駝鈴鎮日譁。地瘦千岩枯似鐵。春深二月冷無花。連山古堞難尋路。失業遺兵半寓家。風景愁人正悽絕。那堪孤客望天涯。」「萬峯迎面水潺湲。一望長城蒼莽間。大漠四時飛朔雪。神京千古鎮雄關。流泉響滴彈琴峽。落日寒籠駐蹕山。笑我封侯無骨相。尋源虛犯斗牛還。」杭州城外閒步五首之一云：「山頭壁壘駐新軍。日運薪糧度棧雲。兵士亦黏脂粉氣。戰雲四角繡花紋。」舟行雜詠八首之一云：「寒日初升草舍涼。一畦蔬甲自生香。老牛閒臥人閒坐。野鳥翩翩入稻場。」寫眼前景物均入妙。月落云：「月落星高近曉天。春回臘盡欲窮年。馬猪僕倦將歸客。帆折檣欹半朽船。小市鷄鳴千夢破。寒林鳥散一巢懸。老夫早起渾無事。獨步溪橋聽響泉。」高調爲七律正格。新灘云：「連嶂疑無路。崩崖欲阻瀾。仰頭天在甕。驚魄浪跳丸。晴日午方見。陰風夏亦寒。千夫爭努力。相慶過危灘。」一氣呵成。

日本舊鈔本花艷集三卷。元沈夢麟著。七言律最工。時稱沈八句。余愛其杜牧詩意圖一絕云云「蕪城山水淨芳

塵，詞客閒情每惜春。一點落紅銷不盡。風流都屬倚樓人。」

全椒薛時雨慰農。有藤香館詩鈔四卷。秦細業序云：君居杭久。其詩如西湖山水。清而華。秀而蒼。往往引入勝。趨向固不外白蘇二家。而傷時感事之作。沈鬱頓挫。且駸駸乎入杜陵之室。然後知白蘇不足以盡其詩。而詩亦不足以盡其生平也。數語可得其全貌。其古意四首云：「送歡江南遊。留儂湖西住。歡夢江上船。儂夢湖邊樹。」「典儂黃金釵。爲歡買寶劍。寶劍壯行色。金釵羞目炫。」「解儂手中環。作歡腰間佩。環佩永不離。如與儂相對。」「歡如山上雲。風卷倏然分。儂如山下石。終朝立望君。」雪後偶得二絕云：「凍雪舒空避。積雪封庭冷。一鶴立階階。踏碎梅花影。」「官衙無積牘。清淨似山家。手浣梅稍雪。琴簾坐品茶。」此五絕六首。或古拙。或清空。均別具意境。又瑞洪待風四疊前韻五古。起四句云：「帆影不離水。樹影不離山。舟行值迴風。一卻復一前。」亦可作五絕讀。楊花曲云：「不見楊花開。但見楊花落。開時何纏綿。落時何輕薄。妾心纏綿君未知。空牀徙倚長相思。君心輕薄何堪數。青樓大道方歌舞。一歌楊叛兒。再歌楊白花。花開又花落。蕩子常離家。可憐往事如流水。芳春寂寞紅顏死。死後癡魂化作萍。隨君飄泊河之涘。」此詩可謂楊花絕唱。起筆已抓住全題。說盡一切。七言如「山影落湖嵐欲活。鐘聲渡水響疑沈。」極警策。但集中不可多得也。

五華陳槃有荔支灣雜詩八首。雋永有味。詩云：「渡頭楊柳又經秋。弔古車過杜若洲。去日紅香疑灑灑。繡鴛三十六陂愁。」「昌華陳迹薛蘿生。眼底斜陽畫不成。賸欲夢中尋故國。也攜玉笛問金莖。」「冰荷道暑月纖纖。隔水花深十二簾。管得別情今不忘。荔灣人去夜潮添。」「浦清鷗冷露煙沙。著處興亡付亂鴉。一段荒寒留勝賞。故宮春夢見梅花。」「月明怕有玉瓏玲。寂寞來尋曲檻局。聽水聽風流夢去。淚綃漬斷不會醒。」「再三不似浣紗津。羅襪盈盈泥暗塵。落日名園狐兔冷。儘供哀怨與詞人。」「鎮看斷岸汜滄波。珠水西堤換絳河。長是黍離歌意苦。當年舊事已無多。」「也栽黃竹也栽桑。又抱陳編說短長。金粉飄零人世改。可憐留得板橋霜。」

揚州許成。字者秋。別署南瓜居士。厭倦仕途後。隱于商賈間。而不廢吟詠。其詩喜用生硬之句。而一往邁健

之氣。不可掩也。如市聲云：「市聲雜選作。如流亦如拍。譬我聽潮人。視當弄潮汐。朝夕爾何苦。而秦復越適。奔忙與喧嘩。况此際災多。此炎吾何耐。仰天一抒膈。天上亦不閒。作雨比汗液。」

京江冷士帽，字又湄，人稱秋江先生，以明遺民，隱江鄉而享大年，著詩文集數十卷，晚年手定緒風吟三卷，已成孤本，陶風樓有景印本行世。人品高而詩品亦高，如旬山古寺云：「亂山黃葉寺。沿澗落紛紛。樹向橋邊合。泉從谷口分。草侵花院塔。松掩石幢雲。寂寞無人到。秋聲處處聞。」與維揚張印宣話別焦山，十年餘矣。辛卯夏。復與遇于松寥山房，朝夕晤對。遂逾旬月。何幸如之。因述以句云：「昔年攜手地。今日又逢君。枕席滄浪外。琴書水樹濱。山風朝散帙。江月夜論文。不覺人間暑。超然與世分。」題畫云：「愛此屏風疊。移來傍石谿。不知山近遠。人在數峯西。」送別云：「只有官塘柳。垂條最苦辛。年年灑橋路。都是別離人。」經華莊故址云：「當年林水地。今日乃平蕪。只有河邊柳。蕭條三兩株。」石公山石壁云：「石公山拔起。無地不峻崢。直壁千尋削。孤雲一片生。」飛來峯云：「飛來靈鷲一峯孤。奇秀空高狀特殊。爲底飛來不飛去。祇因藏影在西湖。」

橫雲山館詩存。松江王毅存文甫著。蒙陰城外見白荷花云：「歐波一曲散清姿。彷彿江南道上時。更似奔洲曾見過。潮音庵北第三池。」宿遷道中書所見云：「赤日何爛爛。照此黃泥沙。薰風一以吹。十里金鍼花。」舟經白洋淀云：「我生似鳧雁。見水卽歡狎。三年客保陽。塵土飽一呷。何意近文安。竟似泛清雪。擊汰游空明。放眼不一眨。輪轡更何用。篙楫紛雜沓。入市足魚蝦。比隣鬧鷓鴣。柔橈聲咿啞。遠帆影開闔。洲渚何參差。葭菼自蕭颯。方知雲水鄉。所至原不乏。何必歸泖湖。始把鷗盟歃。」遊西林寺云：「西風吹廢墟。繞籬卷黃葉。殘僧擲屣蔬。荒圃自蹠躩。仰睇浮屠高。青冥若可接。咸通逮今茲。屢劫眞一霎。烽燧難倖免。傾圮迫眉睫。殿堂亦穿漏。佛風獵獵。四顧寂無人。寒色上松鬣。」蔣香農評其詩。謂之「沈思獨往。澹而瀟旨。如雨過秋山。鬱然深秀」者。知非溢美之詞也。

訪方望溪先生墓記

靜庵室日記卷第九十三

靜庵

桐城周君蔭棠言：方望溪先生墓，在牛首山附近，數年前。

詢知其地，曾與季剛師一言之，師喜，欲與同訪，因循未果，蓋君曾於就學金陵大學時，請業師門也，今師已下世，而君猶不肯

忍置，日前與余初晤，即約同往訪墓，汪子雲，亦極贊之，余允同行，遂訂於明日凌晨出發。十四日星期，天朗日麗，既便旅行，汪君先來，周君後至，同出中華門，本有長途汽車達山垠，惟九時之車已開，尚須時餘，始開

次班，不便久候，乃改賃人力車乘之，行三十里，至牛首山下，棄車而步，自山之東麓，攀條踐草而逾數脊，遂造山之西南麓，尋得一途，曲折下山，始履平地，自此而南，行五六里，賦畝構

比，溪流交錯，中通細徑，不便車馬，至一荒村午尖，時已逾午，再南行六七里，越一崗，則一村廟在望焉，地曰梁塘，應以小塘得名，或曰：五代梁唐時初建此廟，因名梁唐，則齊東野人語也，入廟，始知其左側為小學校，教員張蘇東，出為款禮，以茶

供客，余等因詢方墓所在，有村人在側，謂在沙場村附近，倩其人導之而行，西南行半里，至山邊吳，再西行百步，即至沙場村，村人有姓楊名傳友者，即方墓之山主也，方墓在村南半里，背倚一岡，左右相抱，向西北，而具形勝，墓前之碑已仆，多人力昇，乃得翻轉，拂去泥壤，得讀其文如次：

再將方墓及其路徑圖示如左

按此即望溪先生兄弟三人合

墳之地也，到此不勞而覓得，可謂不虛此行，余急攝其墓地一影，又與同來汪周二君及張君合攝一影，並以墨拓其碑，惜用擦拓，字不甚清，仍轉碑，使刻字向下，以免殘毀，日已西下，急覓原徑作歸計，行至牛首山西南麓，已近曠昏，乃依通行之徑，展轉而登，徑用磚砌，直達東麓，循行甚易，全程約十五里，迨至停車之處，已屆七時矣，於昏黑中，乘車而奔，俯視大路，纖悉可辨，古人謂：虛室生白，此之謂也，九時至中華門前，飯於馬祥興，十時許，與汪周二君分手歸寓。

再將方墓及其路徑圖示如左

按此即望溪先生兄弟三人合

墳之地也，到此不勞而覓得，可謂不虛此行，余急攝其墓地一影，又與同來汪周二君及張君合攝一影，並以墨拓其碑，惜用擦拓，字不甚清，仍轉碑，使刻字向下，以免殘毀，日已西下，急覓原徑作歸計，行至牛首山西南麓，已近曠昏，乃依通行之徑，展轉而登，徑用磚砌，直達東麓，循行甚易，全程約十五里，迨至停車之處，已屆七時矣，於昏黑中，乘車而奔，俯視大路，纖悉可辨，古人謂：虛室生白，此之謂也，九時至中華門前，飯於馬祥興，十時許，與汪周二君分手歸寓。

再將方墓及其路徑圖示如左

按此即望溪先生兄弟三人合

墳之地也，到此不勞而覓得，可謂不虛此行，余急攝其墓地一影，又與同來汪周二君及張君合攝一影，並以墨拓其碑，惜用擦拓，字不甚清，仍轉碑，使刻字向下，以免殘毀，日已西下，急覓原徑作歸計，行至牛首山西南麓，已近曠昏，乃依通行之徑，展轉而登，徑用磚砌，直達東麓，循行甚易，全程約十五里，迨至停車之處，已屆七時矣，於昏黑中，乘車而奔，俯視大路，纖悉可辨，古人謂：虛室生白，此之謂也，九時至中華門前，飯於馬祥興，十時許，與汪周二君分手歸寓。

再將方墓及其路徑圖示如左

乾隆十七年十二月初一日 立石

桐城 皇清誥授通奉大夫顯考靈臬府君之墓

方百 男道興孫超 惟稔 惟儉 惟俊 會孫其 敬立

川先 皇清特贈承德郎順天府通判文學顯考百川府君之墓

弟同 男道永 孫惟誠 會孫其 敬立

再將方墓及其路徑圖示如左

按此即望溪先生兄弟三人合

墳之地也，到此不勞而覓得，可謂不虛此行，余急攝其墓地一影，又與同來汪周二君及張君合攝一影，並以墨拓其碑，惜用擦拓，字不甚清，仍轉碑，使刻字向下，以免殘毀，日已西下，急覓原徑作歸計，行至牛首山西南麓，已近曠昏，乃依通行之徑，展轉而登，徑用磚砌，直達東麓，循行甚易，全程約十五里，迨至停車之處，已屆七時矣，於昏黑中，乘車而奔，俯視大路，纖悉可辨，古人謂：虛室生白，此之謂也，九時至中華門前，飯於馬祥興，十時許，與汪周二君分手歸寓。

再將方墓及其路徑圖示如左

按此即望溪先生兄弟三人合

墳之地也，到此不勞而覓得，可謂不虛此行，余急攝其墓地一影，又與同來汪周二君及張君合攝一影，並以墨拓其碑，惜用擦拓，字不甚清，仍轉碑，使刻字向下，以免殘毀，日已西下，急覓原徑作歸計，行至牛首山西南麓，已近曠昏，乃依通行之徑，展轉而登，徑用磚砌，直達東麓，循行甚易，全程約十五里，迨至停車之處，已屆七時矣，於昏黑中，乘車而奔，俯視大路，纖悉可辨，古人謂：虛室生白，此之謂也，九時至中華門前，飯於馬祥興，十時許，與汪周二君分手歸寓。

再將方墓及其路徑圖示如左

按此即望溪先生兄弟三人合

墳之地也，到此不勞而覓得，可謂不虛此行，余急攝其墓地一影，又與同來汪周二君及張君合攝一影，並以墨拓其碑，惜用擦拓，字不甚清，仍轉碑，使刻字向下，以免殘毀，日已西下，急覓原徑作歸計，行至牛首山西南麓，已近曠昏，乃依通行之徑，展轉而登，徑用磚砌，直達東麓，循行甚易，全程約十五里，迨至停車之處，已屆七時矣，於昏黑中，乘車而奔，俯視大路，纖悉可辨，古人謂：虛室生白，此之謂也，九時至中華門前，飯於馬祥興，十時許，與汪周二君分手歸寓。

再將方墓及其路徑圖示如左

按此即望溪先生兄弟三人合

墳之地也，到此不勞而覓得，可謂不虛此行，余急攝其墓地一影，又與同來汪周二君及張君合攝一影，並以墨拓其碑，惜用擦拓，字不甚清，仍轉碑，使刻字向下，以免殘毀，日已西下，急覓原徑作歸計，行至牛首山西南麓，已近曠昏，乃依通行之徑，展轉而登，徑用磚砌，直達東麓，循行甚易，全程約十五里，迨至停車之處，已屆七時矣，於昏黑中，乘車而奔，俯視大路，纖悉可辨，古人謂：虛室生白，此之謂也，九時至中華門前，飯於馬祥興，十時許，與汪周二君分手歸寓。

因篇幅關係略

不得以妻附，見其後葬先生於

江甯縣建業三圖沙場村龍塘，辰

戌余與乾向，與兄百川弟椒塗同

邱，見家據此，則兄弟三人合邱

議，出於百川，而望溪先生實行

之，其葬地為沙場村，固不誤，

士人呼曰沙牆，則傳謬也，龍塘

應為梁塘之謬，土人稱曰梁塘廟

，固不誤也，或謂其墓辰戌兼

巽乾向，辰巽言其所背，戌乾言

其所向，其墓地，正為巽背乾向

，考清末葉所修江甯府志，暨上

元江甯兩縣合志，皆不載望溪先

生墓道所在，以為時尙近，調查

不及，故略之也，再致書獻類徵

卯貳九 彙載望溪先生神道碑，

全租傳以沈廷詞堂記，能實皆不

詳其葬地，設無蘇氏年譜，則別

無可考，聞方氏後裔，尙多聞人

、何以於其祖墓，不為修整，任

斷碑之久仆，再閱若干歲月，恐無人知此邱為望溪兄弟合葬處，而與蔓草荒煙，同其湮沒矣。汪周二君，皆籍桐城，敬恭桑梓，表章鄉賢。其復之願，油然而生，而周君訪墓之念，存於心者，亦積有歲年，今則一往而得，實先生靈爽，有以式憑之，非偶然也，獨恨季剛師已蚤歿，不及訪，使其尙健在，聞此必為之開顏，或樂為表章之，不知方氏子孫聞之，當如何興奮也，蘇譜云。望溪先生。諱苞，字鳳九。一字靈皋。老年自號望溪，卒年八十二，兄舟，字百川，長先生三歲，寄上元縣籍，應貢生，以制舉文名天下，早世，年三十七。弟林，字椒塗，亦著時文，早夭，

年二十一，又百川卒於康熙四十年十月二十一日。椒塗卒於康熙二十九年三月四日。方氏於宋元之際，由休寧遷桐城，至先生之曾祖象乾，明季避寇亂，僑居上元縣，由正街後，移居土街，先生年三十七歲，康熙三十四年七月，又移居由正街之將園，先是副使公，即先生遷上元。始居於此。其後定居土街。宅出賃。園無主。遂遂毀，先生謀復是宅，名之曰將園，取詩人將父將母之義也，年六十二歲時，雍正七年作書示兄弟道希，葬兄百川，必遵遺命，與弟椒塗同邱，道希得札，從命。葬於蔣甸，大父司諱公諱樹居。中。百川椒塗同封。居右，嫂張氏及夫人蔡氏同封，居左，其後

以陰流入城，遷葬司諱公，遵葬江甯縣石潭萬壽山，年七十五歲時，乾隆七年重為司諱公及百川椒塗卜兆。先是再卜葬，再以陰流入城起墳，先生歸後，急求兆域，不以高年自寬，野處誠求，連歲而後成事，此即最後得沙場村之新兆也，又先生葬其父母於上元南都石甯之台拱岡，所謂萬壽山台拱岡，皆有方氏先墓，此亦待訪之事也，百川子二，道希道永，先生子二，道章道興，道希道章，皆先先生卒，故碑中僅署道永道興之名，先生卒於乾隆十四年四月十八日，而勒石於十七年十二月，為卒後之三年，此皆據蘇譜攷實所得者也。右為金君靜庵所記同訪方望溪

先生墓經過，及考訂甚詳，予與周君蔭棠，皆籍隸桐城，對此一代文宗之鄉先賢，彌切景行，獨惜年來蹤跡，多滯北方，周君雖敷教金陵，又以同好寥寥，獨行不便，今幸金君遠自遼陽，竭來白下，而予近亦浪跡首都，遂得同詣墓門，摩挲碑字，謂非先生在天靈，有以式憑之歟，夙疾未瘳，春寒猶厲，將以暇日，為請於道及鄉人父老，從事修治先生墓地，庶以保存近畿之古蹟而樹立學士之典型焉。桐城後學汪吟龍附記。

揚州慢 夏鵲感開

下輝青

碧柳籠煙，紅橋泛月，珠簾細捲香車。
記富春暖著，正花繁雲霞。自堪憐，事變滄桑，綠楊風韻，都付悲笳。感天涯芳草，青衫淚濕琵琶。

竹西深處，儘勾留，黃酒名家。更法海觀瀾，平山遠眺，休問繁華。任我扁舟一葉，憶舊游，壁上塗鴉。恨金烏欲倦，重訪關部梅花。

八寶妝 閨秀作品

下輝青

妙繪清芬，琳瑯滿目，古色古香雲錦。
六法寫生齊現麗，秀逸生動交蔭。筆端造化精審，紙醉金迷，名媛文字傳花飲。快覽羣英佳構，簫月沈浸。

韻事遍傳宇宙，大雅扶輪，博愛瑤華歡甚。心之靈，吉光片羽，畫之神，一泓碧沁。好攜去，珍藏內寢，與爾小倦通明枕。夢瑞鶴繽紛，鸞翔鳳舞衆仙品。

永遇樂 冒雨觀吉祥庵牡丹

梵宇高寒，瑤宮僻冷，白雲縹緲。國色婀娜，天香妙曼，正許遊人到。翠碧含煙，暈紅潤雨，九曲朱欄環繞。芳華處，迷香蝶舞，夢入羅浮三島。

春滿碧城，客來騎鶴，腰纏散漫多少。明月二分，珠簾十里，杜牧傷春老。綠楊村酒，淺斟低酌，醉眠花落未掃。鶯啼鳥，一枕遊仙，天台路杳。

記燕市劍

王猩酋

余讀戰國策燕太子丹刺荆軻事。慨然念易水黃金臺舊蹟。眷戀不去懷者有年矣。甲戌初夏。李生淮支。自保定寄資斧。贊余出游。乃至易州。涉易水。過荆軻故里。觀荆軻塔葬衣冠處。贈王蔭圃詩。有負氣何妨知已少。除奸不在殺人多語。四月十六日。蓮池書院圖書館觀書。西清古鑑。鐘鼎之後。有振劍二。其第一。鼻。莊子所謂吹劍首者。吹而已矣。即吹鼻之孔是也。吳憲齋古玉圖考附劍。及余所藏。皆壑中有二環。鼻無孔。而長短大概皆同。因以知莊子所謂吹劍。即此製。齊王與孟嘗君服劍一。亦即此製也。是日早餐後。竟在紫河套骨董商店遇服劍。雜置古箭鏃堆集中。土痕未淨。蓋黃金臺出土未久者。獲歸示淮支。育德學舍燈下。把酒聚看。余乘興高歌。曲石榴花一闕。王仲瞻吹笛和之。其氣甚壯。則以斯劍猶有戰國燕市味也。淮支令校役作木匣。匣劍。歸。與舊劍合璧。取舊日繡花衣旁。手製囊。挂壁上。兵亂則藏壁中。孔子生日則陳列展覽。

東莞張次溪者。俠而客燕市。通幽吐肝膽。有丈夫氣。因以贈之。已卯冬杪。次溪在金陵。將歸燕。余先以蠟墨指劍紙上示之。附題一歌曰。昔余驅車渡易水。易水沙洲荆軻里。荆軻塔立荆軻山。其高去天不尺咫。陋儒雖無報國心。千載感懷猶愛指。當時贈人一首詩。慨然燕趙悲歌士。市中寶劍出土新。是日相逢亦狂喜。此劍當是燕昭王。黃金臺上客珠履。不然則是高漸離。醉後擊筑怒相視。匣之以錦挂草廬。虛名銅劍嬌雙美。年來老朽志未衰。電光時看蛟龍起。蟄居如此春復秋。未免鬱鬱辜負爾。持劍欲以贈張侯。吝惜再三終不已。家無長物帶千金。其他何足酬知己。付之囊中斯得人。圖形先寄秦淮淡。知君歲暮當北歸。地角天涯五千里。此劍壯氣垂長虹。直從金陵到燕市。今年庚辰夏。北鄉土匪猶未靜。乃郵包寄次溪金陵寓中。逾半月不到。大恐。以為中途或失。次溪又來函有憂危語。余愈悔。寢食不寧。時一拊髀歎。可奈何哉。久之。次溪忽報

劍匣到。余大歡喜。較得劍千萬倍也。客笑余曰。古器貴有名。今此劍無一字。何沾沾若是乎。余曰。唯唯否否。物以真為貴耳。銅器時代物。今所存者。自清故宮及海內外公私收藏。無慮數千萬。又簡簡有文字。且多至數百千。赫赫然有大名。謂為秦世寶。神聖不可侵犯。然以余觀之。十八九皆惟也。別有辯說。茲不煩贅。余與次溪交遊。雖細故微物。必以真。服劍以無字。故不見重於世。豈非眼光。為所攪去。此余與次溪所以得親燕昭王黃金臺之芳澤。挹荆軻易水之風光。而以真物自豪也。壬戌癸亥間。老友李後山為余買一劍來。古鏃鏃然。有吳季子之劍五字。鳥篆亦甚奇。余輒棄之不顧。蓋天下之好虛名而受實禍也。咸如是類矣。不求其真而務其名。皆余與次溪之所笑也。又古今文字詩歌有通例。張大虛誇者不為妄。抑彼揚此者不犯法。余此記云大名古器十八九皆惟也。是真語。非文字詩歌烘托法。合并聲明。漏陰石器猿人。記於瓦硯銅劍廬。

謝寥士先生賜寄國藝

澧川

舉目山河，巢覆也卵完望斷。況石壁城隈烟鎖。地偏

一編華國大文章。紙價今朝貴洛陽。江管生花新結構。千將出土舊光鈿。好從泉客求珠串。深愧巴人入錦囊。讀罷高文拜遺像。看儒風月照容光。(藝刊常登名宿像)

滿江紅題覆舟山石壁

澧川

人遠。蒼水難消覆楚恥，船山空抱沈舟愿。立石城半壁望江山，風雲變。流迅急，同舟歎。思裁覆，民心憚。是堂物泉涸，楚船膠散。歲壑不防大力負，移山又作愚公看。到而今只有殺城求，媽皇鍊。

徠翔閣隨筆

无髯

袁中郎敘竹林集云：往與伯修過董玄宰，伯修曰：近代畫苑諸名家，如文徵明，唐伯虎，沈石由輩，頗有古人筆意否，玄宰曰：近代高手無一筆不肖古人者，夫無不肖，即無肖也，謂之無畫可也，余聞之悚然曰：是見道語也，故善畫者，師物不師人，善學者，師心不師道，拭曰：無大智慧，不能作如是解。

又敘姜陸二公同適稿云：畫苑書法，精絕一時，詩文之長，因之而掩者，沈唐祝文是也。

歐陽修歸田錄云：近時名畫，李成巨然山水，包鼎虎，趙昌花果，成官至尚書郎，其山水寒林，往往人家有之，巨然之筆，惟學士院玉堂北壁獨存，人間不復見也，包氏宣州人，世以畫虎名家，而最爲妙，今子孫猶以畫虎爲業，而曾不得其髣髴也。昌花果寫生逼實，而筆法輒俗殊無古人格致，然時亦未有其比。巨師真蹟，當代已成鳳毛，何論今世耶。

沈貞吉南齋，石田先生之父，列朝詩集小敘云：白石翁同齋先生子，而南齋其父也，二公皆工唐律，善繪事，清河書畫訪云：貞吉畫師董源，可亞劉廷美其遺蹟絕少，吳中記在畫云：先生每賦一詩營一障，必界月閣歲迺出，不可以錢帛購取，故以少重。

藏文進畫，劍拔弩張，雖具有南宋之表，

而意趣盡失，傳其法者有吳小仙張平山等，專用枯筆焦墨，恣意塗抹，放誕不經，師心自用，墨法盡廢，沈文既起，力追古法，筆墨并用，董玄宰紹其遺緒，一洗浙派之陋習。

徐青藤嘗自評曰：吾書第一，詩二，文三，畫四，楊息柯謂青藤當以畫爲第一，書次之，詩又次之，文居下，因其書有縱筆太甚處，易於作僞，其畫則高超靜遠，雖慧心人猝難摹倣。袁中郎與口口書云：今代知詩者，徐渭稍不媿古人，朱竹垞謂其詩學長吉，間雜宋元，與文皆未免繁蕪，不若畫品，大小塗抹，俱高古也。

武梁祠畫象，在山東嘉祥縣紫雲山，漢從事武氏墓前，爲建和間物，水經注載：金鄉司隸校尉魯恭，領野荊州刺史剛墓前石室，皆有畫象，略與此同，翁覃溪重立武氏祠石記云：自東武趙氏，始有武氏石室畫象五張，而其錄弗傳，唯鄱陽洪氏，乃圖且釋之，凡四百餘字而已，當宋南渡時，已謂重刻本爲可珍，黃小松紫雲山訪碑圖題記云：乾隆丙午秋，見嘉祥縣志，紫雲山石室，零落古碑有孔，拓視乃漢敦煌長史武班碑及武梁祠堂畫象。與濟甯李鐵橋，洪洞李海村南明高往視，次第搜得前後左右三石室碑圖，武氏石闕，孔子見老子畫象諸得碑之多，無逾於此，生平至快之事也，

同海內好古諸公，重立武氏祠堂，置諸碑於內，移孔子見老子畫像一石於濟甯州學明倫堂，垂永久焉。畫像今磨泐已甚，有模糊不辨人物者，黃本今不易遊，唐拓則無論矣，聞近人吳蓋臣以鉅金得唐拓本，惜未得見以飽老眼。

金冬心名農，字壽門，自號冬心先生，仁和人，僑居維揚。好古力學精鑑賞，善別古畫真贋。少與石貞石，丁鈍丁等以詩文相切磋。張浦山謂其年五十餘始從事於畫，涉筆即古，脫畫家之習，良由所見古蹟多也。初寫竹，師石室老人，號稽留山民。繼畫梅師白玉蟾，號昔耶居士。又畫馬，自謂得曹韓法，趙王孫不足道也。近寫佛像，號心出家齋粥飯僧。其布置花木，奇柯異葉，設色猶異，非後世世間所親，蓋皆意爲之。故冬心之作，三百年來，雖寸絲片楮，人皆珍逾拱璧，是無人不知其善畫也。而俞青原則謂金壽門客居維揚，兩峯師事之，每作畫乞其題咏署名，人遂爭購，其實壽門並未賞有片楮寸縑之作。青原此說，至是研考。張大千嘗得冬心囑兩峯代筆書，然以兩峯畫自宋元入手，工力極深，若使作簡勁之筆自非難事，至於是非，未敢論斷也。或曰冬心每於素楮作題跋，使兩峯爲補畫，此說未知何據。

狀元夫人 (下)

二渠

高品想了一會道，據你說來，不是陸素蘭，就是金淑芳，不然就是袁寶珠，春航道，金淑芳在聯珠班，我見過他的戲，生得瘦瘦兒的不是，至于陸素蘭袁寶珠，我却認不得，不知到底是誰，高品道，袁寶珠是不大穿素色衣裳的，你說這光景，也不大很像陸素蘭，要不然是蘇蕙芳，不錯的定是蘇蕙芳，那真是冰壺秋月，清絕無塵，生得不肥不瘦，一個鷄子臉兒，常穿件素色衣裳，在聯珠班，中竹君定他是第二名，春航道尚是第二名，第一名是誰，難道還有比他好的麼？高品道，第一名是袁寶珠，過兩天開講的時候，你就看看見了，春航道爲什麼，高品道，見第二名相公，已經跌在車轍裏，見第一名相公，不要倒在溝裏麼？春航只管的笑，猶細細的把那相公摹想，想了一會，那相貌聲音，丰神情韻，便宛然一輛大驛車，那相公坐在面前，便不言不語的傻笑，就在高品處吃了晚飯，直講到三更天，纔各安寢，次日天晴了，袁航絕早起來，把衣裳曬曬乾了，刷淨了泥，換了一雙靴子，心裏想去聽戲，又苦于無費，竟無可典之物，想着尚有幾件衣服，便走到田安房裏，卻不見他，也等不及他來，打開了他的衣包，也有件繭綢皮袍，包在裏面，便拿了出來，叫那小使張和去當了，倒有六吊錢，心中大喜，飯也不吃，一連看了五天聯珠班，纔見着那相公一面，看他唱了一齣獨占，訪問他的姓名，卻正是蘇蕙芳，蕙芳偶在春航身邊走過，認得是前日跌在溝裏那一位，又見他衣裳一身斑點，

未免一笑，但不好意思來照應他，春航見蕙芳，對他一笑，便如逢玉女投壺，天公開口，便喜歡得說不出來，千思萬想，可惜不能叫他一回，又看他這樣局面，似乎不肯輕易陪酒，斷非紙條飛去，隨叫隨來的光景，不得主意，日間咨嗟太息，晚上夢魂顛倒，看看將要害相病了……及春航之一片深情，終得認識的經過：「春航悶坐了兩日，米煤催逼，告貸無門，經高品款留只得暫時寄食，一日用了飯，高品拜客去了，春航即到戲園來，一心想着蘇蕙芳，又沒有錢聽戲，只好站在戲園門口，候着那蕙芳出進，將到開戲時候，果然見蕙芳坐了車，到門口下來，徧徧有一羣人進來看戲，一擁把春航擠在背後，卻彼此不能照面，春航心裏甚恨，急把卻身子擠出來，蕙芳已進去了，只得呆呆的不動，候他出來，料又看見了許多上等相公，與蕙芳不分高下，春航想道，不料聯珠班內有這些好相公，果然名不虛傳，足足候了三個多時辰，始見蕙芳低着頭出來，前面兩個美少年，服飾輝煌，兩個跟班，夾着墊子，抱着衣包，同蕙芳上車去了，春航知蕙芳沒有見他戀戀的走回來，過了一宵，明日又到戲園門口，候了一天，卻沒有會見，此日便爲虛度，嗟嘆不已，蓋春航執迷已久，一時難悟，天天去尋聯珠班，候着蕙芳，一連十餘日，蕙芳却也看見前次跌在溝裏的人，每逢上車下車之時，總站在戲園門口，如醉如癡，目不轉睛的看他，心裏十分詫異，因細看他的相貌，恰神清骨秀，風雅宜人，面目

雖帶幾分憔悴，而珊珊玉骨，情韻盎然，蕙芳心上已明知此人為他而來，也未免有情，屢以秋波相贈，春航便喜得眉飛色舞，每日跟了蕙芳的車，直送到吉祥胡同蕙芳寓處，門外徘徊，良久始去，一日春航好運到了，也是各人的緣分，正跟着蕙芳的車，蕙芳留神看見，便起了幾分憐念的心腸，一進了門，便叫跟班的請他進來，跟班的出去，瞧了春航兩眼，道：老爺是尋我們相公的，我們相公叫請你老爺裏面吃茶呢？春航喜出望外，倒立定了走不進去，跟班的又請了一遍，春航終是羞羞澀澀的，不好意思，忽見裏面，又有人出來，說請那一位跟車走的老爺進去，春航只得整一整衣裳，隨了跟班的進了大門，便是一個院落，兩邊扎着兩重細巧籬笆，此時二月下旬，正值百花齊放，滿院的嫣紅姹紫，穠豔芬芳，上面小小三間客廳，也有鍾鼎琴書，十分精雅，不多一刻，蘇蕙芳出來，穿一幅素色珍珠皮衣服，上前來請安，春航即一把拉了手，卻是柔荑一握，春荷纖纖，二人並立，差不多高，原來蕙芳也有十七歲了，蕙芳對着春航笑道，天天見面，尚未知貴籍大大，前日辱在泥塗，深感感情原看，至屢

蒙青眼，實幸自三生，春航心上十分詫異，道：吐屬之雅，善於詞令，便道觀容，便縈寤寐，鄙懷欽慕，祇可盟心，乃不加詞謹，反蒙見招，正是巨眼深情，使我田湘帆沒齒不忘，遂將籍貫姓氏，一一說明，又道些思慕的話。……較之袁趙長歌，更屬曲折靈動。其後楊恩壽又據此作為戲曲八折，名桂枝香，調采雖有可觀，而搬演輒嫌呆板，論其流播於社會上的力量，便覺視品花寶鑑為相差遠甚了。

陳長春字紉香，安徽十牌，在京師隸春台班，聲技獨絕，豔噪一時。海監朱昌頤采山，以癸酉拔萃，為戶部郎，春甚，幾於非是食不飽，寢不安，英四相公筦度支，采山兼捐納房，於時長春長袖善舞，築室蓄弟子，教歌舞，靜游俠兒金自娛樂。而采山於乙酉（道光五年）丙戌（道光六年）聯捷，廷對魁天下，世遂以狀元夫人目長春。但此乃采山之自愛長春，非長春之能識采山，所以在采山遺事諸書復行出山以後，二人之蹤跡。遂告疏遠。按長春之行動一切，俱不遠於方李，故其姓名，便亦不克與之方駕矣。

採桑子

閒步城南見巷曲廢宇中一石
 蕭然千百年物為徘徊久之歸
 成此詞

木安

行行行過荒園裏，荊棘蒙叢。塊石穹窿。
 幾度滄桑夕照中。畫梁紫燕今何處，一
 去無踪。惆悵香紅。忙煞紛紛蝶與蜂。

鎖窓寒

登天又臺 澧川

縹緲凌風、澄鮮含景、石城高處。雲封
 霧鎖，玉女倚弓年許。曉風涼天低日佳，一
 枝竹杖閒延佇。似鶴歸海上，山川依舊，目
 空俯仰。雲樹。縈洲嶼。况病後登臨，去
 天尺五。垂楊遠視，縷縷抽人愁緒。儘寄臺
 齊器壁還、腐心刻骨銘在莒。彼名流慟哭新
 亭、祇令神銷沮。

過秦樓

題章某君夫人綠竹軒 澧川

雨密瓊投、風清滯起、百畝綠陰遮斷。
 江州閣古、楚岸樓高、好句勝游嘉產。怕車
 塵、居卜睢園。幾弓庭院。有龍吟鳳舞、軒
 窗寒碧夢驚身健。人共見碎月林深，寒天
 袖薄、樹影與人俱倩。梅陰畫意、篔簹琴聲
 、清福幾生修徧。誰料海上東風、拂翠波頹
 、搖竿力倦。願山陰隱者、人樹虛心一片

甫里唐塑

甫里唐塑，爲吳縣角直鎮保聖寺之羅漢像，其初數凡十八，列於大殿之東西兩壁，塑壁襯其後，形態衣褶，栩栩如生，相傳爲唐開元間揚惠之所塑，余幼時猶見其完整，民初寺圯，像乃半毀。每歲新春，保聖寺場中，雜耍及玩具雜陳，鄉人均解衣往遊，名之曰「游保聖」，且必至寺中伏虎羅漢像前，撫摩虎體，謂可保一年健康云。案劉道醇五代名畫補遺載云：

「惠之，開元中與吳道玄同師張僧繇筆迹，巧藝並著，道玄聲光獨顯，惠之焚筆硯，毅然發憤，專肆塑作，能奪僧繇畫相，乃與

桐陰軒隨筆

定鈞

道子爭衡，時人語曰：「道子畫，惠之塑，奪得僧繇神筆路。其爲人稱歎也如此。」

歷代畫史彙傳亦謂：

「楊惠之，開元中與吳道玄同師張僧繇。」

惟張僧繇係梁時人，上文所稱同師之一師「字，蓋私淑之意也。龔明之中吳紀開云：

「慧聚寺（按此寺在崑山。）有毗沙門天王像，形貌如生，乃唐楊惠之所作。惠之初學畫，見吳道子畫甚高，遂更爲塑工，亦能名天下。徐稚山侍郎，以此像得塑中三昧，嘗記其事，謂其傍二侍女尤佳；且戒後人不可妄加塗飾。近爲一俗工修治，遂失初意。」此外則鳳翔天柱寺之維摩像，北平太華觀

之王皇像，汴州法王院之佛像，河南廣愛寺之五百羅漢，均爲惠之所作，見東坡詩及王氏畫苑。民國七年，吳人顧頡剛氏遊角，親寺中塑像，加以考證，知確係楊塑，乃發表其作品於小說月報。後有日本東京美術學校教授大村西園，至寺觀覽，歸途經滬上又購得康熙吳郡甫里志，相互參證，益信其爲楊塑，乃著塑壁殘影一書，於是甫里唐塑，漸爲世人所注目。民國十七年，大學院議設法保存之翌年二月，教育部乃組唐一保管委員會，民十九由江蘇省政府撥款興建保聖寺古物館於該鎮，聘江小鶴氏設計主其事，惟殘存之像，僅餘半數矣。事變後，余曾往古物館一遊，雖塵封蛛網蔓草沒脛

，而此羅漢像九尊，仍完好如初，亦可謂大幸矣。

甫里先生祠

甫里先生祠又名魯望祠，舊在角直鎮之白蓮院，今在甫里小學第一校舍內，祠中有光明閣清風亭門鴨池諸勝，清風亭中有唐高士陸龜蒙像。按陸龜蒙先生爲元放七世孫，字魯望，唐長洲人，居松江甫里。（按松江爲吳淞江之簡稱。）多所論撰，嗜茶，不喜與流俗交，常乘舟設篷席，齋束書，茶灶，筆床，釣具，放游江湖間，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漁翁漁父江上文人。著有耒耜經，小名錄，笠澤叢書，甫里集。先生素與李蔚盧攜善

，及盧李當國，召拜左拾遺，詔方下卒，時爲中和初。祠即其宅，卒後墓亦在其旁。祠建於宋熙寧時，歷元及清，累經修繕，詳載吳縣志及甫里志。民初於葦草中得其墓碑，乃由里人沈伯安等集資修理祠墓，得以煥然一新。惟事變後作何狀，惜未一詢里人也。

沈歸愚五涇侯廟記墨蹟

沈歸愚五涇侯廟記墨蹟，現藏江蘇省立蘇州圖書館歷史博物室內。五涇侯廟今簡稱五涇廟，在蘇城倉橋浜南五涇廟街內，祀閩門內河北濠山塘渡僧橋釣橋五涇水神，五水匯爲沙盆潭，深廣稍險，故人祀之。據吳縣志云：「五涇廟在閩門水關東北五涇廟街內，建置無考，

清咸豐十年燬，光緒中建。」記中稱：「明隆慶初，海忠介公撫吳，製有「烈火不焚」匾額，懸於廟楹以彰靈異，蓋以禱雨則立沛甘霖，禦火則頓息楊焰故也。乾隆縣志又載：「廟初東向，明萬曆間，居民罹火災，延燒數百家，惟廟巍然獨存，時著靈應，遂改建南向。」云。則此廟之建立，由來已古矣。此記爲乾隆三十三年初夏所撰，先生徇住持曹靜得之請，欲募捐重新，乃先爲之敘其緣起，以資號召。按先生係長洲人，諱德潛，字確士，歸愚其號也。年屆古稀，始登進士，高宗稱爲老名士。召對論歷代詩源流升降，大賞之，命值上書房，擢禮部侍郎，以年老乞歸，原銜食俸，高宗賜詩極

多。卒年九十七，贈太子太師，謚文憲。高宗以先生與秀水錢陳羣，並稱為東南二老云。是記所敘，匪特足彰五涇水神之靈異，並可補邑乘所不及，即其墨蹟，亦吳中文獻之瑰寶也。

雷君暉之懶窩筆記

民初掃葉山房發行之文藝雜誌，中載雷君暉之作品極多，懶窩筆記即此中之一。記中關於藏書家之掌故，及其軼事，記載殊詳，且至饒趣味，如記明之朱大詔以美婢易宋版書，又如明胡應麟，見一異書鈔本，竟解所衣烏絲直

撥易之。惜文藝雜誌祇有數卷，不克窺其全豹。他如所著蓉城閒話，關於鴉片故事，及癮君子之笑談，亦雋永有味。又有小說叢談，亦按期登載，對於小說之考證，亦殊精核。按雷君名城。係松江人，別署顯公，亦作雷顯，少年時遊幕各省，嗣又廁身報界數十年。著有清人說書，上海之騙術世界，滿清官場百怪錄等，由掃葉山房出版發行。

余天遂亦名顯公

茲閱吳門鄭逸梅氏所著孤芳集，知有余天

遂者，亦名顯公，且與雷君暉係同時人。按天遂諱壽顯，玉峯人，狂放自喜，因號顯公。為革命先進，曾佐姚雨平將軍戎幕，功成退隱，入南社，畫聲騷壇。擅雜劇，作蛟叟（何紹基）書，得者拱壁視之。中山先生任臨時大總統，會延先生為祕書，旋以恥居某君下，乃辭職他去。善岐黃術，為人治病，輒奏奇效。又嘗主報紙筆政，亦偶作小說家言，詩古文辭古氣滄澗，胡石予深贊賞之。詳見孤芳集所載余天遂先生軼事，茲撮其大概耳。

卜算子慢

辛巳夏五初庵寄示此詞索和久未拈韻兼鮮聞音勿遽率成寫奉家士詞家正和

鵝龕

歸國謠奉題何顯齋先生藏夢蘇老人繪手卷

伊珍

千疊翠。潑墨吹雲松麝費。胸藏丘壑吳練壁。烟霞舒卷僂僂意。薪傳指。翩翩水部南宗繼。

塵顏易老，霜鬢漸凋，試問為何停軫。况有東風，可奈十分悽緊。愁損。楊襟懷積有獅林近。獅子林近在咫尺好趁此清游。碗礪須澆，還借芳醞。到處尋鴻印。恨路曲苔深，綠沉紅褪。卅載重來。景物那堪憑準。休恨。喜吟朋寄與山中信。賦遂初思歸不得，儘無聊且忍。

瑣窗寒奉題陳歡湖先生鄰袁野屋圖即次原韻

伊珍

近市幽棲，扶筇岸憤，吟烟篠。昏靈暮起，怕聽蔣山啼鳥。恨蒼黃維傾柱折平石城虎踞匆匆了。勝蘓蕪野屋，依然無恙，吉祥雲鏡。江表。庾園小。况地接倉山，流風未渺。飛毫拂素，燦燦輝生詩草。隔塵囂堂似浣花，一椽更隱師杜老。樂猶待看澄清，禹甸消紛擾。

琵琶仙近事有感

鵝龕

春冷蘇臺，向誰訴，悔着溪山游屐。香雪殘夢初醒，東風吹更急。空勝取悽烟楚雨，又添了悞儂消息。斷續鴻嗽，蒼涼雁影，千里愁積。可憐那芳草天涯，奈妖霧濃霧萬重疊。招恨少陵心事，湧低徊嗜昔。思不盡衷腸寸結。忍再教兩鬢催白。怕聽樓角枝頭，杜鵑啼血。

清平樂依韻酬張伊珍女士

鄰袁

金陵緩轡。露瀉衰蘭淚。暗養鳴鶯秋樹底。搖動哀江手筆。容渠夢境騰營。雕鏤水勝山零。苦恨繁霜染鬢，勞勞舊岸荒亭。

金陵緩轡。露瀉衰蘭淚。暗養鳴鶯秋樹底。搖動哀江手筆。容渠夢境騰營。雕鏤水勝山零。苦恨繁霜染鬢，勞勞舊岸荒亭。

燕都史蹟風土叢編

紀述北平史事書目考

拜袁堂主人

北平事蹟 劉崧著 未見

見明志地理類

大興縣圖志 佚

卷數撰人無考。見文淵閣書目署字號第一廚。

舊志一冊。案文淵閣書目

。正統六年楊士奇等編定

。大約洪武以後所修。謂

之舊志。永樂以來所修。

謂之新志。遠明中葉。各

州縣志。均自謂初始。未

嘗見此二志。並不知有修

志之事。明人不學。亦可

概見。迄今一部不存。即

天一閣絳雲樓所收諸志。

亦明中葉所修者。幸存此

目。獨可略知梗概耳。

宛平縣圖志 佚

卷數撰人無考。見文淵閣書目署字號第一廚。

舊志二冊。

宛平縣志 佚

卷數撰人無考。見文淵閣書目往字號第一廚。

書目新志。

大興縣志 佚

卷數撰人無考。見文淵閣書目往字號第一廚。

書目新志。

宛署雜記二十卷 沈榜著

存 刊本

榜見官吏表。榜於萬

歷二十年任宛平所撰。純

用志體。考證附各門之後

。日下舊聞屢引之。序云。

宛平二百年來無人記述。

則明初宛平圖志皆未寓目

者也。述古堂書目列於地

理總志。

順天府志六卷 謝杰沈應文

合著 存

謝杰事蹟見官吏傳。

沈應文見職官表。是書杰

修於前。應文踵於後。府

丞譚希思縣丞張元芳同編

次。分六綱三十七目。書

止六卷。甚為簡略。

燕史一百二十卷 郭造時著

未見

見明志地理類。

燕都游覽志四十卷 孫國教

著 存

國教江南六合人。由

貢生授延平訓導。是書考

古證今。文詞爾雅。廣搜

金石。更其所長。

長安客話八卷 賈一蒙著

未見

見明史藝文志地理類

。日下舊聞屢引之。

日畿訪勝錄二卷 魏士著

未見

士海鹽人。萬曆甲

午游京師時。尋訪都城內

外諸勝。因彙輯成編。然

所載古蹟。實皆鈔撮孫國

教燕都游覽志。蔣一葵長

安客話諸書。不足資證據

也。

長安里語一卷 孫昌祚著

存 萬曆壬寅

昌祚字伯昌。常熟人

。是編官刑部時所作。附

燕山叢錄之後。四庫提要

云。里語尤為鄙俚。又多

失其本字本音。不足以資

考證。案叢錄載畿輔碎事

。此篇專述京師。故棄彼

取此。

帝京景物略八卷

于雍正劉
備合編
存 刊本

侗字同人。麻城人。

崇植甲戌進士。官吳縣知縣。奔正事蹟。詳先賢傳。

。是編詳載北京景物。奔正撫求事蹟。而侗排纂成文。以京師東西南北各分

城內城外。而西山及畿輔併載焉。所列目凡一百二十有九。每篇之末。各繫以詩。採摭頗疎。考據亦不的確。刊本旁加句讀。以為佳句。復加墨圈。直以時藝視之。明人奔陋。實可哂也。

五城坊巷衞衛集一卷 張鼎編 存

是書專記坊巷衞衛。分五城。地段古跡寺觀。詳載無遺。

燕市雜詩 于燕芳著 佚

即眉公雜錄之一種。

舊京遺事 史元著 存

見禁書總目。

忠貞軼紀一卷 存 寄園寄

所寄本

懋賢江南人。官順天

教授軼記專載京師甲申殉節之士。半屬儒生。間及一二武職閒曹。要以闡揚幽光。補國史所不及焉。

今所紀姓名事蹟。全載於寄園寄所寄。裂些寄。

明宮殿額名 未見

卷數撰人無考。日下舊聞屢引之。

京城古蹟考 未見

卷數撰人無考。日下舊聞屢引之。

欽定日下舊聞考一百二十卷 存 乾隆 年刊本

乾隆三十九年奉敕撰

。因朱彝尊日下舊聞原本刪繁補闕。授古證今。一一詳為考覈。定為此本。原書分星土世紀形勝宮室城市郊坰京畿橋治邊障

戶版風俗物產雜綴十三門。外增列苑囿官署二門。並前為十五門。又原本城市畿二門。五門及各州縣分屬之地。今昔不同。一以新定界址為之移正。

各朝宸章涉於神京風土者。悉案門詳載。尤足以昭垂典寶。藻繪山川。千古輿圖。當以此本為準繩矣。天府廣記四十四卷 存 抄本

是書以京畿事分類編輯。凡建置府治學宮城池宮殿各一卷。壇廟四卷。官署二十三卷。其中倉場漕務附戶部選舉貢附禮部之類。又各以所屬繫錄人物二卷。名勝川梁各蹟寺廟石刻陵園各一卷。賦一卷。詩三卷。全用志乘之體。承澤所作春明夢餘錄。多記明事。是編則上該歷代。下迄於明。為例稍殊。

金齋退食筆記二卷

高士奇 著 存 刊本

士奇是編乃康熙甲子

官侍講學士入侍內廷時所作。自序稱銜署監局載會典者不書。訪問未確者不書。外人所罕窺者亦不敢書。士奇出入禁廷。朝夕考校。故所記往往可據。

日下舊聞四十二卷 朱彝尊 著 存 六華 關刊本

彝尊秀水人。官至翰林院檢討。罷官留都下。以京師遼金元明歷代建都之地。迺採摭羣書。自六經國史詩文別集百家二氏。以至海外載紀。殘碑壞

。靡不搜錄。成四十有二卷。題曰日下舊聞。古來誌都京者。前莫善於三輔黃圖。後莫善於長安志。彝尊蒐羅詳洽。已駕二書之上。其子昆臣。復加搜葺。附於各卷之後。乾隆三十九年奉敕重編後。

北平古今記十卷 未見

見朱彝尊日下舊聞引

用書目。張穆顧亭林年譜

。遠史拾遺引作孫承澤誤

萬歲山考一卷 未見

見張穆顧亭林先生年譜

此書已為大輅椎輪。然其考證之勤。搜羅之博。究非郭造卿劉侗輩所可同日語矣。

燕臺筆錄一卷

項惟貞著 存 學海類編刊本

惟貞秀水人。彝尊門人。此書即日下舊聞內風俗一門。列入曹溶學海類編。考彝尊撰舊聞時。溶歿已久。安得錄之學海類編。割裂原文。強立名目。猶沿明人習氣。非溶原本。此亦一證。

帝京歲時紀勝 潘榮陞著 乾隆二十二年刊本

榮陞大興人。此書序述京師歲時勝事。當乾隆初年。海宇靜謐。人物富庶。游覽之勝。十倍今茲。筆亦裁剪得體。

宸垣識略十六卷

仁和吳長元著 乾隆五十二年北池草堂刊本

長元仁和人。客京師十餘載。留心掌故。即經一坊巷一梵刹。亦必詢其

所自。將擬為帝京景物長安可游之續。時日下舊聞考頌行。乃綜括其大綱。參之以所撥拾。上自官府。下迄郊坰。為宸垣識略十六卷。所采不出舊聞考。惟增王侯甲第名人故宅。小小補綴。亦具苦心。固游覽者之所取裁也。

燕京雜記 存 聚珍本

此書雜記京師服食器用時節。頗為詳備。惟不知撰人姓名。而其中時尚之事。大半在道光中葉。與日下舊聞考不同。而與今時亦異。蓋道光中人也。署名不曰京師。而曰燕京。尚沿舊說之誤。

藤陰雜記十二卷 戴蔭著 存

璩字履塘。歸安人。博聞多識。著作等身。尤熟於國朝掌故。官水曹至躋卿貳。前後垂三十年。凡耳目所及。筆之於書。為雜記十二卷。首述國初諸先達科名盛事。次紀京

師五域名勝。旁及郊坰。其間詩酒遨遊。古今興廢。靡不考據精密。殫見洽聞。大旨仿漁洋山人偶談筆記諸書而作。

皇元建都記 佚

撰人卷數無考。見錢氏絳雲樓書目。倪燦補三史藝文志。錢大昕元藝文志地理類。

內府宮殿制作 佚

撰人卷數無考。見錢大昕元藝文志故事類。

折津志典 熊自得著 佚

見盧文弨補遼金元藝文志地理類。自得字夢祥。豐城人。崇文監丞。日下舊聞張鵬序。引熊自得燕京志。大約即此書也。

故宮遺錄一卷 蕭明著 存 蕭明著 存 蕭明著 存 蕭明著 存

蕭明著 存 蕭明著 存 蕭明著 存 蕭明著 存

洵廬陵人。洪武初。

為工部郎中。奉命隨大臣至北平。毀元舊都。因得偏閱經歷。凡門闕樓臺殿

宇之美麗深遠。闌檻瑣窗。屏障金碧之流輝。園苑奇花異卉。臺石之羅列。高下曲折。以至廣寒秘密之所。莫不詳具該載。序次亦極典核。惜止載宮門以內。而大都宮城之制。未詳遺蹟。遂不可考。覽古者未免有餘憾也。

大都宮殿考 未見

王氏格古要論。采故宮遺錄。刪削十之二三。為更此名。

洪武北平圖經 佚

撰人卷數無考。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二十平字韻載之。日下舊聞亦間引用。案洪武元年改大都路總管府為北平府。隸山東行中書省。二年置北平行省。永樂元年。改為順天府。此書實順天志所托始。朱彝尊博極羣書。猶未得見。其佚久矣。文淵閣書目署字號北平圖志。疑即一書。

金冬心騷圖

原田尾山作

無染
熙合譯

金農。字壽門，號冬心，錢塘人。少時與石貞石，陳竹畦，丁鈍丁等以詩文相切磋。尤有古癖，收蓄金石之文不下千卷。中年遍遊齊魯燕趙秦晉楚粵之間，不遇而歸。妻歿，遂寄寓揚州，鬻書畫以自給。卒年七十餘。

兩峯，爲之搜羅成集。嘗弄有龜甲大如錢，上有如古銅之斑紋。又養洋犬，名阿鵲，愛之甚，每食之必以肉。後阿鵲死，爲詩哭之。

冬心工八分書，少變漢人之法，後又師國山及大發神懺兩碑。截筆端作擘窠大字，甚得奇致。又精篆刻，而作品不多，畫兼人物花卉，尤工梅竹。張浦山謂冬心精鑒賞，年五十，始從事於畫，初下筆卽入古，脫盡畫家習氣，皆由其多見良好古蹟之所致也。平生著作多銘贊雜文，歿後散佚，弟子羅

冬心畫竹師石室老人，號稽留山民。畫梅師白玉蟾，號昔耶居士。畫馬得曹霸韓幹之法，謂趙松雪不足道。畫佛像號心出家齋粥飯僧。其花木奇柯，皆異於塵世間物。

清初與四王吳惲對峙者，有八大山人石濤。前者與畫道正傳相反，後者不泥於成法。八大以逸氣勝，石濤以奇氣勝，皆脫盡窠臼，別闢生面。康熙乾隆以後，清朝之畫宗尙六大家，因受八大石濤之風而變化者亦甚夥。

冬心亦爲八大石濤之儔。騷圖係山本二峯翁之舊藏，縱三尺八寸，橫一尺五寸三分，墨畫紙本。粗豪簡勁，用筆古拙，乍視若童子畫，熟視乃覺生氣躍動，神采奕奕。畫馬名高於唐之曹霸韓幹，筆超於宋之李龍眠。唐宋元明名畫展覽會時，其五馬圖卷，曾一度送往我國展覽，吾人心目爲之一新。此圖有曹韓之遺風。元代趙子昂，任月山諸畫馬名家，亦無冬心粗豪之筆法。冬心以前人不足道之自負，未必爲無稽之言。文人之畫以形似爲卑，以傳神爲上。蘇東坡謂「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卽爲此意。此圖（騷圖）依其題贊觀之，

其嘗追想所見唐人韋偃之畫馬，以意點抹，是欲捨其巧緻，專取其神氣者，此乃文人畫之真髓也。題字又具有其獨擅斬鐵折釘之妙，古意橫溢，超出塵表。而粗豪之畫馬與謹嚴之題字，有相得益彰之妙，可爲吾人應學文人畫之一典型。此題贊亦載於冬心先生畫馬題記。曰：「禿筆掃騷圖韋偃（唐人韋偃）畫馬之妙也。其紅鞵覆背圖一軸。乾隆元年見之京師王侍郎宅。會題詩左方。侍郎逝後。此畫爲廝養卒竊去。歸之內城賣漿家矣。今拈毫追想其意。所謂頭一點尾一抹者。乃於素練中摹得之。每逢上已禰羣之日。不無有斜陽芳草香輪漸遠之感也。」

其嘗追想所見唐人韋偃之畫馬，以意點抹，是欲捨其巧緻，專取其神氣者，此乃文人畫之真髓也。題字又具有其獨擅斬鐵折釘之妙，古意橫溢，超出塵表。而粗豪之畫馬與謹嚴之題字，有相得益彰之妙，可爲吾人應學文人畫之一典型。此題贊亦載於冬心先生畫馬題記。曰：「禿筆掃騷圖韋偃（唐人韋偃）畫馬之妙也。其紅鞵覆背圖一軸。乾隆元年見之京師王侍郎宅。會題詩左方。侍郎逝後。此畫爲廝養卒竊去。歸之內城賣漿家矣。今拈毫追想其意。所謂頭一點尾一抹者。乃於素練中摹得之。每逢上已禰羣之日。不無有斜陽芳草香輪漸遠之感也。」

其嘗追想所見唐人韋偃之畫馬，以意點抹，是欲捨其巧緻，專取其神氣者，此乃文人畫之真髓也。題字又具有其獨擅斬鐵折釘之妙，古意橫溢，超出塵表。而粗豪之畫馬與謹嚴之題字，有相得益彰之妙，可爲吾人應學文人畫之一典型。此題贊亦載於冬心先生畫馬題記。曰：「禿筆掃騷圖韋偃（唐人韋偃）畫馬之妙也。其紅鞵覆背圖一軸。乾隆元年見之京師王侍郎宅。會題詩左方。侍郎逝後。此畫爲廝養卒竊去。歸之內城賣漿家矣。今拈毫追想其意。所謂頭一點尾一抹者。乃於素練中摹得之。每逢上已禰羣之日。不無有斜陽芳草香輪漸遠之感也。」

其嘗追想所見唐人韋偃之畫馬，以意點抹，是欲捨其巧緻，專取其神氣者，此乃文人畫之真髓也。題字又具有其獨擅斬鐵折釘之妙，古意橫溢，超出塵表。而粗豪之畫馬與謹嚴之題字，有相得益彰之妙，可爲吾人應學文人畫之一典型。此題贊亦載於冬心先生畫馬題記。曰：「禿筆掃騷圖韋偃（唐人韋偃）畫馬之妙也。其紅鞵覆背圖一軸。乾隆元年見之京師王侍郎宅。會題詩左方。侍郎逝後。此畫爲廝養卒竊去。歸之內城賣漿家矣。今拈毫追想其意。所謂頭一點尾一抹者。乃於素練中摹得之。每逢上已禰羣之日。不無有斜陽芳草香輪漸遠之感也。」

賀周次長電

宣傳部周政務次長化人助鑒。樹大亞洲之先聲。為全民眾作鵠的。議論風采。莫名佩仰。頃聞榮膺政次。全國輿論機關。慶得導師，下風引領。特電馳賀。國藝月刊社陳家士尤半狂孫夢花等同叩。蘇。

周次長復電

國藝月刊社陳先生家士，尤先生半狂，孫先生夢花惠鑒，頃奉寄電。藻飾逾恆，緬懷雲情，至深銘感。謹電復謝。周化人叩。梗。

賀郭次長電

宣傳部郭次長秀峯助鑒。比聞陞任次座。新猷丕展。木鐸大振。得人有助。輿論愛戴。謹電馳賀。國藝月刊社陳家士尤半狂孫夢花等同叩，寄。

郭次長復電

家士半狂夢花諸兄均鑒。弟以菲才。謬膺簡命。調長宣次。綆短汲深。正虞才力不能勝任。乃荷惠致電賀。感慚交併。此後惟祈時賜教言。以匡不逮。專覆伸謝。敬頌助綏。弟郭秀峯叩，有。

南瓜居士聯

任七山耕未上秋區

月來詩後金一詞

蘇士先十寄函以金一詞為詩後金一詞

風起微雲寒瑟音

初秋年戊午日

眉苑雜誌

眉白

荔村題陳圓圓小像

陳圓圓小像。已見本刊第二卷第一期。乃雲南西閩瓦倉社三聖菴藏本也。頃見譚叔裕先生荔村草堂詩續鈔。有陳蘭卿太守(鷗)屬題陳圓圓小像四首云：「早日平康負盛名。晚耽禪悅悟無生。紅顏自是知幾早。絕勝流離孔四貞。」「老邊風流晚自娛。後庭門草共羣姝。不知步聲借遊口。曾遇金禪寺也無。」「塵世滄桑一局悲。休將入道笑蛾眉。君看遺老熊(開元)金(堡)輩。都學逃禪雪竇師。」「鸞影商山已渺然。荒墳聞臘草芊芊。恨無好事陳歸令。却為河東表墓山。」以疏雋之筆。寫公允之論。至可誦也。

尊瓠室詩話

廬江陳鶴榮先生著尊瓠室詩話三卷。補一卷。頃已刊行。其偶畫詩話後一律云：「文學根株未渺茫。每思舊業繼輝光。星軺卓越留佳話。碑辭聯綿發異香。多難干將資礪石。晚成詩卷在江鄉。才非康世何須仕。名壽眉公幸頌頌。」述往篇一首。再題詩話後云：「補田飢惟感飛禽。桑下看經在故園。薄質長貧傷魯鈍。名師如遇接淵源。延陵厚澤終身戴。信國知音曩世喧。皖浙一編能得就。更將閒話伴清尊。」按先生手輯皖雅。前已發刊。詩話中多光宣掌故。抉擇至精。先生今年七十有八甚健。

建	教
設	育

第三卷 第一期
戴英夫先生主幹
中國教育建設協會出版

誌雜藝文純期定一唯 行發會誼聯家作國中

家 作

實尤見益容內 同不衆比排編

版出已業期四第 丁丁輯編兼行發

夕陽………陳學稼	通貨緊縮時代……東野平	沒有太陽的日子……顏潔	三個兵和一個班長……歐	燕兒還魂記……陳大悲	小花瓶的故事……黎文	昏憇………潘中一柱	河洪………黃君旬	屍………張醒予	斷指………高聖涵	空心委員………起青	盤旋在浜的靈頭……來宗斐	作家叢書	第三種驚蟄集	江上風著·小品	每冊售國幣六角
----------	-------------	-------------	-------------	------------	------------	-----------	----------	---------	----------	-----------	--------------	------	--------	---------	---------

售經總
店書國建
二一三路東山中京南
處售分
攤報局書大各埠各

種兩出已業書叢家作
著心何著之涵林
嬰殺殺寫雜樓高
角五幣國售均種每

每期另售國幣
三角歡迎郵購
歡迎定閱

目價告廣

普	目錄前及裏封面	底封面		地位	
		一	二	墨	色
一	一	二	一	全	面
套	套	套	套	面	半
一〇〇元	一六〇元	二五〇元	二〇〇元	面	四分之一
六〇元	九〇元	一五〇元	一二〇元	面	四分之一
四〇元	五〇元	九〇元	七〇元	面	四分之一

附註：長期刊登及特殊指定地位者價目面議廣告如用各式鉛字，均可指定，如另用鋅版銅版木刻等，須由刊登人自備。

刊月藝國

期四第 卷三第

行發日五廿月九年十三國民華中

◀角五幣國價定▶

編輯者 中國文藝協會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 中國文藝協會
總經銷處 上海北四川路八三九號
分銷處 南京朱雀路八十號
印刷者 中文仿宋印書館

價 定

每月一冊	廿五日出版	每卷六冊全年十二冊
訂購辦法	冊數	價格
零售	一	五角
預定每卷	六	三元
預定全年	十二	六元
國內及日本	四分	一角
香港澳門	四分	一角
國外	四分	一角
在內	六角二分	一元八角
在內	一元三角	三元五角

本刊每年有一二次特別增刊預定讀者另有優待

中國文藝協會組織一覽

理事會

常務理事

尤半狂 陳寥士 孫夢花 朱重緣

理事

吳經伯 郭崇階 陳一峯 陳彥通
 鍾任壽 馮乃駿 徐公美 甯振銳
 王西神 朱志鳴

編輯委員會

委員長 陳寥士

編輯委員 (本會理事均為當然委員)

(餘以姓氏筆劃為次序)

于潔夫	朱庸齋	何海鳴	何韻齋	吳新民
李彌	沈任戡	汪運之	周雨人	周海澄
明淦	季小波	金寶楚	金問蘭	姜可生
段無染	孫濟武	倪蝶孫	高天樓	高見思
高鳳介	馬午	張次溪	張嗜蓮	曹涵美
曹見微	曹惘悵	陳柱尊	陳獻湖	陳達哉
陳伯治	陳巨來	陳祿充	陳大悲	陳荷子
彭威木	程白葭	程克祥	馮叔鸞	黃公孟
黃芳墅	黃劫之	蔡遐長	楊鴻烈	溥易廬
談月色	劉平	潘叔璣	龍榆生	關企予
月刊編輯	鍾任壽	朱重緣	曹惘悵	

三通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要目

1. 國民政府各院部公報年鑑叢書經售處
2. 國民政府教育部國定教科書總經售處
3. 大日本帝國內閣印刷局官廳編纂圖書取次店
4. 中央執行委員會核准復興公司標準國黨旗總經售處
5. 國內外各大雜誌著名刊物總經售處

總局

上海北四川路八三九號 電話四二二二六號
 支店：四馬路門市部 電話九二六八七號

發行所

太平路七號 (日本書籍雜誌部) 電話：二二一八八號
 朱雀路八十號 (中國書籍教科書文具部)

分局：北京、廣州、漢口、杭州、蘇州、蚌埠、新京、東京、以及全國各代理店